

一西北行次



舊







# 西北行目次

- 一、序言
- 二、從西安到華家嶺
- 三、甘肅省旅行記
- 四、塞外馳騁錄
- 五、新疆漫遊
- 六、新疆風土雜憶
- 七、蘭寧途中
- 八、到祈連山去
- 九、青康之行
- 十、西北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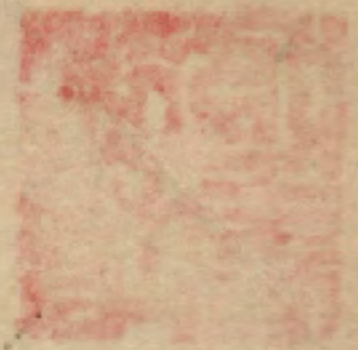
目



田一鳴	鞠孝銘	麥羣玉	麥羣玉	天涯遊子	天涯遊子	天涯遊子	孫錫祺	潘恩霖
——	——	——	——	——	——	——	——	——
二二七	二一四	二〇五	一九七	一七〇	一七〇	一五	一	







四

五、滙惠渠記遊

六、附錄之序

七、庭源戲山去

八、關寧途中

九、豫師風土雜記

十、游豫野獲

十一、塞外雜記

十二、甘肅書院行記

十三、對西交際華案始

十四、序言

北

行



二

時懷銘

二四九

謝汝瀚

二六二

蔡華正

二〇五

蔡華正

一八七

朱

一三一

天壽

一〇

天壽

六八

天壽

一五

燕

一

新恩

一



西北行自序



690  
846702

# 序言

此西北行，包括遊記十篇，均選自本社出版之旅行雜誌。

旅行雜誌發刊有年，夙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旨趣。歷年所刊遊記文字，都一千五百餘萬言，間嘗別類分區，出版若干專號，以「七七」以後言：如「西南專號」「南洋專號」「四川專號」，又曾編輯西南風景文物照片二百餘幀，刊行西南攬勝，凡此，皆圖以文字宣傳之力，配合時代需要，誘致行脚，以爲開發之需。蓋在今日而言旅行，如僅以遨遊攬勝爲事，已非社會所許可，必如顧亭林所言：「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胥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本社不敏，竊欲致力於是焉。

於今開發西北，已爲舉國一致之呼聲，領袖有言：「國父手訂實業計劃，爲國防民生立宏遠之規模，其開發生產與交通之著重點，實在我民族寶庫之西北」。又云：「西南爲抗戰之根據地，西北爲建國之根據地」。本社爲貫徹服務起見，既在西北各地增





設分社招待所，復以文字宣傳，亦屬刻不容緩，爰先就旅行雜誌所刊文字中選與西北有  
關者，刊行本書，俾在開發西北之洪流中，略盡嚮導宣傳之棉力。西北。又云：「

遊記十篇：由長沙起經秦隴而至新疆，更北達綏寧，南迄青康，西北風光，約略具  
備，讀者手此一冊，雖不能窺全貌，而車輪馬跡，或足為遊臨之一助。「手栽楊柳三千  
里，引得春風滿玉關」。前賢之語何壯！今日之人力物力，遠勝曩昔，西北前途，無限  
光明，遊記資料，自隨建設猛進而日新月異。嗣後徵得新篇，自當在旅行雜誌中陸續介  
紹，如能集有成數，得以再刊專冊，俾此西北行之續集二集三集，……源源與讀者相見  
，則所馨香以禱者也。書院圖書館，出版若干專冊，以「西北」以對言：或「西南」

旅行雜誌編輯部。及以開發中國為想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潘恩霖識

此書出版，目的在於宣傳，故將自本館出版之旅行雜誌。







開車時間還早，我們在附近吃荳漿當早點。僥倖那天派出的是蓬車，並且因為熟識站長，我排着第一號。上車後就有笑話，我一見我的鄰座上的壹個乘客，我直覺的用驚喜的語調喊着「爾康」！但結果沒有回答，使我墮入疑霧，他的確酷像俞瀾康，無論面貌身材和皮膚的顏色。他同時似也因為一個陌生人對他嘻笑，並叫着生疏的字眼，而感到莫名的不甯。後來我們相互通姓名下，曉得他是航校畢業的機械士，是廣東人，他到蘭州去有私事。這短時間成的相識，減少了不少旅途上的寂寞。車在八點半鐘開出，不幸的，剛出車站也可憐地不能動彈了，經過二十分鐘的修理才恢復，這是牠首次厄運的呈現，也可以說是我命運的坎坷！貫穿西京鬧市的東西大街，就上了公路前馳，西京的城廓終於在眼底，漸歸消逝。與鐵路並行着二小時，便到達歷史上的古蹟地咸陽。車停後，就有憲兵上來檢查，在他凶殘眼光掃射到我時，忽停頓向我注視了。我長衫外罩的灰布軍大衣，確已引起他的注意。經詳細盤問着直等我拿出印有我服務機關的名刺，才結束這次檢查。從咸陽至醴泉，途中二次拋錨，機件的有毛病加上用的是柴油不易燒着，不能行走時，就須從速推行方始能繼續燃起，如熄滅長久的話，那非得別的車拖着跑半里路是不會再移動半步的。我真要咀咒了，我們所遇的司機是那麼暴戾無人性的，當車發生



阻礙，他是妄大的，暴聲的，命令乘客下來推車，絲毫沒有客氣的成分。旅客出了錢還得受這種待遇，真是冤枉。下午一點到乾縣午餐，我們在吃罷飯後，得着第一次的教訓，那是到緊傍汽車站的飯館裏去吃飯，是靠得住會給敲竹槓。飯後繼續前進，路上見到西北唯一的運輸工具——拉拉車。有着場車一樣的粗的橡皮胎，橡皮輪上架着一塊厚厚地木板，貨物就裝在上面，有些堆疊起極高，用繩索攀着，車是賴牲口拖曳的，通常是兩匹馬，也有些是兩頭牛和一匹馬，或騾驢，趕車者手持長鞭接連着不吝惜，不憐憫的向牲口身上抽去，這是最不忍看的一個現象。當我們所乘的汽車疾馳過牠們身旁時，立刻就能見到牠們發生一陣紛亂，牲口因爲目覩這龐大的怪物向牠們衝去的時候，拚命的想掙脫羈絆逃走，極端的驚懼，高聳着背，緊縮着四足，向麥田裏橫倒下去，趕車者更是束手無法使牲口們安甯的前進。一路來我們客車引起不少牲口不幸的遭遇，我心中感覺到老大不忍。車已開離乾縣有二十里地，我們這可憐的車子又宣告癱軟了，雖經全體乘客奮力半小時的推行，但終無法上坡。結果原車載我們回乾縣。站方電西安另放數濟車，當天我們祇好下車找地方下宿。乾縣僅有的一個小客棧早已給老出門的和一些行李少的人佔去了，我們三人徘徊街上一籌莫展。後來有一個護路兵，他願讓出他所住土



坑的一半給我們，他們領着到他的屋子，那是一間不透光線的暗屋，骯髒得與煙黑了的灶頭一樣。每想像上面會有蝨子，我就覺得肉癢，放好行李，我們去街上玩玩，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滿處張貼着的標語如：「歡迎張專員爲民做福」，「歡迎愛民如子的張專員」……本地人民的腦筋裏，還存在着青大大老爺五個字的。店鋪都聚集在一條橫街上，市面尙熱鬧，店屋均甚低矮，在每家天花板上貼着密密的紅紙條，上面全是吉利的五字句，如「招財童子來」「招進四方財」「利市百萬倍」……街坊上的人，對着外來的陌生人，眼光中常透露着希奇，並且跟着你看。晚上的夜市是較有趣的，毗連的吃食攤都點上一律的白紙瓜形燈，在黑暗裏閃耀着，好像新年中的繡球燈。我們在一家小館子吃湯麵，但是天曉得，一股強烈的酸味使我要嘔吐，眼看着黑黑的麵條再無法咽下第二口。其他的飯店已熄爐，祇得犧牲晚餐了，回轉吃了些餅乾敷衍住飢餓。八點鐘睡覺，上土坑還是第一次，底下是硬硬地，與西京招待所席夢思的鬆軟，水汀的溫暖，是享受中兩個極端。但由於一天旅塵的疲乏，我還是很香甜的入夢。第二天清晨，同車的乘客都已擠擁在車站盼望着救濟車的來到。可是直等到當天西安開出的客車已離開乾縣，救濟車還杳無消息。站長用種種哄騙方法想扼止乘客的申斥和焦急，並且常以「就來了」三個



字答覆着。下午五時，站方得到電話，說是從西安放出的救濟車駛抵咸陽機件損壞，在修理中：救濟車尚須救濟真所謂——我不願講了。這裏我要講述關於乾縣的牛市場：那天是乾縣的集期，（西北小縣都是規定着三，五，八，或二，四，六，爲集期）牛市場就近靠汽車站，那裏集攏着來自離城十里八里鄉上趕集的賣牛者，大概有百餘頭，牛雜亂的縱橫在一片草坪上。只聽得人聲鼎沸，夾雜着黃牛的叫聲，真喧鬧得頭昏。倘使你在場，你也會感到有興趣的。當中間人溝通於買者與賣者之間，他們是相互用手指藏於衣袖中通話並說定價錢的，種種神情，真堪發笑，賣者因中間人所示價的太少，他拉着牛就跑，口內咕噥着，他甯願不賣。同時中間人使用剛鞭兼施的手段，有時凶狠的威脅，有時又溫和的對賣者陳說那頭牛是得不到再高一些的代價的。中間人是這樣地靈活。當這方面已成僵局時，他又抽着旱煙轉變方略的去慫恿買者稍多加幾個錢，於是買者再拉過那頭牛在空曠的草地上踏上幾圈，很仔細的審視牛的腿有無毛病？是否壯碩？再沉思並考慮牠的代價。結果中間人綴合買賣兩者，使他們成就交易。在交涉時，流露他們面上的神情，使我看得出神。但我起初不明白賣者與買者爲何不直接交易呢？後來才曉得非經中間說項，牛是賣不掉的；並且成功了交易，買者既不會知賣者實得多少，賣者



也不知道買者所出幾何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們找到一家館子，東西甚好且價格便宜，自後我們每餐必到這吉盛飯店來，直至離開乾縣，飯店有一樓一底，那矮矮的樓，算是雅座，臨街的一面沒有窗格，從樓上看街心的動態是最清楚不過的，真好像舊小說書上的酒樓一樣，拉野屎我是毫無經驗的，但抽水馬桶的享受已成過去，即尿坑也不能從乾縣找到，於是逼上梁山的實習登坑式了。兩天的空等，心中萬分焦急，幾十次去車站探聽消息，站長回覆還是用兩端論法——倘使西安開出，今天可到，不開出，那末——

第三天下午三點鐘，我們是得到救濟了。小小的乾縣，給我「還不差」的印象。四時車開始在山地上前進，從此直到華家嶺，所經過的旅途，完全是起伏的高地。客車有時很費力的爬上山頂，因為公路是傾斜盤旋而上下的。故下坡時須不斷的使用煞車和小轉灣，有些轉灣的地方非常危險，司機如無相當經驗，會使乘客起驚慌，西北的山雖禿然沒有一草一木，但許多是高巍而雄壯，不遜於圖中常見到的落磯山。穴居的人民，把他們的雲洞雕鑿得圓整非凡，櫛比鱗次的排列在山頂，遠望很饒意味。六點鐘到監軍鎮停宿，我們住在中西旅館，設備尚稱清潔，房間很明亮，土坑也寬敞。監軍鎮是隸屬於永壽縣的一個小鎮，有一小段市面，店舖都在公路兩旁的坡上，大都是飯店和雜貨店，我們



晚飯是在一家較清潔但還是髒的飯館內吃的。買不到花捲，只有涼而硬的鍋塊，再炒了二個菜，胡亂的混過去。飯店牆上一張紅紙佈告非常發噱，寫道「現時百貨價格高，僱人挑水買柴燒，真是不賒不欠好，欠三不如現二高，放眼好比三結義，討賬好比請諸葛，諸葛難請三次來，討賬難還失故交」。似乎寫得很透澈，但令人捧腹。第四天清晨把行李都搬上車頂，車站上有鄉人叫賣仁茶一毛錢四碗，是一種膩湯上面飄着幾顆杏仁，我們每人喝了二碗，倒是滾熱的，身上也升起一股熱氣，我以前意想中，到西北各處最低限度大餅油條和豆漿總該有的，雞蛋不見得沒有吧？但可憐的，我的猜想完全錯誤，這些最起碼的食品——大都市裏黃包車夫的食料——竟然無法買到，有幾個早晨只有讓肚子餓着了。（現在我已習慣的從每天三餐改爲兩餐。）八點鐘從監軍鎮開車，我心裏很急，本來三天能到達華家嶺，可是注定的命運，我們僅走了全程的五分之一。在路口我們看見紅槍會，他們正上着操，手中握帶有紅鬃的槍，由一人前領，因爲遠的關係，我們再不能看得仔細些。當我發現在公路上走來的駱駝羣時，覺得很新奇的。記得以往只有難得的看到駱駝，相面者牽着瘦小的做樣子的駱駝。這次有百餘隻，牠們一樣的是西北運輸上不可缺少的運載者。他們全像老翁一般掛着長長的鬍子，並且像行軍般浩浩蕩



蕩而來，當我們的客車走過時，牠們如同其他牲口也引起紛亂而蹉跳。中午到邠縣，邠縣正在羣山腳下，客車從山上下駛，我們能窺見邠縣的全部，小小的城樓和一座古塔，還有土屋瓦房都歷歷在目。炊煙飄浮在半空，一縷縷一絲絲地，陡然覺得心頭爽快而安靜。邠縣城內午餐後，我們又被載着出西門了。車中有人叫道「前面不是花果山麼？」我精神百倍的等着一觀這神怪小說中孫大聖的發源地，可惜車子不會體念我的心願而給我方便的。我僅僅地瞥見無數靈巧精緻的山岩洞佈滿在山嘴上，我聽到一位乘客講山上有一個已乾涸的洞——水簾洞，一個數十丈高的如來佛像，人們爬上樓閣的頂上才能夠望見佛身，佛的耳朵內可容四人，手掌內能舒暢的擺一桌酒席……我們的車傍着山曲折前進，右旁一片銀白，那就是涇水（涇河）了。這有名的巨流，是整個的躺在羣山的懷抱裏蜿蜒着從這個山頭的前面打灣又轉到山後去。因為河水的低落，使我們所看到的僅是狹窄的一線，並且已冰凍得厚厚地，貨商們經過河床的沙灘，再踏過堅凍的涇水，就走上對岸的山路，除去有一處水流湍急沒有冰結外，我們很難看見流水。三時到長武站，在上來兩個的回教和尚後，我們的車又加速度的奔跑趕到平涼住宿。瞧着落者的日跨過山背，隨即天地漸漸地從淡灰，而迷糊，而黑暗。見到烏雀的歸窠，引起了流浪



悲哀。夜已深，但我還給車子的拖曳，背着家鄉愈行愈遠，愈遠了！我們沒有趕到平涼，在白水鎮就住下了。那是離平涼三十哩的小鎮，我們住的土坑較在乾縣睡過兩晚的那個還髒，底下且燒馬糞，我關照把出氣孔塞住，否則那氣味會使我頭漲的。那客棧內有馬廄，一切與舊小說所記述的相符。當晚的晚餐，是麵塊和牛肉。第五天我起來得很早，客棧所供給的洗臉水真嚇人，恐怕比我們家裏抹過灶頭的水還要不如哩！早點是羊肉泡饃，也是生平第一次嘗到，滋味還好，但食後冲上的一股腥味使我難過半天。十二時我們安抵西蘭公路的中點——平涼，到華家嶺要另換客車，因此我決定在平涼休息幾天。平涼有旅行社設立的招待所，我剛踏進門就遇到我的好友袁孟雄君，他在平招涼招待所當會計，他鄉遇故知是如何的值得快活的！那裏的主任，也是我在漢口時同事，我留涼五天，除了睡得很舒適外，更得到他們誠意的款待，天天給拉着上館子吃飯，化了他們不少錢。平涼是西蘭路中的大城市，一條四里路的長街自東關貫穿西關，倘使要形容平涼城的形狀，那末，這條長街就是他的形狀了。店鋪相當的多，各種日常用品都買得到。我在一家名爲衛生理髮店內剪髮，那理髮匠的手藝真該稱頌的，他替我剃的偏分（平涼土語頭髮兩邊分開的式子叫偏分）竟是與山峯一般的參差，我指點他修了兩次，看上



去還是不慣。但這是無法的，到西北來本來就說不上講究二字。轉運公司在平涼叫「過載行」，街上很有幾家規模大的「過載行」，我在街上看見一個流動宣傳者，矮矮的身材，手中拿着面鑼。在「嘖！嘖！嘖！」三聲後，他提起高聲的嗓子喊着「到第。醫院種免費牛痘，自明晚起。」並且再重複一次，於是又「嘖嘖嘖」的響起來了。西北的嫁新娘我在平涼也目覩到了，那是極簡單的，一頭驢子背上覆着一條綢被，被上端坐起穿紅衣服臉上塗粉的新娘，新娘的小腳掛在驢腹上，驢子前面有一個人捧了盆領走。崆峒山離平涼八十里，因天氣寒冷沒有去。我本想在平涼休息二天，但車座定不到，等至二十四日早晨八時我又辭離袁君而登程了。這次所乘的做車，我化了二塊錢的車費與司機同坐——是最適服的位子。車行一小時後，我們就上了六盤山著名的和尚峯，車子循着公路盤旋直上，費一小時之久才上了峯頂，情形與登寶塔同。一幅五彩的圖畫展開在我面前，他是美麗得眩目的。從峯上下望縈繞着的萬千重疊交錯的山峯，似乎是很活躍的攢擠着並呈現各種艷麗的色彩：有的如葡萄般的紫，有的如瑪瑙般的紅，也有翡翠般綠的，更有像咖啡色橘黃色的，顏色中除了純白外，他們是都佔有了。朵朵鑲着邊的白雲，蕩漾在天際。這般構成的美妙畫境，使我陶醉了！我願車子停留半天給我做半天仙子



。靜甯站中餐後，到下午七時我們就抵達目的地的華家嶺。天已暮黑，我們急急地找了二個本地人挑着行李送我們到新屋子——現在的住處。在我們見着先我到達的二批人員時，大家都歡呼了。以前他們六七人宿於這孤居山頂的巨屋，每晚擔心着土匪的襲擊。但我們一夥人到後他們覺得壯膽不少。洗臉前，我照一下鏡子，呀！真可怕，嘴唇是紅的外，其餘都是灰白的一片，倘使要扮曹操的面相，是不用再化裝的。五百六十公里的路程，已完全跑完，或許是因爲我所坐的位置優越的關係，我覺得這次在公路上跑一趟並沒有受苦。到華家嶺的第一個晚上我是睡得頂舒適的。到此後首先感到寒冷的是兩足，我雖穿着家中所做的烏絨棉鞋，還是澈骨的冷，第二天我就化了二塊錢，買了一雙毡窩兒，式子與蘆花蒲鞋一樣，但是用三層厚毡圍成的。有了毡窩兒穿在腳上，立刻是暖烘烘的再不覺冷了。此間早晨與晚上最冷，白天室內生爐子，寒暑表內水銀的最高點，仍停留在零度的標記上。我身上的衣服多得不能再加了，計衛生衫，頭繩背心，皮背心，皮袍等將身子綁得緊緊的始不覺得十分冷，雞蛋凍得像固體，自高丟下會似有彈性的跳起來，須置開水內煮後才能融化。晚間睡時從口中吐出的熱氣到翌晨被端均水濕。華家嶺招待所的右邊是華家嶺的新車站，院落與招待所差不多寬大，在車站，招待所的口



角上築着四個碉堡，是預備給護路的軍隊住宿的。碉堡外就全是山地，公路在招待所門前分而為兩，一至西安，一經天水到漢中。招待所的前後左右的山溝裏都住着本地人。以前人家對我講的華家嶺附近三百里地沒有人煙是過於荒謬的。本地人的性格很爽直，他們的言語極容易懂，聲調非常急促，他們集攏了幾十家合住一個山溝裏，有些蓋有瓦屋，大部是住的土屋。麥子是他們唯一的收穫。華家嶺車站現在還在離此三里路的鎮上，那裏有六七十家住戶，平時什麼東西都買不到，逢三，五，八是集期，才有麵粉，雞蛋，糖，柿餅等東西買。我來此二十天還未下過雪，不過天氣是變化無常的：每天必有數小時是在霧氣裏面，太陽時露時隱，山風忽起忽歇，往往明朗的晴天，在幾分鐘內陰雲突然密佈立即變成一個陰鬱而滿蓋愁意的天氣了。

我愛看環繞着我們的重山，每天清早，我跑到招待所後面的山岡上去做深呼吸，呀！我面前的山峰是此起彼伏的錯亂着，像大海洋中的怒濤巨浪，汹涌！澎湃！我看不到那裏是邊際，在眼簾中的僅是浩渺寬闊的一片，我只覺得我是在汪洋裏。一個個山谷是巨浪衝激成的渦漩，深淵！迴旋！這些美媚的景象使我愉快。我每次用我生命之力哼着不成調的音節，於是心頭便感到萬分輕逸和舒暢。大自然已是我的了，但有時候由於心



意的轉變，我又把我自己比喻成大風浪內孤舟的操縱者，不幸的遭遇使他迷惘的不知如何轉舵回家，孤舟還是在風浪中，我又替我的命運悽傷了。山谷裏的村莊是我最愛去的地方，我已逐日玩過附近的宋家老莊，翠花灣，曹家溝，孟家窰等，雖然翻山令我疲乏，但所獲的樂趣是足夠洩戀的！繫上圍巾，拿着木棍（本地人都隨身帶着木棍防備狼和狗）就出發了。下坡非常省力，蹣跚着飛奔而下，有時會留不住脚步，當踏進村口時，準有幾隻狗跑出狂吠着，有些凶狠的更向前撲來，這時只須用木棍一陣威嚇，就會都不管事的跑去。山谷裏吹不到風，所以是非常的溫暖，鄉人們都在空場上工作，男的趕牛耘麥草，女的都跑在地上拔除麥粒中的「敗籽」他們是十分恬靜的工作著。麥場的四圍堆疊着人糞，牛糞，驢糞，那一家場上堆得高，就是大戶，那家少，就是表示貧窮，畢竟是窮的多。窮人家的老幼在現在這樣的嚴寒時，還沒有一點棉花穿在身上，他們僅有夾衣，和單褲禦寒，小孩子且有下身赤裸者，見之深感不忍。大戶人家也祇穿着棉襖棉褲，在看到這種情形後，我覺得南方人是不應該對食宿再有不知足的慾望。我經過他們身旁時，一種對於陌生人的新奇的神情，可以從他們的目光中看出，尤其是村婦們好像有熱鬧看，一般都躲在麥堆旁，有的從短圍牆裏伸出頭面來張望着，我的絨繩帽子和圍



由確已使她們感到特別而注視，並且竊議着。有時聽見她們笑起來，但當笑聲還未會完全透出，突然地好像是因為羞澀而中止了。她們每一個是小腳，就是四五歲的小女孩已纏得小小的，她們是不會知道或相信女子要不纏足。每個村落旁有着山澗，澗水是冰凍的，鄉人打開冰取水作飲料。村落的所以都在山谷裏也就因水的供給問題。每個村上有一二十棵樹木，內以梨樹居多，在這個地方能夠看到樹和水很覺高興，下濃霜後的早晨，這些樹都染成了銀白。從高處遠望山谷，村莊是模糊的，但一棵棵銀樹把整個的山谷綴得富有詩意。鄉人們白天將他們豢養的山羊放到山頂上，暮晚他們大聲的叫喚牠們歸家，羊羣在山巔移動着，從遠處只能看見無數白點在蠕行，有着晚霞的背襯，真是一幅絕妙畫圖。

有一晚，圓整的明月給繁星拱衛着，銀光遍照了山谷，萬物從她得到光亮，可是我覺得畏怯，我不敢向她正視，因為我明白她溫柔的目光會使我更難受的。

我想我應該止筆了，實在有着很多的話，很多的事，是紙上寫不完的呢。



# 甘肅省旅行記

天涯遊子

## 第一部 由西安至蘭州

- 一，陝甘道上
- 二，平涼一瞥
- 三，跨越六盤山
- 四，大地震的廢墟
- 五，定西附近
- 六，黃河邊上的蘭州

## 第二部 向張掖（古甘州）前進

- 一，古代內海的遺跡
- 二，永登（平番）懷古
- 三，武威與永昌
- 四，長城邊的風光
- 五，張掖素描

## 第三部 到嘉峪關去

- 一，從三河到臨澤
- 二，富麗的高台城
- 三，古代的荒城——駱駝城
- 四，略談鹽池驛
- 五，臨水驛的黃昏景色
- 六，長城西端的第一個古城——酒泉A 暴風之夜 B



酒泉的廢曆新年情景 七，金塔之遊 八，黑藏民族 九，我們站在嘉峪關上

## 第一部 由西安至蘭州

### 一、陝甘道上

離開了保留着許多古代美麗殘跡的西安，我們開始向甘肅省出發旅行。經過了那口供給全城市民以甜水的大井，走出了這古長安城的西門，踏上了泥深數寸的曠野大路。起初黃泥和軟沙淹到了足踝，後來道路才慢慢堅硬起來了。西安城外的廣大平原，本是一片很肥沃的土地，展開着一望無垠的田野，在那到處點綴着的大小叢林間，特別多的是柿樹，晚秋季節，牠們便將這一片古老的原野，煊染成了美麗的圖畫。暗綠色的發光的葉子，披離伸張在枝幹之間，整齊而均勻，垂枝上懸掛着金色的柿子，一個個好似在舞蹈着，真是美麗動人。

我們起初是搭汽車的，因此沿路風景及名勝都失去了欣賞的機會，後來變換計劃中途僱乘驛車和馬匹前進。將近甘肅省邊境的時候，我們看見路旁擺了許多出賣各種各式



棗木雕刻物的貨攤，這些小東西，帶着黑而紅的色彩，非常悅目，而且質地堅硬，幾乎是打也打不碎的，據說是此間一帶的特產。

夜幕垂下來時，我們馳過了甘肅的邊境，而同時道路也立刻變樣了。我們在黑暗中辨別出正在一條坦道上前進，壯偉的樹林，蔭覆着我們，更增加了四圍的黑暗。

這一夜是我們在甘肅的第一夜，我們以馬廐當做了臥室，而這個馬廐也僅只是黃土岩中凹進去的一個土洞，裏面只有一個土坑，車夫們已經搶先的睡了上去，驢馬就繫在外邊餵草。馬廐的四壁，由於積年累月的塵垢，早已變成了黑色，地上散滿了陰濕的馬糞；而我們的行李鋪蓋，就放在馬糞裏。所謂門，也只是一個低矮的不整齊的小洞，所以窗戶已經沒有了。油盞的微光陰暗地充滿了小小的洞穴。雖然這一夜非常寒冷，但是土坑并未生火，一些暖氣都沒有。在我們的土洞旁邊，有一座更小的壁龕，離地只三尺高，大小也只似一個大鍋灶那樣。壁龕的門口用一塊污穢的破布遮着，裏面却一共擠了三個人，地位是那樣的狹小，他們的腳都擠伸在壁龕的外面。大家就這樣的度過了在甘肅的第一夜。



## 二、平涼一瞥

進了甘肅省，我們所經過的第一個大城是平涼，因為到時已近黃昏，所以未曾去觀光全城。不過進城後至客棧所經的那條大街，行人和商販非常擁擠，顯出是西北的一座熱鬧的大城市，城外有座廟宇，我們經過時，看見有幾百個叫化子，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聚在斜陽中曝日取暖；原來這就是平涼城內的叫化團在那裏集會，據說是地方上很有威勢的一種團體。叫化團的頭兒養有一班打手，所以那班叫化團，往往特強向城內居戶商店挨家討索錢物，稱為月稅，平民敢於拒絕不付的，簡直很少，因為怕他們的惡鬧和報復。地方上對這種叫化團也奈何他們不得，而平涼城內的乞丐，就藉此維持了他們自己的生存，但目前是非常時期的條件之下，他們也已斂跡不少了。

## 三、跨越六盤山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離開了平涼城，踏上了蜿蜒向六盤山上繞去的高及九千尺的山峯峽道。整個的早晨，我們是沿着一條洶湧澎湃的溪流向前去，我們在這溪流身上跨



來度去了好多次。正是初冬的時候，溪面的層冰還受不住騾驢的重量，所以我們受了好幾次幾乎陷進水深處去的虛驚。有一次，因為層冰突然崩裂騾馬受驚奔突，差一點便要跌進那深不可測的水底裏去了。過後，我們就踏上了路面相當平坦的山道盤旋地向山上徐進，於是澗流的危險暫時地算告了個結束，每一次多迴路轉時，美麗的山川景色，也必改變一次，使人觀賞不盡，怡然自得。不過那斜坡却是比較的使人感到不快，因為山道至此即陡然嶮峭窄狹，至方才可通人而已。

#### 四、大地震的廢墟

經過了幾天的山路，我們走到了民國十年正月甘肅大地震的廢墟中心地帶。那裏的土地已給當時的猛烈震動完全改變了樣子，地面仍然殘留着溶岩突然變成了化石的外貌。這兒的一座山不見了，而在別一處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個鹹水湖，四圍見不到一個人跡，因為當初山崩土裂時，附近的人民和土窖，已經全遭埋滅了。可是現在廢墟上已經新開了一條道路，我們即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偶然可以看見幾間草屋，但俱小得可憐，只是四堵泥牆一座，泥土屋頂，一片泥土底地所構築成的小舍，而泥牆背後，則大都有



條土槽可以飼羊。我們在此所碰到的小孩子們，幾乎全部是赤身裸體的，雖然那時的天氣，已經非常寒冷。

在路上我們又逢到了一道橋樑，那是一道建築得很堅固而且外觀很漂亮的大橋。據說就是用那年大地震的救濟基金建造起來的。此橋未建時，遙遠地從六盤嶺而來的洶湧險惡的山瀑，每年終得奪去幾十條行人或客商的生命，現在這種危險，已經沒有了。

### 五、定西附近

走過了靜甯以後，我們在寬廣無際的大西北的蒼穹之下，又經受了幾天的孤單和荒野的生活，才到了定西（安定），這是一個小南市，無甚可觀，在此休息一夜，即起程向蘭州進發。

我們的車夫中有一個回教徒——他開有些的回教徒一樣，高傲而好爭論。一頂稍帶污穢的白色的羊毛織成的帽子，是他信仰的表記，他常常喜歡抓著頭唱一種粗壯沉鬱的歌曲，名叫「漂鳩曲」：這是一種奇怪的曲調，回教徒都非常歡喜唱牠，尤其是在旅程中。這位車夫唱了一會就停，但休息不了多少時候，又唱起來了。歌聲的餘音，在荒



寂的山谷中，却也生出了一種動人的情調。

這天晚上，我們所睡的火坑，和以前在其他各處所見的火坑，其構造方式也是不一樣的，而坑內所燃的燃料，也換了馬糞，這種坑的面上，覆着活動的木板，下面有塊凹下去的空地，可以堆放乾的馬糞。一堆馬糞燃着以後，通常可以燒幾小時，可是這種乾馬糞的臭氣中，還帶着一種使人嘔吐的氣息在內，初次經受的人，無不倒翻胃口，而且這種臭氣直滲透了行李鋪蓋和衣服等，過了一二星期，臭味還不能消除。附近的人民，大都穿一種未經染色的粗羊毛織成的衣服。在每一個小村落裏，你終可以看見年老的人們坐在太陽裏紡織羊毛絨，或者用一根針給自己織造短襪；織襪的方法，是用羊毛絨斜着結到襪底中心，再在襪背上縫了起來。至於那些打扮得漂亮的孩子們，都穿着白氈織成的衣服。這種衣服，全身無縫，因為是照着穿的人的身材大小和形式織成出來的，而白氈也都是手工織成的。我們好多次看見村人們拿着濕軟的羊毛，照着所需要的樣式，用足踏製出來，然後放到太陽裏去晒乾。他們的鞋子，外套和帽子，都是這樣織造出來的，此種手工業，普及於此間整個的鄉村。



## 六、黃河邊上的蘭州

經過了一道彎曲的狹窄山徑，我們終於到達了蘭州——甘肅的省城。它是美麗地環伏在波流湍急的黃河邊上，青蓮山羣峯雄踞在牠的背後。城內街道，頗為寬坦，行人擁擠，商業繁盛，其人口是各民族都有。以前渡河來去，全賴浮橋往返，現在已經在河上建造了一座美麗的大鐵橋，因此即逢大水時，行旅也可安然無恙的來去了。

那偉大的黃河，在夏季數月內，水勢大增，形成了便利西北的一條交通的水道。旅客如果坐了筏子，從蘭州出發，乘流而下，以前三十天內即可達到北平。這種筏子，是用脹大的牛羊皮以繩索網繫成的。在黃河中順流而下時，行駛得非常快速，因此成爲蘭州附近及其他等地人民的非常普通的一種旅行工具，比走路要輕快舒適得多，不過那危險性也是非常大的。現在蘭州雖已有汽車可通各處，但黃河及皮筏子，仍不失爲其重要旅行工具的作用，目前因戰爭時期，較受限制。

一到冬季，黃河即告冰凍，汹涌的水流，變成了一望無際的堅冰，稱爲天險的黃河就可以徒步而過了。黃河開始冰凍的時候，也是一種天地間的奇觀。最初河面上，現出



了無數的浮冰，於是在河身狹窄處，這些浮冰便前後相逐的擠在一起，幾小時內，一大堆一大堆的浮冰，便在河中堆極起來了。而這些巨大的浮冰堆，又互相碰擊，其力極猛，碎冰向四面八方激濺出去，而整塊的大浮冰就又擠拚在一起，於是堅冰就將整個河面遮蓋得像鐵桶一樣，而延長幾個月的黃河冰凍期，就這樣開始了。

今日的蘭州，已經不是舊日的蘭州，而是充滿一種新的氣像和新的力量，為西北重要的中心點了。

## 第二部 向張掖（古甘州）前進

### 一、古代內海的遺跡

從蘭州至武威（涼州）的旅程，如果在天氣良好的條件之下，那末一星期內即可安全到達。（汽車當然更快）。橫在蘭州與古涼州（即武威）的半路中間的是永登（即平番），由永登西去。有大道直通青海省西甯，由此接上古西北大道。

出蘭州城外約十里路光景，我們走上了一條古代內海的乾涸河床，它的形式是環圓



形的。古時海水最高處的痕跡，猶顯然可以辨別。那道水痕高出於我們的頭上，幾及四圍的峭壁之顛。峭壁上的石塊，都已變成爲殘柱的形狀了。河床底上鋪滿了極細的沙，偶有一二處還可以取到一些水滴，但其味極鹹。

有一羣犂牛也在這乾涸的河床旁邊經過，他們已被驅馳到蘭州城內去屠宰的。在西北各大城市內出售的牛肉，都是這種犂牛肉，因此可以說是西北的重要食物之一。

## 二、永登（平番）懷古

經過了四天的跋涉，我們到達直通永登（平番）的山谷中了。有一道山澗在兩岸堅冰之中向山谷低處汨汨流去，而附近的幾家磨坊，就靠了它在進行工作，但那些碾磨也都已懸凝着無數的冰柱了。

忽然二三里外，矗立着二座城牆，那就是永登（古稱平番），其中更壯偉的一座城市，俗名稱爲平番的「滿洲城」，以前是廢清一班領恩俸的人們所居住的地方，但現在城內已大半成爲荒墟或瓦礫之場了。因此偌大的一座舊城池，目前住着只有六家或八家的居民。民國革命時，「滿洲城」中大部份的這班「皇清世家」或被殺戮，或已逃亡，



而乞丐階級，便代替他們做這城中的主人了。那另外的一座城市，其居民盡爲中國人氏，但也是道路荒寂，市面冷落，據說只有在趕集期內，才打破了這樣死樣的荒寂；街旁的那些店鋪，都可憐得很，就是日常用的必需品，也很稀少，即如蔬菜一項，須走三天路程，才可從鄉間販到店裏來賣給居民。西城邊有一條通鄉下的道路，路上滿是小客棧，車輪製造舖和鐵店，還有叫賣食物的小販，他們供給旅客車夫和騾夫們一切的必需品，而在那通西甯的大道上，我們時常看見一隊隊的西藏人，騎馬奔馳來去，他們看見佛像，就下馬來叩頭跪拜。

我們住在永登的第一晚上，就碰到一個在土著種族的女酋長面前做僕從的男子，據談那女酋長本人平日住在蓮城，但時常爲了公務到永登來，她的酋長職位是世襲的，但她本人却也是個有特異才能的女子。可惜我們在永登就攔得不久，因此沒有見到這位酋長一面。

### 三、武威與永昌

整頓好了行裝，我們開始逕向武威（涼州）進發。甘肅省內的道路，不論是在冬季



或夏天，也不論是坐轎或乘車，對於旅客常是危險的事情。在熱天時候，山谷中常有震雷暴電或傾盆大雨發生，此時羣山間的瀑布，即狂衝下來，勢力之猛，可以衝走一切東西，無論車子或騾馬都沒有力量可以抵得住這種洪水。同時，各處大河中也就水勢大增，波濤狂奔，往往發生突然其來的浪潮，因此每年終有好多村民，在波浪中損失了他們的生命。到了冬季，大河都冰凍起來，河面上固然有可以供給旅行者們來去的道路，但在冰面上走路，常使人遭到驚恐的事故，甚至發生危險，尤其是在你必需走夜路的當兒，憑了一枝小燈籠照路，你一定要極端謹慎的注意那些深不可測的洞穴和裂縫，如果一失足，那你就失去自己的整個人生了。

我們在武威（涼州）匆匆而過，除了具有西北的特色風味及景色以外，其他並無多大可以描述的地方，不過城內的那些街道，却使我們留下了很深的不能快的印象，因為每條道路幾乎都是石塊峻嶒，高低不平，疲倦的旅客們，沒有一個不表示厭惡的。

離武威以後幾天，我們就到了永昌，這是一坐小小的城市，但居民却十九深陷在雅片煙地獄的最底層，馴至日常生活，也已失去了平衡，但近來比較改進了。永昌本是甘肅省內羔羊皮貿易的中心地點，每年正月中旬，遠近各地的商人，都要趕到這裏來買賣



羔羊皮，這是一種輕薄的柔軟的小羊皮，從生下來十四天的幼羊身上剝下來的。因此，如無煙毒害人，永昌很易成一個富庶繁盛的城市，然而到永昌來的商人們，卻把那所有的金錢化在鴉片煙上，以至男人都是面容憔悴，而且披頭散髮，女人則因為沒有稍好的衣服，全躲在家內，不敢出外。同時由於貧窮的深刻化，永昌又成爲西北的一個奴隸市場，那裏有大批的女孩子被當作商品販賣到其他各大城市中去，淪爲婢妾和娼妓。

#### 四、長城邊的風光

別了永昌，我們橫跨那寬廣的田野前進。這兒的路徑，極爲錯綜複雜，非常高低的不平，但也有許多很美麗的道路，騾馬不住地在石子上撞碰，沉重地向著那沙坡爬上又爬下去，或者在半軟半硬的泥河中，艱苦地爬過去。我們不僅要忍受辛勞和飢渴，冒暑衝寒，還得忍受那前途的不可知的危險。有一次，因爲大路路面太壞，無法行走，我們繞走岔路，不幸車軸陷進了泥沼裏，車夫們用盡力氣，不能移動出來，我們不得不靠在偉大的萬里長城的背上坐等幾個鐘頭。此時要靠我們自身的力量，將騾子拖救出來，顯然已經絕望，只有希望路人經過，可以幫助我們一臂之力。最後，我們在長城的缺口處



看見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慢慢地顯現出來，漸漸看得出是一只牛的頭和身軀，這頭牛用着奇怪而冥想的二只眼睛，凝視着坐在城牆下的我們，牛的後面，立刻又出現了一個騎驢的男子。他走近我們，就跳下驢來，但當他看到那泥沼和我們的絕望狀態時，他也顯然的露出了爲難的神情來了。結果仍靠他的牛和驢子的力量，同着我們那些騾子的合作，才將那輛車子從泥沼中拖了出來。

我們的目的地，還遠在那無盡的沙坡的前面，沙坡上只稀落地遮蓋着一些灌木。在遠處，我們可以看到羚羊羣在沙坡間出現，但當我們行近時，牠們又早跑掉了。兩邊的地平線上都掩伏着蜿蜒的山脈，襯着那高遠的蔚藍天空，使人感到西北天地的廣大與荒遠，但有一天下午，大風忽然從青海羣山那裏挾着可怕威力疾捲而來，一剎時凝寒的露霜，直冷透了我們的肌骨，然而這並不就減低我們前進的熱忱和興趣。

### 五、張掖（古甘州）素描

將到張掖的那一天，我們在半夜三點鐘就起身，想早些趕到目的地去。覆雪的祁連山脈，同那覆沙蒙古羣山分隔開來的那片土地，非常狹窄，所以當我們到張掖的時候，



兩山山脈，幾已接近在一處了。那天下午三點鐘時，我們又碰到了好些困難，尤其是那騾車又陷到了泥沼中去，我們弄得精疲力竭，仍然無法可想。但那短促的陽光，已經快要沉下去了。正在恐慌的時候，天際出現了二個騎馬的人，迅疾的向我們奔來，一會兒之後，我們就看清一個相熟的朋友，在馬鞍上向我們握手歡呼，我們也高興得跳了起來，知來的朋友們久候我們不至，特地騎馬走來迎接我們了。

於是那第二乘馬的先回城去，喊人來幫助拖救車子，而我們就同那朋友步行進城。環繞張掖城的土地是很特異的，城市建立在下有地泉的土層上面，當冬季水凍的時候，土層很爲堅固，但一到春天，那土層就鬆動了。所以春時，泉水常從地下冒上來，而道路就變成泥濘不堪。地上到處是泥沼，土質鬆軟，大路上也往往縱橫着許多溪河了。

我們進張掖城門時，天已經晚了，走過那擁擠的大街，經過了永遠在客棧旁邊經營生意那些火光融融的打鐵鋪子，火花的迸裂和飛射，稍稍衝破了街上的黑暗，而幾分鐘後，我們就已圍坐在一桌精美的筵席前面，席上還有我們滿望已久的香茶。屋內雖無陳設，但在我們這班已在痛楚的西北暴風中旅行了一個長時期的遊子們看來，這房間簡直舒適到極頂了。雖然沒有白米飯，但是有辣麻油煎成的麵餅，和西北的美酒，我們暫時



忘去了一切的疲倦。當我們疲極的腦袋橫在枕上時，已經是午夜以後了。

歷史上著名的西洋遊歷家馬可孛羅，曾在張掖城住過很久，他在遊記中描寫張掖城說是一「佛多於人」，這句話，現在還掛在當地人民的口頭上，而一班愚夫愚婦，更常常自誇說：我們這兒的廟宇和神最多，多到從古以來不會有人能計算出來共有多少。他們以此爲光榮，也可見張掖佛廟之盛了。

張掖城的地位絕佳，景色美麗，而且富於水源。城內有好幾條大湖，湖內滿生蘆葦，這是當地編織工業的重要原料。除了大湖以外還有許多池塘，水源發自地泉，而地泉則賴西藏羣山的溶雪供給水源。這種池塘裏的水漲落無定，所以有時候塘岸旁圍着許多兒童在釣魚，而在另一個時候，那些池塘又變成爲往來城市的道路了。街道二旁，都種着白楊柳樹，其根深植在地下泉源的底層裏，因此春季開發時，非常美麗茂盛。

張掖的人民，事事都帶迷信，富戶每家家內各有一座私人神社，這往往是很富麗的廳堂，裏面供奉着祖宗神位，佛像面前，永遠燒着香。神社上面，掛有一座由九只銅鈴組成的音韻鐘，每天日落以後，寨裏的婦女，便扯動繩索，於是鈴聲從四方八面響了起來；同時還有人家擊木鼓，這種木鼓的形式像一只蟹。至張掖婦女的迷信程度，則尤爲



深刻，他們簡直是迷信的奴隸。到了春季，幾乎每天有循環的廟會舉行，在那時候，各方的男男女女，便輪流的到廟裏來玩，今天東街的到西街來，明天西街的便到東街去，因此戲班子終是川流不息的趕來趕去做戲，給那班鄉民看，而他們的戲演來演去也老是這幾種。演戲的時候，鄉民們駕着牛車，擠在戲台前面圍成了一個廣大的半圓圈，那班婦女們就整天的坐在車中，晒在炎熱的太陽光看戲。年輕的男子們和少女們，更大都乘此機會，打扮得脂香粉膩，濃粧豔抹，有的因為脂粉塗得太厲害，可愛的面龐，反而變成了一個沒有表情的假面具了。她們的頭髮上也裝飾得非常美麗，帶着各種假花。

此時觀客羣的外邊，又擠着許多吃食攤，賣着各種食物，煎肉配着濃厚的湯汁，放在醬油小碟子裏，還有煎肉圓，配着醋和紅椒，最受人歡迎的是棗子粥，而杏子湯則用來當作冷飲品。附近有大蓬帳遮覆着許多長桌子，那就是茶館店，人們在那裏喝茶和玩紙牌，一坐就是八小時。

這天廟內的神像，也都換上了美麗的外服，愚夫愚婦，都來叩頭燒香。黃色的求神籤書在佛像面前，點着了火，隨風飄搖，升向高空。黃紙上升的形式和高度，就是表明菩薩所指示的吉凶。而本廟內所有的寶藏和織花的袈裟，也在這一天拿出來陳列，其中



常有華麗的孔雀毛織成的屏風和傘，此時鐃鈸笛簫以及銅鼓等，都拚命的吹打起來，幾乎淹沒了喧鬧的人聲。

有些廟宇，頗具庭園之勝，院地上種着牡丹和桃李之類，小湖和細橋掩映其間，上面是蔚藍的天，遠處環繞着白雪覆頂的山脈，映着繡花的和觀衆們美麗漂亮的衣服，形成了一種使人賞心悅目的歡樂色彩。

在那擁擠的觀客羣中，棕鬚的回教徒和包頭巾的韃靼同藏民和蒙古人肩並肩地坐立在一起，我們雖然不能懂得各自的文字，但是他們都能用漢語和土語互相交談，這兒倒可以說是一幅民族結合的縮影。

這一片張掖的沙漠沃地，一直伸展到青海羣山的山麓之下，而我們在西北所見的一切城市中，張掖是最爲藏民所常到的地方之一。我們時常碰到他們在街上躑躅來去，或是在出售金子和白銀，孔雀毛和獸皮，去換那爲他們的遊牧生活和氣候環境所不能生產的日用必需的五穀。

我們也到張掖的鄉下去玩了一次。張掖的鄉村，都是非常窮困的，平民生活極苦，那條黑河從一處山谷中衝出來，它灌溉了附近的一些土地，鄉民常爲黑河之水而起爭端



，因為甘肅的西北部雨水絕少，不經灌溉，土地是不能耕種的，但水利仍處在荒廢的狀態中。窮困深深抓住了這些不幸的農民，於是鴉片就成為他們唯一能享受的奢侈品，而日趨於頹壞了。

農村中絕糧或瀕於絕糧的家庭很多。婦女們見客，不敢下坑，她們常縮坐在一處，因為身上襤褸的衣服，僅只能掩住了裸體，而十幾歲大的女孩子，出門也往往身無寸縷。

至於張掖城市，則周圍的景色，顯出必是一座非常特異的市鎮。城牆長有十里左右，站在城牆上一望時，你可以看到四圍是一片灌溉得很好的沃壤，上面可以播種大麥，燕麥，和黍稷等，而且稻田特別來得多，因為這兒是西北著名的稻田區域。此外也出產豌豆青荳，可以作牛馬的芻料。城外近邊是無數的菓樹園——杏園、梨園，和蘋果園，還有許多葡萄園，出產黑白二色的葡萄，供給市場上的需要，當然這一切都是富人們的財產。

城郊附近水源很為豐富，牠的源頭發自山頂上的溶雪，所以在夏季內，許多鄉村道路往往泛濫成爲一條條的淺河。



從城牆上俯瞰城內，第一個印象是那些生滿蘆葦的河塘的美麗景色，以及那茂林的青綠和葱翠，綠陰之中，隱約現出許多喇嘛寺的美麗的琉璃瓦屋頂，你還可以看見一座高聳的寶塔。但那居家房屋，却大半是低陋不堪的，它們的屋頂都是平的，全用泥土鋪成。房屋的建築很不牢固，由於土地的卑濕，牆屋往往成傾斜形，因為打不下堅固的屋基。最大的廟宇，都在城內高地上，高地比其他地段可以建下堅固的建築。城內民房，時常發生崩塌的事情，有次我們住處後面的馬廄也倒了下來，壓傷了一只驢子。

據當地人說：張掖廟宇內，最受居民尊重的，無過於睡佛殿。那尊睡佛，有一百二十尺長，高約四十尺，張掖人民堅信這尊睡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佛身用泥塑成，塑製的藝術，並不甚好，只是一具粗大的佛像而已。睡佛的頭橫枕在右手上，伸開了二條粗大的腿，足趾很大，圓而勻齊，院內上層建有一條迴廊，站在迴廊上可以俯瞰附近的一切景色。城內還有一座佛骨墓，有一百五十尺高，據說裏面葬着一個活佛。

另外一座廟內有尊古代騎士佛像，他騎着一匹黃銅馬，居民對這尊佛像也很表尊敬，因為據說這尊神像是黑河的洪水衝到張掖城來的。

廟外有一座美麗的池泉，泉旁闢有一個水池，金魚嬉戲其中，它們也是幾百年來被



人尊敬的東西。在我們住處的附近，是以景色美麗著名的廣山寺，廟園內種滿了開花的樹與灌木，還有玫瑰和芍藥，所以園內充滿了一種清香。黃昏時，我們常在那裏散步，而廟門外尚有一片清靜的廣場。

## 六、張掖的居民

張掖城內的居民，有似西北的一切大城市一樣，其大部份是從遠省來的中國人，他們的手裏掌握着主要的商業。張掖土著人民都是農民，但是每一個農村都是河南人或陝西人發展商業本領的活動範圍。他們開着一片小舖子，却做着各種大買賣，如米商和放債人。農民對這班商人的關係尚好，因為商人賣給他們的日用必需品，解決了許多日常生活上的困難。

張掖人民中除中國人和回教徒以外，還有許多土番民族可見。我們時常碰到這種土番，他們的男人婦女和小孩們都生着柔美的紅髮，比我們中國人的頭髮更卷，他們的眼睛很明亮，閃着一種淡黃褐的顏色，他們也同當地人民通婚，其風俗習慣亦無特別不同的地方。



## 七、喇嘛寺巡禮

我們聽到了一個好消息，說是離張掖不遠的廣隆喇嘛寺，即將舉行每年一次的廟舞大會，於是我們就決定去觀光一次，認識一下喇嘛和藏民的生活，同時也可廣廣眼界。

要到達喇嘛寺，預計須走三天的路程。我們坐騾車出發，爲了要走很長的山路，我們帶了八匹馬騾和驢子同行，以備乘坐和裝載行李食物等，我們去的一共是七八個人，帶了一個蓬帳，還有米和麵粉等物。

走出張掖城十八里路，是一條寬廣而洶湧的大河，這河在夏季內不易渡過，因爲山雪溶化極速，所以水勢迅急異常，而且附近山谷內常有暴雷發生。

那時仍是冬季，水勢較緩，但那波浪依然很高，水勢分成了十道水流，有的是闊而極淺，有的却是狹而且深，對岸遠在數里之外。當騾車投進那泥濘的，咆哮和澎湃的河流中時，那真是一個危險的瞬間，因爲河中大石隨着水勢到處漂轉，往往阻礙你的前路，所以非要是經驗豐富的旅行者，才能安然而不慌張的渡過此河。渡河有一個祕訣，就



是眼睛不要俯看流水，否則洶湧的逆流立刻會使你頭暈眼花，自己失了主宰的力量，幸而我們的那些騾馬，天賦有此渡河的才能，帶着我們向對岸進發；不過據說渡河以閘牛爲最可靠，因爲閘牛如逢失足的時候，他們就會立刻游水游到對岸去了。

我們費了一個多鐘頭，才到達了對岸的河邊，離岸已經頗近，此時駕在車上的騾子忽然顛躓了起來，我們都驚慌不堪，以爲不免要跌入水中去了。對岸的人們已經大聲的喊叫起來，預備游水過來援助我們，這時候騾子似乎也知道了當前的危險，奮力一衝，就很快的轉到水淺的地方去了。當我們到達對岸宿在人家時，天已經黑下來了。

這時凶猛的狗已經鎖了起來，家禽已經餓過了食，牛羊已經關在柵內，所以正是農家的短促的閒暇時間。主人的一家都歡迎我們，房間迅速的打掃和準備起來，同時他們立刻拿來了一碗碗微鹹的熱牛奶請我們喝，還有熱的豬油糰餅。他們叫累疲的車夫們去歇息，而由他們自己動手去餵好了我們的騾馬，又驅到厩欄中去。並且在一小時之內，一桌最豐盛的晚飯，就已擺在我們面前。主人特爲我們殺了一隻羊，所以我們是有菜，還有熱饅頭。西北人民素有好客的熱忱，而且他們不論貧富同樣的看待，我們受了深深的感動。



翌晨天未明時，農場上的騾馬聲音已經在喧嘩着，我們起身時，行李等俱已裝配齊妥，因此在太陽出來後不久，我們就謝別主人，開始出發了。橫跨那平原的沙地，逕向一條蔭影的山谷前進，我們走進谷中時，只見二旁盡是千層的峭壁，狹窄得才可通人，我們只能在前面稍能窺見青綠的山巒。

這一整天，我們是沿着一條通過狹谷而向山顛上升去的窄徑前進。狹谷中有一道湧喧鬧的山澗，我們老是在它身上跨來渡去，大約走到中午時，我們才走過了這一座望樓，這是劃分邊界的標誌，至此我們才知道確已走上藏民的地界了。

黃昏時我們就停止前進，在一草地上支起了帳篷。旁邊有一間茅舍，這是我們所見到第一個的生人住處。茅舍內住着一個老人，他耕着一個小園地來維持生活，而他的茅舍也就是旅客們遭到風雪時唯一可以躲避的所在。我們用大湯鍋在溪裏掬滿了水，就在野火上煮起粥來。粥燒好後，雖然沒有新鮮的菜肴，但大家都飢餓地圍坐在粥鍋旁邊，狼吞虎嚥了一頓。可是當我們粥未吃完時，山中突然發起暴風來，霎時大雨如注，一陣怒風過去後，我們的蓬帳已經躺在地上了。於是我們只好爬到附近的一個像蜂房那樣的小洞裏去。這本是用來堆柴草的地方，那老人警告我們裏面常有蛇盤踞在內，然而我



們也顧不得了。幸而這一晚上大蛇沒有出現，我們才在洞裏得安穩的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們才最後地走出了那條長山谷，跑進一處陽光燦爛青草茂盛的山間平原上來了，藍色的鳶尾花，薄雪花和龍胆花，鋪滿了一地，遠處出現了喇嘛廟宇。路旁矗立着一座華美精緻的尖角形石碑，據說行人在他面前經過一次，便會有好運降臨。風沿着山谷向下吹去，拂動了遠近的樹枝，樹枝上到處掛滿了刻有祈禱文的神骨，隨風發出雜碎的響聲，還有無數的佛旗，也跟着飄展起來。在向那山谷中央流去的山澗裏面，有一具雕刻精美的佛輪，據說藏民經過時定要下馬叩拜一番的。山坡上濃密的長着樅樹，樹下地上鋪滿了微紅色的蘭花和金黃色的苔草，而那灌木叢中也長滿了開着黃黑二色花朵的鐵線蓮。

我們走進了喇嘛廟時，一羣穿紅袍的喇嘛和活佛們，便立刻圍上前來，歡迎和招待我們，他們替我們找到一塊適宜的地方，支起了我們的蓬帳，旁邊就是一條溪流，便利我們取水，而且還有叢林可以供給我們生火的木材。一忽兒之後，我們看見那邊草原上有一大羣西藏婦女大踏步走來勇敢的渡過了溪流。上那頂松枝架成的獨木樹，向我們這邊跑來了。她們對我們似乎抱着非常有趣的情懷，拉拉我們女同伴們的手，試帶着她們



的帽子。他們自己戴的是一種高的白氈帽，四面垂着美麗的瓔珞；他們的衣服，都極其美麗；但她們的雙足却套在不漂亮的統靴裏面，他們的頭上都披着一條精美的頭巾。直從頸項上垂到膝頭，上面美麗地綉縫着珊瑚珠，和白色的貝殼鑲成的首飾，還襯着好多美麗的藍寶石和碧玉。

我們發覺如果大家能站在平等和友誼的基礎上，藏民確是可以親愛相處的同胞。她們和我們很快樂的談笑起來。後來她們發現我們腕上所戴的手錶，表示出了非常有興味的神態。同伴中還有人帶着一只夜光錶，當告訴她們黑暗中會得發光，可以清楚看出鐘點時，那班喇嘛們也立刻聚了攏來。他們爲要實地試驗起見，便團團圍坐在地上，將那紅色肩巾在頭上披遮起來，就這樣巧妙地造成了一間暗室。忽然歡呼的聲音，從他們這一羣間爆發出來，因爲他們的實驗已經得到了成功，於是旁邊的人也擁了上來，大家圍着要看，於是就挨次的讓每個人窺視了一次，這個奇怪的消息立刻就傳進廟裏去了。後來主事的活佛差了一個喇嘛使者向我們借去那件黑暗中發光的小寶貝，並且要求到明天早上才來回給我們。

廣隆寺內共住有六個活佛，而那位活佛領袖，據說已經七世轉身。寺內共有七十個



喇嘛。有幾個還只是小孩子，因為藏民宗教制度規定，凡民家每家要出一個兒子送居寺內去做喇嘛，所以造成了許多小喇嘛。

廟會期將近的時候，藏民越來越多。一隊隊的藏族婦女都騎了馬，沿着那險高地伸展在深密的山腰旁邊狹窄而峻峭的山徑，如飛的奔馳而至，她們也是來參加廟會的。

藏民都是無可匹敵的騎士，而婦女們的勇敢並不落在男人之後，不僅是那班少女們，往往一隻手捏了韁繩，縱轡飛追逸馬，甚至七十歲的老祖母們，也會得策馬在駿馬羣前面，率領加鞭快跑；她們還能夠騎滑背馬，往來奔馳，馬蹄停下來時，她們可以一躍而下，讓女兒或孫女們去整頓那跑累了的馬。

騎馬而來參加廟會的藏民們，每人都帶了些禮物，如肉，牛油，牛酪或乾奶糕等，當作貢品獻給寺內。活佛則領了他們排成隊伍在廟內遊行一番，口唸經咒替他們祝福，作為報答。

明天就是廟會開始的日期。半夜裏我們給一種樂聲噪醒了，原來掌禮的喇嘛們已經起來，正排隊站在陽台上吹着一種有十尺長的樂器，發出一種粗大而緩長的嗚嗚聲。這是廟會的序幕，喇嘛們聞聲即集隊進寺，活佛們也出來了。



早上九點鐘光景，喇嘛寺內的那片草原廣場上，已經擠滿了各方來的信徒。因爲今天要舉行跳神舞蹈，俗語也謂之打鬼。一隊隊的喇嘛，衛護了他們各自的活佛，走上寶座。這些活佛有的是駐紮在寺內的，有的是特來展謁的，他們的面前都打着一頂黃緞傘。最後所謂大活佛，即是活佛中最高的首領，才出來就坐，他們都穿着黃色的錦緞架袿，頭上帶着一塊形如大雞冠的頭巾。他一到來，全場的人都向他叩下頭去，而那班最迷信的教徒們，更將他步行經過處的泥土撮了起來，預備帶回家去，這樣就可以將好的幸福帶回給他們的家庭，牛羣和羊羣了。

掌禮喇嘛發出了一個信號以後，寺內的那座大山門就立刻地打開，二個怪物走了出來，身上穿着丑角式的衣服，面上戴着骷髏面具。他們隨着音樂的節拍。輕輕地向兩方面跳來跳去。跳了一回就退去了。場上又出現了一對對代表各種保護神如牛羣，羊羣，收成和家庭的怪物們出現，他們跳舞時的動作，姿勢和微妙的暗示，各各不同。有一個頭戴大鷹面具的怪物，真是代表某種神聖的鸞鳥，最受觀衆的歡迎，因爲據說它就是管理死人的神人。原來藏民的習慣，人死以後，就將屍首放在山旁，如果大鷹迅速飛來用利爪將屍首攙去，那末這死人就可避免在地獄內遭受長期的痛苦。大鷹怪物在跳着的時



候，草地上已預先放置了一具屍桶，那個扮作大鷹的跳舞者，因着輕快的動作，在它上面舞掠了一會，突然將屍桶攪了起來拿一把小刀向它亂戳，而屍桶上居然也有鮮血在湧流出來，於是大鷹也就退場了。最後是一幕雷公雷婆的跳神舞蹈。此時太陽正高懸在空中，這一對雷神都穿着綉花的華麗緞服，各人戴着一具有血盆大口和銅鈴眼睛的黑色大假面具，他們的手臂伸向天空，而跳舞時的姿態頗爲嬌娜而優美。音樂也奏出冰雹大雨和狂風的響聲，猛敲鈸鏡作爲雷擊，然後又奏出一種細長而顫動的聲音，渾如大雨從林間傾瀉而下。雷公雷婆不住的在場地上旋轉迴舞，而且向着四面八方屈膝跪拜。據那班迷信的教徒們說：在這時候；如果碰到大法佛高興顯現法力的話，那末鏡鈸碰出一種假的雷轟聲音，天上就會有真的一陣大雷聲打將下來；四山回聲響應，而天空也會立時黑暗起來；剎時電光閃閃，傾盆大雨便向俯伏在地上的信徒們身上潑瀉而下了。可是幾分鐘內，依然雲消雨歇，太陽仍明朗的顯現出來了，我們無法可以同他們爭辯，只得笑笑而已。

舞蹈將結束時，那班活佛們的眼睛已經在忙碌起來，骨碌碌的只在釘視着近邊的年輕漂亮的女人們。舞蹈一停，他們就立刻走下座來，公然毫無顧忌的在大羣的信徒們面



前，混在少女隊裏忙碌的調戲，在她們中間這個那個的比較了又挑選，挑選了又比較，選到了認爲最美的少女，就將她帶進殿內去，到私室裏去佈賜少女以「活佛肉體的歡樂」了。而被選的少女及其家庭，是不能拒絕的。

下午的儀式又另換了一種。大喇嘛們圍着一個火盆，半圓形的坐着，火盆內不住用油脂添進去，燃起了熊熊的火燄。各位大喇嘛都戴着一頂高冠，形式有些像頂三角形的王冠，前面垂着密厚的流蘇，掩去了額角，他們身上的架裝都是非常華麗的，而那班祭司們則各人右手裏捏了一個鈴，左手持着一種響器。祈禱開始時，他們的熱狂也漸漸緊張起來，火盆內的火燄跳躍着，新鮮的油脂不住地添加進去，而且還吞噬着一把拋進去的麥、穀、木片、稻草和那最可愛的冰洲阿芙蓉，於是火燄美麗地爆裂起來，鈴聲響着，響器搖着，饒鉞鏗鳴，煙霧結成芬芳的濃雲，一圈一圈的圍住了全場的人們。

至於那些小喇嘛們，他們的臉上大半已經失了天真爛漫的神色，只有無光澤的眼睛和呆笨的冷淡，而在那些老年的喇嘛們身上，所有的也只是一種無可名狀的痙攣之情緒的可怕痕跡而已，他們的生命的光輝，已被迷信與宗教消蝕殆盡了。

廟會散了以後，那班藏民都跑到我們的蓬帳裏來。於是我們的蓬帳一時竟成爲了社



會交際的中心。藏民男女不僅同我們談笑甚樂，而且還送給我們許多食物，因此我們的貧乏的廚房中，又補充了許多新的東西。但我們自己的食物，也在款客中迅速的減少下去了。不錯，他們的牛油是有臭味的，而且裏面混着許多犛牛毛。他們的牛酪是酸的，奶餅是硬的，但是我們吃着西藏食物，都覺得非常歡喜。

因為天氣關係，當地人民一年之中，倒有四季無法可以顧到個人清潔，地方上多妻制盛行，女人只是某些男人們的一種公有財產，所以有六分之一的人民，都無力娶妻，過着獨身的生活。

藏民分成爲二種不相同的階級——喇嘛和平民。平民階級是一種完全未受教育的，天真爛漫的，而且是誠實的人民，他們常和我們一坐幾小時，而且常時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的帶給我們許多土產，或是和我們交換某種物件。喇嘛則完全依靠此種平民以爲生活，平民階級的身上擔負着喇嘛階級的一切的負擔，他們似乎只是爲了喇嘛而生的，因此喇嘛必須使他們陷於完全無知和迷信之中，便於利用而已。

## 第二部 到嘉峪關去



(一) 從三河至臨澤

離別張掖時，友人們備了許多的好菜替我們餞別，他們殷勤相勸道：「在家真快樂，出門飯食苦」，這是當地的一句俗諺。因此我們也吃個酒足飯飽。同送行人最後分別時，我們已經走近黑河岸邊，而太陽也正在沉下去了。

十餘里外才是我們的宿處，我們就在那裏過了一夜。爲了要多玩一些地方而多知道一些西北地方的情形，所以我們此次向嘉峪關的旅行，決定儘可能的走得慢些，甚至僻遠的地方，我們也不辭繞道前去：通常一班旅客，逢到這種荒村，無不以迅速通過爲快的。

這兒的原野同張掖以南的完全不同，在藏民地界一面，覆雪的祈連山，一步步向我們行近來，而那蒙古羣山却漸縮漸小，變成了沙丘，最後就消失在戈壁的廣闊的平沙中去了。原野顯出各種不同的地形，狹長地向西伸展前去。

我們所到達的第一個重要市鎮是三河，它位置在一片沃壤上面，而且是居於無數菓樹園的中央。走過三河二三里後，我們踏上了一片細軟的沙坡地區，大家都下車來步行



，藉以減輕驛馬的重負。我們懷着一種神妙的幻覺，艱步地在細軟乾燥的沙坡上前進。路上看見許多同沙色一樣的小蜥蜴在晒太陽，抬起了頭看我們行近，但當逼近時，它又很迅速逃遠了。

三十里外，我們又經過一處沼澤地區，走過這片沼地，就到了臨澤（撫彝）。這裏盛產鵪鶉，一路隨着我們的車馬翔舞，不過終和我們保持相當的距離，無法可以捉到它們。而在那路旁灌木叢中。一羣羣胸脯紅黃色的美麗鳥羣，不住的出沒其間。

臨澤是我們一路所見到的最小的城市，但城市四週却有水利，很好而且非常繁盛的農場上環繞着，它們都是城內富戶的產業。城牆上貼有鴉片煙鬼和賭徒陷於墮落的壁畫。

我們就在附近的一家大農場中，要求借宿，幸而主人沒有表示拒絕。這個充滿古代風味的農家，是甘肅無數農戶中的一個典型。在廣大的農場中間，矗立着一座圍有古牆的荒堡，有似像西洋的古代男爵們的城堡一樣。圍牆上開着一扇厚大的木門，裏面就住着主人全家，約有二三十個人。門口有六七只西藏種的猛狗守衛，陌生人和盜賊確乎是很不容易通過的。住在這炮壘式家庭內的人們，他們的思想中也集有一道堅固的礮壘，



反對一切新的思想和新的潮流，正如那圍牆和大門嚴禁一切陌生人進入的那樣。

我們經過了一條兩旁排着白楊樹的蔭路，走進了他們的屋子。那邊聯接的田野上，飛下了一羣蒼鷺，用着倔強的姿態，站在那裏看望，田莊漢衛護我們走過狗舍，好幾隻凶猛的獒犬，正鎖在鐵鍊上掙扎着。場外是一羣方從牧地上牽回來的駱駝隊，以前它們總每年有一次要裝着當地土產，旅行到北平去，換了那些便宜的日本貨品回來。幾個大廄房內正在餵着許多騾子，田野上佈滿了幾千百隻的羊羣。

主人很和善的款接了我們，他家裏的婦孺也結了隊出來看我們，全都穿起了最好的新衣服，不過那衣服還是以前的花樣。她們中間有幾個年老的婆婆出來做代表，也坐到桌上來和我們配談了一會。主人還告訴我們一些臨澤城內的狀況，據說臨澤城內雖小，地方上尙還重視學校，子弟們到蘭州省立學校中去求學的也很多。

## 二 富腹的高台城

天未明時，我們就出發到高台去，這是酒泉與張掖之間的第二個重要中心地。在荒寒的甘肅西北部一帶，高台是著名的富腹地方之一，其富腹的情形，可以從每天的市場



上判斷出來。那裏各種各樣的肥美菜蔬，都有出售，而且極爲豐富。我們因爲尚有冗長的路程要走，所以就買了好些紅葡萄，芹菜，洋芋和茄子，而且是第一次的買到了外國玉葱，這種玉葱長得很大而且質地極好。此外，還買了些農家手工紡織的棉織品，因爲此地和其他各地不同，出產一種上好的棉花，農民們用一種原始式的織機，以手工造成各種物品。高台還出產一種極好的白煤，燃時無煙，而且熱力極高，可以經幾小時，不過牠的氣味，沒有用慣的人是有些不喜歡的。

高台有二條道路可通酒泉，人們隨着一年內季節的不同，而更迭地利用這二條路到酒泉去，我們這次走的是沿祈連山腳下的那條高路，肥沃的原野上展開着粗沙的砂路，上面鋪着一種黑色小圓石，使地面成爲了堅硬而出色的道路。

## 二 古代的荒城——駱駝城

離開高台後，第一站我們到了一座名叫駱駝城的古代荒城，這是蒙古人統治甘肅西北部年代時遺留下來的古跡。據土人傳說這是蒙古王金吐羅全盛時代的中心地區，他那時是蒙古民族的統治者，滅亡於六七百年之前。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的大荒城，大家都感到極大的興趣。泥塊築成的城牆依然危立在那裏，顯出古時人民居留地方的大小來，但現在沒有完全傾圮的房屋，已只存了一座廟宇及一間偏房，裏面住着一對年老的夫婦。這兒是一片荒涼的地區，出名是山賊出沒的所在，車夫們從來沒有一個願意在此過夜的，但是我們今天早晨出發得極早，到此時已將近黃昏，人馬俱疲，所以我們向車夫說：今晚決定不避任何危險，在此過夜。

我們在那破廟的荒場上散步，忽然看見一座小神龕的角裏，有二人在那裏打瞌睡，他們頭底下都枕着飽滿的錢袋。一忽兒工夫，這二個已經醒來，一聲不響的搬了許多石頭塞住了邊門，然後又偷偷的溜走到不知那裏去了。我們覺得狐疑，就跑去問那偏屋的老太婆，她暗暗的拖着一個同伴的衣袖一直走到她草房的暗處，而後才低低的說道：「這二個是什麼人，誰也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問他們，但是這二個人已經在這裏躲了二天了」。

我們仍不得要領而去，在那陰暗的破廟內外仔細查看了一會，就決定跑去找那二三里外的駝隊宿營地。因為週圍只有他們是唯一的同伴，他們的蓬帳，就撐在草地旁邊。一個伙子正在用那附近盛生的有刺的牧草餵飼駱駝。管理駝隊的駝夫一看見我們，就向



那些縛在蓬前面的猛犬打了一個唿哨，它們一聽見這種口令，就立刻溜到帳幕後面去了。駱駝很有秩序的作着半圓形環繞在帳幕旁邊休息，同時那些正在吃草的駱駝却在前面的地平線上徘徊着。

領隊招待我們進帳坐地，他請我們喝茶，駝夫們也在一旁同喝，大家談了一小時許的閑話，知道他們即將離此起程，我們就告辭而出。那個領隊是位聰敏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他一見我們離去，就發出招集口號，那些猛犬立刻衝了出來，吼叫奔騰的將駱駝一只只的趕到牠們各自的裝負前面，駝夫們就一一的裝配妥當，而那些脾氣壞劣的猛犬，仍在一旁吼叫監視。

當太陽的圓臉龐向天邊沉下去時，駝隊開始向西行進，只有那明朗的駝鈴聲音，幽幽的傳進耳來，一陣低似一陣，而最後，那長長的駝隊行列也就消失在灰暗而紫紅的渺遠中。

我們回到自己的宿營地時，騾夫們急忙的跑來告訴我們說：他們已經得到確實的祕密風聲，今晚駱駝城一定有強人要來打劫，所以大家非立刻離開此地不可。「騾子已經裝配完竣，我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趕急前行。」他們催促着我們，簡直不容一刻兒的停



留。我們的解釋與爭辯全然無用，於是只好克服自己的疲勞，隨着他們登程前進，今天晚上睡眠的機會，顯然是沒有的了。

#### 四 鹽池驛一瞥

距離酒泉尙有三站路時，我們經過一個以鹽湖得名的小村落——鹽池驛。我們就迂迴的繞到那裏去。村邊上正有一羣工人在那裏爬掘地面，開成一堆堆有微光燦閃的土丘。工人們告訴我們說；此間每年四月中，河水漲得最高，到了夏季就慢慢的退下去，便將鹽晶留在地上，這種鹽晶非常清潔晶瑩，不必經過人工洗鍊，即可應用。而他們現在掘的就是那種鹽晶。但說來也很奇怪，當地村人飲食的泉水，味道却完全甜美芳冽，毫無鹹味的。

鹽池驛的村民賦有一種特權，一車鹽裝運出去，他們即有一筆鹽稅可收，但是過去因為鴉片煙害苦了他們，不幸的村民仍然淪為貧赤，生活艱苦，然而他們的陋屋，却都是用經久的材料建造成功的。牆磚是一種太陽晒乾的土磚，原料是用河邊掘出來的瀝青土，比甘肅省人民普通所用的鑿燒磚瓦要堅固得多。村民的生活環境完全是孤立的，一



切食糧等物，須從高台運來，本地不生任何五穀或蔬菜，附近除產鹽以外，別無所出。

## 五 臨水驛的黃昏景色

最後，我們到達了酒泉郡的南方邊界之端了，同時我們也已脫出了荒蕪的沙地，而踏上一片肥沃的地帶，臨水驛即在於此。我們到臨水驛時已將黃昏，略進飲食後，就走出門去，沿着一條沉靜的街道，向城邊的運河走去。我們坐在河岸上，當前是一片美麗的動人心目的景色，平原上林木遍地，枝上晚霜，在夕陽光線的照射之下，閃出了美麗變幻的色彩，林木中有一條大河，忽遠忽近隱現出來，我們知道那林外遠處便是酒泉城了。

我們一直靜默的無言的坐在這美麗的河旁，夕陽下去了，黑暗漸漸的包圍上來，後來我們才蒙着星光緩步地走向那小客棧裏去，冷冽的西北的晚間野風，吹起了我們的滿腔的鄉愁。

## 六 長城西端的第一個古城——酒泉（古肅州）

古肅州已經不存在了，酒泉起而代之，還只是近年來的事情。城外的東郊完全為突



厥商人的貿易中心地帶，他們都是回教徒。

行近酒泉時，我們先經過了一座酒泉廟，景色很覺可愛。廟場上還賸有一處滿生蘆葦的盆地，泉水依然不斷的從地下噴濺出來。

走近東市，我們看見了一個完全不是中國式樣的市區。客棧門口都站着大羣的旅客，身上穿着條紋布的棉外套，寬鬆的褲腳管塞在高統的皮靴裏。他們頭上都包着一條頭巾，當地中國人稱之爲「纏頭」。他們中有許多人生着棕色的鬘鬚，但是也有些人生着紅色的髮鬚，皮膚很美。他們講的話我們簡直無法可以懂得，同中國話絕無相同之處，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突厥話。

街旁的攤頭陳列着各種棉織物品，都是這班土人以手工織成的，花紋與顏色也和中國貨完全不同。地毯，華麗的鞍囊，大批的纏頭巾，還有成堆的突厥產的無核葡萄乾，杏子，甜瓜乾等。

粉飾得雪白的回教寺院內的圓屋頂和新月形屋頂，第一次的出現我們眼前。一羣年輕的回教學童正從門裏出來，這些孩子們都長得非常漂亮，他們即在寺院裏讀習亞拉伯文和可蘭經。



路邊的鐵鋪子都在忙碌的給那些長得極漂亮的駿馬釘馬蹄鐵，而每家客棧內則無不擠滿了旅客，因為東市是每個旅客及其乘騎等的休息和打尖的地方。他們也在這裏修補車子和換裝車軸，因為出發到前面沙漠裏去旅行，車輪須比在西北其他各省放寬一尺。我們第一夜住在一家嘈雜污穢而又擁擠的客寓裏，在一間非常寒冷的卑濕的北房裏度過了冷寂的長夜。第二天我們在一個疏附（喀什噶爾）商人的家裏找到了臨時住所，他在以前是常到漢口和北平去經商的。我們的屋外有一二處菓園，在這廣闊的無雲的西北天空之下，那些林木更使人覺得非常可愛。遠處可以眺望到覆雪的羣山之巔的奇幻景色，有幾處的山巔，竟達一萬五千尺之高。

後來我們又在西城內最好的住宅區那裏，找到了新的住處，屋旁還有一個花園，鄰家也都大家有着美麗的庭園，附近有一個新栽的樹林，更增添了許多美景。週圍一帶頗為靜寂，市囂不到，因為酒泉的西城是沒有城門的。

五六十里之外，就是千古著名的邊境要塞嘉峪關，也即是萬里長城最西終點。當地有句俗諺說：「嘉峪關是酒泉的西城門」。東城前面已經說過是回教徒區，北方多曠地，蒙古旅客常在那裏裝配駝隊，這種駝隊從哈密販來棉花，從吐魯蕃販來葡萄乾，從鎮



西運來駝毛，而黑羊皮則運自庫車。

很幸運的，我們天天能從一個回教徒農民那裏，買到好的牛奶。酒泉產食品甚豐，而且各式都有，羊肉牛肉豬肉都可以從市上買到，不過肉的質地並不甚好，但蔬菜的味道都很鮮美，而雞蛋也極爲豐富。酒泉尙不失是荒寒的西北中的一片「樂土」啊！

### 暴風之夜

一天晚上，我們突然被一種可怖的大風吼聲所驚醒，起來一看，園中及附近的白楊樹都被暴風吹得搖曳欲飛，枝上已經一葉無存，盡爲狂風所掃去了。暴風之後，繼以一種非人間所有的號叫聲，使人爲之毛髮聳然，似乎暴風的全部威力已經降服了全城，而地上的沙土也一層一層的被疾捲而去，又像彈雨一樣的向房屋和人身射來。我們趕緊重複掩被而臥，暴風片刻不停的在紙窗外咆哮，砂礫只向躺在床上的我們撲來。衆人一夜未眠，天明起來一看，附近房屋被戈壁的濃厚砂層所壓塌和埋掉的實在不少，而我們各人的枕頭上也都留着一個清晰的頭顱痕跡，週圍盡是灰沙，室內的泥地已經成了波浪形，像微潮退後留着條條沙痕的海岸一樣。要使泥地恢復原狀，只有一個法子，須先將水噴



洒在地面上，然後用力踏平或壓平，這確乎是件相當賣力的事情。

這次大風整整吹了一天一夜，不曾停過片刻，可是全然沒有落過一滴雨水。暴風過去後，我們的頭髮，眉毛，皮膚和衣服上，都蒙着一層厚砂，同時暴風的威力也使得我們神經緊張，而且感得非常身疲力倦。在沙漠中旅行的駱駝隊，常時可以碰到這種暴風，往往發生慘劇，車子，馬匹和人物常被暴風裂成碎片，或被咆哮的砂層永遠埋掉。

酒泉對於自西方而來的戈壁大風暴和自北方蒙古而來的風砂，毫無抵禦的可能，此次暴風只是我們所遭遇的第一次的暴風經歷而已。暴風以後，天氣驟變嚴寒，氣溫降到零度十五度以下，使我們不得不拆開了棉衣又加了一層駱駝毛進去，方能保持了體溫。

### 酒泉的廢歷新年情景

已是廢歷的歲暮時節，下午街上忽然有人敲鑼大喊：「明天是新年啦；是新年初一囉！」這樣一路的喊到各街去了，不知不覺中廢歷新年已經到了。敲鑼大喊的是縣府裏的號丁，算是「報年」，這是酒泉城的習慣如此。

今夜是所謂大年夜，小小的酒泉城也同其他各地一樣，流行着大年夜裏逼債和躲債



的風俗。這裏也盛行欠債不還的舊例，兒子一代還不清時，還要傳給孫子去還，因此債務的糾葛，在大年夜的這一晚上是特別的厲害。到處人家的門口可以聽到爭噪和痛罵的聲音，而躲債者們一聽到討債人上門，就往屋頂牆隙凡是有洞可鑽的地方去躲或者竟從後門溜之大吉，讓家人用「不在家」的政策去抵抗債主。所以晚上你所看到的大半是愁急和憤怒的面孔，但只一到明天早上，一切都完全改變了，昨夜還是互相叫罵的人們，今天都在春風滿面的相祝恭禧新年了。

天尚未明，我們就被四方八面的爆竹聲驚醒。廟宇裏的鐘聲響了，銅鑼蓬蓬的敲打起來了，香煙瀰漫在天空中。一班市民起床以後，男人們就開始出門去四處拜年，但女人則在正月十五以前，是不出門去拜訪親友的。店鋪全都歇業，街上反而顯出了清冷的情緒。

新年初二一早，城內的那條大街就變成爲一個露天的大賭場，那班賭棍和痞徒們，各人沿街擺了一張桌子，桌邊四週用紅頭繩串的錢串圍了，而市民和鄉愚便向這些賭桌上湧來，開始狂賭了。這樣整整的三天，大街上到處是密層層的賭台和賭鬼羣，驟馬和車子休想能通得過去，交通也爲之阻礙了。而在那平坦的泥屋頂上，婦女們則蜂集成羣



的站在那裏，俯瞰大街上的賭博和嬉戲。她們全都塗粉抹脂，着意打扮，穿着各種青色粉紅色猩紅色的漂亮衣服，頭上則插滿了五顏六色的假花。但在此種狂歡的後面，都隱藏着無數黑暗和悲慘的事件，據我們所聞見的就有好幾樁。例如：有個女人因為丈夫賭錢大輸，絕望之下，她便自殺了。有些女人吞鴉片，有的則吞胭脂，有的跳井，有的切喉，有一個女人竟吞下了一把乾豌豆，又吞下了幾大碗水，作為自殺方法，因為她相信這樣就可不給醫生救活起來，過這活受罪的日子；她們的死，完全是為了丈夫們在這三天內輸得精光的緣故，而男子們也往往在這三天的賭博內弄得家破財盡，甚至於賣妻鬻女，也是常有的事情。

新年過後一星期，就是迎春節。村民塑製了一隻大泥牛，身上飾滿了各種乾的花菓，據說就是象徵豐年的吉兆，農工商和市民還要舉行「出會」，他們排成了輝煌熱烈的行列，繞行全城，凡是經過這泥牛的人，都來燒香，據說以前縣太爺還親自坐了轎來拈香呢。

春節晚上，房東家裏忽然大鬧起來。我們的房東本是個大地主，當日在家裏請客吃酒，直到晚上才散。他大小姐回閨房去時，發覺自己的一件珍貴皮衣給偷去了。查究的



結果，大家知道是房東的大兒子偷的，他素來出名是個不長進的浪子，既有煙癮，又喜賭博，漸漸淪為城內竊賊夥裏的一個健將，而這件珍貴的皮衣也果然是他偷去的。

於是房東家裏的大小門戶立刻關了起來，那個地主召集了家人和年老親屬，開起家庭法庭來了。地主本人是個老頑固，身體高而瘦削，胸前長鬚已經灰白，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鏡，兩手的指甲至少有五六寸長，口裏老是啣着根長煙管，年紀已在七十開外了。他平常是個十足的阿家翁，但今天晚上却已氣得要發昏的樣子，因為長子做賊，實在太損傷了他的尊嚴和門風了。

他咆哮的說道：『這畜生場盡了我家的臺，我今天非嚴重處置不可。照我們這樣鄉紳人家的祖宗家法，逆子應該處死。但我不願意送官，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的門風就立刻掃地盡了，你們年輕的出來幾個幫助我，今天晚上我就給這畜生掘一個坟活埋了他。』

沒有一個敢說話，也沒有人敢出來救這個浪子的性命，就是自己的年輕的媳婦兒，也只敢偷偷啜泣，垂首無言。最後還是我們跑去硬求了下來，這個浪子已經兩手反縛，面無人色，連夜給他們的親戚送到鄉下去，罰做種田的苦工；聽說後來倒變成了一個勤儉吃苦的農民了。



## 七 金塔之遊

酒泉域外的東北方就是金塔，這是酒泉與蒙古之間唯一的城市；離酒泉不足百里，好遊的我們，決定到那裏去旅行一次。慣走金塔的那班車夫，都是出名的大滑頭，凡是到西北來的旅行過路人無有不知。他們具有一種騙人的天才，而且能言巧舌，極會說話。

隔夜車夫就將我們的行囊放置在車上，但是我們看見車底上却縛着一大捆商品。「客人哪，請看我門的二匹騾子，酒泉城裏再找不出更好的了。」他們拍着騾背向我們賣弄着說，可是翌晨動身的時候，昨晚那二匹健騾已經不見了，另外換上了三四匹沒有餓飽的而且只賸皮包骨頭的羸騾，鞍具小得只遮住了騾背上生瘡節的地方，但鞍旁却仍貼着二條紅紙，一邊寫「日行千里。」另一邊寫「夜行八百。」這真是一個無比的玩笑，酒泉的騾夫們確都是有幽默天才的傢伙。當我們提出詰問時，他們回說昨晚的那二匹健騾子突然生了重病，決計施不動車，何況現在二匹換上了三四匹，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嗎。我們急於想去旅行，也就無可不可的上路了。



出發後不久，趕車的騾夫突然向我們說：「大路最近已給水淹沒了，不能通行，但這兒的路徑我全熟悉，客人儘可放心。我們可以繞路走，雖然稍爲遠些，但是沒有泥沼，客人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煩和不便哩。」我們事先也聽說到金塔的道路很壞，所以就輕易的墜入他們早已準備下的奸計中了。

整天在枯寂的寸草不生的荒野上前進，倒也沒有事情發生。日落時，前面地平線上出現了幾棵樹，我們已經走近了一片有水利灌溉的地區，車子在一所孤立於沙地中的農舍前停了下來。這是一個客棧，但裏面一共只有二間房，一間房已經擠滿了十二個人，另一間擠滿了女人和小孩子。於是我們只好在騾車的蓬帳中過夜，只吃到一些茶水和乾糧，而那茶水的味道還是微鹹的，所以我們越吃越渴。夜中狂風怒號，何曾入眠，天明時正將朦朧睡去，那個奸詐的騾夫又來催醒我們說：「客人若要在今天晚上趕到金塔，此時即須立時動身，現在離金塔雖已只有十里路光景，但此地的一里路是很長的。」他嘻嘻的好笑起來。

所以太陽尙未起來時，我們已重又在荒寂的路上前進了。沒有碰到一個人，只在道旁發現了一個小孩子的死屍體，大概是旅人丟在那裏的。不過一路上到處可以看見形如



人像的石堆，這就是蒙古人建造的祭台。

騾車的輪子只沉重而緩慢地向前行進，我們都沉在深深的靜默中，大家都不講話，因為怕加強口渴的程度，昨晚的鹹水真是害苦了我們。走到中午才碰到一個旅客，他很懇切的問我們到那裏去？我們答說：「到金塔去！」他從車座上跳起來叫着說：「到金塔去！那末你們怎麼背着金塔的路走！」

此時，我們那位「智多星」的騾夫就跑上來說道：「因為避免路上的泥坑，所以我走這條路。」一面又對那個過客做了個鬼臉，那個人就改變聲調說：「不錯，打這裏走可以不走那些泥坑。」說着忙忙的驅車去了。這使我們不得不向這個騙子詰問，他又巧辯着說：「你們來僱車的人說是你們到金塔地方去四處遊玩的，這兒前面就是金塔的地界，一二小時後，我們就可進界了。但是金塔城嗎？那還遠哩！」

夜幕垂下來時，我們還在卑濕的荒地上前進，天際隱約現出黯淡的農舍。此時這個無信義的刁徒又向我們說：「前面我有一個親戚住在那裏，他是非常好的人，家裏房子也很好，空房更多，芻草更豐富，我們為什麼不到他那裏過夜呢？那比客棧真好得多了。不亞於你們自己的家哩！」他的兩眼悠悠地似在探望着四圍的景色，又似在探望着什



麼東西那樣。

我們無法，只得順隨他。突然騾車在一塊濕地上陷住了，那個棍徒就請我們下車步行，說前面就是他親戚的家裏了。我們就去齷齪得無可再齷齪的一個茅舍過了一夜。終於我們發現了這家人家是早已等候着我們的騾車的到來，那個刁騾夫是以我們的旅行爲掩蔽，已經私運了一批違禁品如鴉片等到這裏來了。

翌晨，騾子又換了老牛，因爲前面有許多大河，渡河還有比老牛更好的代步嗎？何況老牛又熟悉河邊那處是最安全的渡頭呢？於是我們只得驅了老牛前行。下午黃昏前，在大雪暴風中我們終於到達金塔城了。

金塔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地方，而是山西省太原府人民在二百年前到此開闢出來的商業地區，城市雖小，但從那水利頗好的土地地位上看來，顯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所在。而城市因以得名的那座金塔，更足以表示出佛教在甘肅的歷史之深遠。據說塔頂在古時是完全是以純金造成的，後來給人剝走了，另外塗以黃金，但後來連黃銅也給人偷光了，結果遂變成了現在這樣的白粉與泥土的混合物。

城內還有個觀音廟，許多婦人都在那裏燒香拜佛，年輕的新娘們，則在觀音面前求



子，母親們也在替孩子們寄名或還願，此外則除單調的市場和民家，以及西拉風味的荒漠原野外，並無什麼值得多留戀的地方。我們多少帶着些敗興而返的情緒回到酒泉。

## 八 黑藏民族

幾天後，我們又聽說酒泉城外南山的隘口那裏，有藏民舉行廟會，這是一年一度的盛會，當然我們又要趕去觀看一番了。

在山石峻嶒的道路上，我們碰到了一隊藏民，他們已經走了三天來趕廟會。年輕的女人們帶着孩子坐在駱駝上，孩子則坐在前面，女人在後面扶着，其他的人都騎着小驢，有一個年紀輕的女人在鞍上抱着一隻白羊，預備去獻給活佛做貢品的。那些老婦人們已在寒驢上顯出疲倦的神態，但仍忍受着隨衆而行。

抵廟場上，藏民到的已經很多，他們無論男女看見活佛就磕頭，弄得額角上滿是塵污也不顧。喇嘛們吃「奶茶」時很有趣，他們每人有幾只光滑的木碗，用舌頭將奶茶舐吃精光後，仍將木碗放在胸膛裏去。此外，這次的廟會並無什麼特色。

這次到的藏民都是「黑藏」羣。女人們都披着一條漂亮的肩巾，頭上戴頂有摺痕的



高氈帽，圍着一條狐尾，此外也無其他特異的地方。不過我們終算多看見了一種人種了。

## 九 我們站在嘉峪關

最後，我們開始作遊歷那數千年來號稱邊塞雄壘的；而且是萬里長城西方之起點的嘉峪關的壯行。從酒泉至嘉峪關雖然只有五六十里路程，但經過一片不毛的和石塊峻嶒的荒野，還有險惡的山坡，所以走得相當吃力。一路上的景色，足以使人發生一種幽怨悲涼的情緒。惟有那祁連山顯出了壯麗的景色，山脚下鋪着白雪，大地格外顯得清曠無垠了。此外我們還經過了許多景色美麗的清溪，別具一種冷冽高潔的風味。

漸漸地，前面現出了一座高大的門樓，似乎有好幾層，兩邊各有一道士牆翼護，一道直向南伸展至新疆省邊的羣山脚下，另外的一道大牆北邊却是一片富有泉水灌溉的大青草地；據說嘉峪關即以此得名。這個邊塞的地位，確乎是佔有極好的地理形勢，南北二邊是三道赤裸而險峻的山峯，而那雄關就矗立在二峯間最狹的重要據點上面，城牆上面有一條河，上有木橋可通，關前的小山徑即從此處奇峭地向南城斜上去，南城即是客



棧的集中地區。我們經過了二座高大的拱形城門才走進城內，不過城內已經淪為一片荒廢的小市鎮了，而居民也異常的稀少。

嘉峪關四邊壯麗的城關外牆上，築有鑿着鎗孔的堡壘和砦城。古時的衙門和軍營猶有遺趾可尋，使人感得這座荒敗的城市仍不失是中國邊塞上的一個雄關！

北門的城門最為壯偉，此處城外目力所及，只是一片沙漠，冷風永遠在沙地上面呼嘯着。去城約百碼外有塊石碑，上面刻有「天下第一雄關」的字跡。四圍景色荒涼悲惻，使人不能以言語形容，但同時也使人產生了一種偉大高遠的胸襟，勇氣勃勃的意志。城牆上頗多傷懷的詩句，而老子乘青年而去，的也即是這嘉峪關。

站在偉大而蒼老的嘉峪關城牆上向內眺望，則萬里長城像條灰色的巨蟒蜿蜒的只向無邊的渺遠中伸展過去，而當向關外遠矚時，則青黃的天地無邊無垠，千里萬里盡在它們的懷抱之中，山色沙漠和風雲時時變幻出無數的奇異色彩，瞻望中原，顧念國家，我們雖是一個商人，到此也不由人不覺憂心之忡忡了。



# 塞外馳騁錄

天涯遊子

## 第一章 嘉峪關外

- 一 再會吧嘉峪關
- 二 口外
- 三 沙漠中的奇麗情景
- 四 匆匆過赤金堡
- 五 花海子

## 第二章 春風不度玉門關

- 一 玉門古跡
- 二 冷月荒漠
- 三 古代人類第一個樂園——布隆吉



第三章

稱爲「小北平」的燉煌

一、燉煌之遊

一 火山殘跡

二 艱苦的一夜

三 閑話燉煌

四 健美的疏附婦女

二、千佛洞巡禮

一 崎嶇而險峭的路程

二 奇人王道士

三 佛像和壁畫

四 雷音寺的無價寶藏及其他



四 北 行

三、神工仙境的月牙湖

一 月牙湖素描

二 雷音門

三 天堂之邊門

四 一個從五台山來的喇嘛和尚

第四章 從安西到甘西北

一 出發前的準備

二 黑戈壁

三 四礫子

四 一個乾渴垂斃的旅人

五 白塔子

六 紅柳園和大泉

七 邊境一瞥



# 第一章 嘉峪關外

## 一 再會吧嘉峪關

一出嘉峪關外，那廣大的荒漠，就是歷來被稱爲著名的口外，這在古時是流徙人犯的地方，所以到口外去這句話，往往使人產生一種淒涼而恐懼的情緒。但是我們決計去訪遊長城以外的各地，領略一下中國歷代詩詞中所著稱的塞外風物，因此開始進行長途旅行的種私準備了。爲了必須多備食糧及飲水等物，我們特地弄了一輛大車子，兩個巨木輪足有八尺高，可以渡越深的河流，車蓬上而覆了草蓆。可是拖車的牲口，倒又成了困難的問題，因爲那些騾子都是老態龍鍾的，瘦弱的傢伙，而且背上都生瘡癩。最後我們化了很貴的價錢，僱得了三匹新疆省烏魯木齊的轅馬，這種馬習慣於沙漠中帶有藥毒氣味的河水，此種河水，平常的騾馬飲了，往往可以爲之傷生。但走長路，騾子實比馬好，因爲騾子一到客棧時，牠會自己立刻向塵地上滾翻身子，滾得身體乾了，又會自己靜靜的跑去吃草，不要人再去當心照顧的；可是馬就不同了，你非時常很小心的去照顧牠不可，否則它就會病倒或衰弱下去了。



在嘉峪關休息了一晚，我們就同送行者們在此作暫時的最後分別了。這兒有一種傳統的奇怪習慣，就是行人出關時，須拾起一塊石子，向關外的那壕萬里長城的外牆上投去，如果石子投在牆上向你反跳過來，那你一定可以有安全回來的希望，如果石子投上去並不反跳過來，那末這位投石的旅客，就要帶着沉重的憂心上路了。至於那堵城牆，則以千百年來無數過往的旅客們所投的石雨，毀壞了一部份；而在牆脚上也已堆起了很高的一堆石子，那就是失望的旅人們所投的成績。每顆石子曾經代表過一顆失望的心。而當石子投在長城上那堵牆上去時，牆內便發出一種聲響，好似小雞叫的聲音，各人都可以很清晰的聽到，據當地的人民說，這是一種奇蹟，因為石子只有丟在此處牆上才會發聲，別處都是沒有聲音的，幸而我們投出去的石子都跳回來的，送行者們都向我們道賀，並祝我們一路幸運，而且早日安然歸來，我們就一笑作別。剎時間，那座蒼古的嘉峪關，已靜靜拋在我們後面，而我們也就踏上了歷史上所盛稱的塞外了。

## 二 口外

當那層樓聳偉的邊塞最後消失在我們後面時，還只是清早的五點鐘。我們極目四望



，前後左右，無非是一片起伏的廣大無垠的戈壁沙地。沙漠中，日間與中午的炎熱和夜間的寒冷，其程度是一樣的酷烈：中午如在熱帶，半夜似乎已到了北極了。在這樣長的旅途中，水是無法可以獲得的，所以日間駝馬非常苦楚，有時不得不常走夜路，而宿站便終在晚上了。

我們走到日落時，地面下就有一陣陣冰冷的寒氣偷溜出來，使人毛骨悚然，冰不當，而那車夫，就立時穿上厚重的羊皮外套，落日的昏暍迅速地四合時，我們都自動的陷在沉默之中，只有那幾匹馬在大踏步拖着重負前進。天際的落日餘輝，以沙漠中特有的奇異色彩，照耀着我們的行列。

### 三 沙漠中的奇麗情景

路上我們時常逢到過往的駝隊。某晚我們經過了一隊從遙遠的新疆省來的旅行隊，他們的車子排成好長的一條行列。有時候前面有大隊駝隊來時，半小時前我們就可聽到那悠悠地傳來的駝鈴聲，好久它們才在我們眼前出現，一個駝隊，往往至少有四五十只駱駝共同前進，它們沉重的發着喉音，緩緩地在我們旁邊過去，消失在昏黃的地平線，



或沙丘後面去了。有些晚上，我們可以聽到一種特異的鈴聲，這種鈴聲使沙漠中的旅人們聽來，感到輕快。據說，這就是郵車經過的聲音。路上我們會僅碰到過一二個郵差，他們雖然是永遠在沙漠中跋涉，但他們往往都是很快樂的樣子，而對人永遠是很友愛的，並且他們一肚皮都是新聞和消息，或者是奇聞和掌故，可以同你直談到分別，才勉強的打斷了。

遠處如有狗吠聲傳來，那末前面或附近一定有旅隊的宿營地，而在晚上就可看見那火光的微微閃動，好似黑色天鵝絨上閃着一粒明珠。白天則無邊無際的黃褐色沙地上，時常可以見到那低低的同沙色一樣的帳幕，它們的樁腳釘得很深，所以帳幕低得幾乎同沙地要合在一起了。

沙漠中的奇麗景色，何嘗不可以使人爲之徘徊而留戀啊！

#### 四 匆匆過赤金堡

我們一路上走得極慢，遇見小城或鄉村，也要跑去訪遊一下，但大半都是一片荒蕪和沙礫而已。我們的路是從西南直往西北去，但大路的正北和正南二方，頗有幾處重要



的沙漠沃地，如赤金堡和花海子等處。三天以後我們到了赤金堡，這是一座形如城堡的邊城，也是沙漠中的一個小市集，居民並不十分多，但原野却相當的肥沃。五里外有個紅山廟，<sup>(13)</sup>村民常在那裏祭神演戲，它是一個很引人入勝的地方，有一處洶湧的泉水，附近是一片白菜田，幾里外就具青海邊境羣山的山脈低處，浮雲的影子反映在山坡上面，使得山巒景色爲之明滅無定。廟背後是一帶紅色砂巖，紅山廟卽以此得名。

下午，我們就離開赤金堡前進。爲了要縮短行程，我們決計繞走一條小路，這條小路，須得經過一片崎嶇的地區，還要渡過一道河，然後才能抄上那沙漠中的大道。我們在小路上走了八九里路時，忽然發覺車頂上面失落了一件行李，大概是在車子震動時跌落下去了。我們一直找到日落，仍然沒有蹤影，這時車夫們就表示，不願意在昏暗中再沿這條陌生的路徑前走，所以他們主張仍抄到大路上去。最後我們決定沿舊路仍回赤金堡，車夫們起初不肯，因爲他們迷信打回頭車是不吉利的，但終於跟我們回到了赤金堡。翌晨，有人帶來消息，昨晚前而某處發生了劫案，有隊山賊劫掠了在夜中前行的某駝隊，損失頗重，計算起來，如果昨天黃昏時不退回來，那末我們也恰好要經過那搶劫的地方，送上山賊的手裏去做犧牲了。因此我們自覺欣幸，連那件失落的行李也不想再找



了。然而，當我們經過那晚被劫的地方，也正真午夜的一點鐘，附近只有一間小屋，裏面住着一個老人，他是專門預備下了開水供給過路客商的。但這一次他不允許我們停留一分鐘，連催我們快向前去，越快越好，我們對於他的這番好意，不消說是奉命唯謹的遵從了。暗夜中在沙漠上馳車疾行，也另有一種特異的風趣。

## 五 花海子

正北方有個名叫花海子的地方，那是一片佈滿了大農場的廣大的沙漠沃地，我們在酒泉時就聽人談起，所以決計繞道去訪遊一次，日落時，我們走盡了大道，折向北去，走上了一片渺無人跡的地區，只有那寸草不生的死火山的山峯可見。漸漸新月升起來了，荒漠更變得奇異而淒涼，我們沿着一條狹窄的山徑前進，這谷道狹得只能容下二個車輪，後來又走進了一道峻高的山道，兩旁盡是可怕的火山山脈，上面時常有石子跌落下來，往往塞住了這狹隘的山路，車子前面的騾子，忽然絕叫起來，似乎給什麼東西嚇怕了的，我們望望也望不見什麼，車夫走前去一看，原來路旁有具駱駝的屍骸，白骨森森，已被風沙消蝕去了一半了。



我們在這荒寂無人的山谷中行進了幾小時，漸漸的走上了一片水田地，面積不大，旁邊住着幾家在此耕植的鄉村人家。時已入夜，我們對這塊水田地並不表示歡迎，因為地上四面八方，都是引水的溝渠，同時還有許多乾涸的溝渠，車子在上面經過時，顛播得厲害，騾子也極其吃力，而那些水深的溝渠更糟，往往使你顛得神經震盪，頭昏眼花起來。

最後，我們聽到了猛犬羣的吠聲，這也是在西北夜間旅行的恐怖之一，因為西北的狗都凶猛非凡，而且勇壯可畏，所以我們的車夫已經躲在騾子後面，準備好了皮鞭，預備來一次可能的人狗鬥爭了。幸而村家內的年青漢子們，出來鎖住了那些凶狗，然後他們很和善而可親地招待我們，讓我們在打穀場上歇息一夜，我們就睡在自己的車子裏面，似乎覺得很舒適了。

一清早我們就起身謝了主人勳身，那慈和的女主人還送了我們一籃油煎餅，當做路上的點心。於是我們重復上路，仍去追尋那躲在不知什麼地方的花海子去了。三分鐘以後，我們就離開了這一帶水田區域，重又置身在戈壁中了。我們看見了好些五只一羣的黑色大兀鷹，牠們大得異乎尋常，頭部完全是禿的，走路的模樣像蹣跚的小熊，但飛起



來的時候，却又非常的華麗奪目。

日落前，我們終於行近了這花海子沙漠沃地的第一個農莊。在某村家內耽擱了下來，主人殷勤的爲我們預備下了晚殮，但我們實已疲倦得坐不住身子，也不想吃任何東西，各人喝了一大杯茶以後，就倒身鋪上，很快的即熟睡過去了。

翌晨我們起得很早，一種油煎餅是我們的早殮，殮後便出門去遊玩了。城內舊時有鳴花湖，花海子即以此得名。但現在已只贖一個小池塘，赤裸的孩子們在水裏嬉遊；而農家的耕牛和家畜也以這小池當做飲水糟。城市四圍築有相當堅固的城牆，地勢爲圓形，而積很大，而土地確乎是特別的肥沃。大路兩旁都種有白楊樹和柳樹，田裏又種着麥稷和麻。我們沿着郊外的一條灌溉水河的高岸前行，經過了好幾處廣大的，興旺的，而且景色美麗的農莊。氣候日間甚熱，夏季更形酷烈，但夜晚也特別的寒冷。黃昏時則空中蚊蚋成羣，但它們只有二小時可活，在夜晚的寒冷中就凍死了。

## 第二章 春風不度玉門關

### 一 玉門古跡



離開花海子後，就是伸展至玉門的廣及百五十餘里的乾枯的戈壁，路上只有一處地方可以得到井水喝，那口井在一家孤立的草房內，住着一對夫婦，而那水味據說還是稍鹹澀的。

白天在路上旅行，西北的烈日晒得很熱，但太陽斜下去後，又立時冷得打抖了。黃昏前我們到了那個草房，就在旁邊支起了蓬帳，捲在毯子裏面小睡一會。那疲倦的太陽也已沉在天際，荒漠落日，幻為奇觀，使我們為之驚嘆不止。晚殮後我們又開始上路了。

旅行者們從嘉峪關出發，走了五天路程，就可以看見在那遙遠的天際，一抹城牆上聳出一座明亮而美麗的塔樓——這就是「玉門」，稍遠處即是這美麗的小城市玉門城的姿態。

從酒泉沿甘肅邊界，向西北每隔若干距離即建立一處的那些戍樓，即以玉門為終點。玉門之建造，起始於紀元前一百四拾年時，現在的玉門，即是按照古玉門的大小和形式而重建的。

晨光曦微中，我們便遠遠的看見了那特異的玉門，有稀少的疲困的旅客們，在它的



門下走過城去了。玉門的主要入口處，上面叉了二面國旗，中間還懸了一具大鐘，城牆上另掛了一幅中國國恥地圖，用小紅布釘在各處失地上面，以示警惕。此種國恥地圖，我們在西北其他城鎮也時常看到的。

玉門城市的外表，同戈壁邊上其他各城，並無極大的分別，只有它的那座「玉門」却是與眾不同的。當地人民以此作為誇耀的資料，城市矗立在一帶水利很好的土地上，城牆邊沿以外，即是良好的廣大耕地，因此城郊外就變成爲一片泥海，走過這泥海，你就到達城內了。附近人民對水流似乎並不愛惜，一任其泛濫在不是耕地的地面上，以致大街上也積水盈然，反而使人感到行路的不方便了。

歷史上著名的玉門關，隨着時光的消蝕，到今日已只有一個供人憑弔的古跡而已，據考據家們說，玉門關在甘肅最西北的邊境上，燉煌以西二百餘里之外，但據當地人民傳說，則此處就是古時的玉門關了。

## 二 冷月荒漠

在玉門並未多留，我們仍向前進發，又是數日夜的荒漠旅程，我們經過了十多個荒



城和荒村。當在月夜或在蒼白的曙光中，經過這種荒城荒村時，心頭上那種特異的情緒，簡直非筆墨所能宣達。那荒漠的城村，那猶可清楚辨認的廢街，那些廢棄的房屋，還有那張着大口的門窗，依然漆黑空洞的站在荒街的兩旁。從遙遠的太古時代起，戈壁沙漠像只懶惰的大怪獸，一步步的偷走近來，漸漸的抓住了這片無垠的大地，於是才心滿意足似的躺了下來，而大地就這樣的變成爲沙漠了。因此四圍景色的荒寥淒涼，達到了無可形容的地步，尤其是在月光照射的夜晚，那些已永遠被忘却的蕪城，荒鎮，冷村，彷彿如古屍一樣幽幽地躺着，使人引起了一種無可名狀的悲寂和哀恐的情緒。

### 三 古代人類第一個樂園——布隆吉

從玉門到安西的路是沉長的，沿途忽而是叢林，忽而是奔溪，不然，就是荒漠和沙地。三道口八九里外，有一條古代的河床。此處地面下，一定尚存有豐富的水源，因爲河床兩邊頗多茂盛的叢樹，其中尙有好些高大如橡樹的柳林，枝條碩大，而鄰近鄉民更在白楊樹上插了柳枝，栽出了一種白楊和柳樹接枝的叢林。據鄉民們說，此種樹木頗爲有用，而且生長極速，至於白楊木的質地，則更爲良好。



離玉城七八十里，到了布隆吉，現在也已成了一座荒城，除到處殘留着的頽址遺跡外，只有一所破敗的小客棧，和一片被城牆包圍着的大荒地，但在以前，布隆吉也是一座人煙稠密的大城。據說，當時至少有五六千居民，而現在城中大部份已爲戈壁沙漠所埋，成狼羣出沒之區了。

當地人民間流傳着各種神奇的傳說：據云，布隆吉古時本是人類的第一個樂園；所以有無數的寶貝，都深埋於沙地下的洞穴之中，附近一帶也是鬼神常時出沒的所在。因此沙地上如果發現了一個可以沿石級而下的大洞，那末這一定是個強盜窟，不然一定就是一所寶洞的門口，洞內一定堆滿了寶石。他們說以前有幾個人，（他們還說出姓名，但給我們忘了，）掘到了一個寶洞，他們拿火炬一照，果然看見無數寶貝，大家正要去擄奪時，忽然有種不會看清的怪物的翼子在頭頂上掠過，他們就都給提擲在門外的地上，衆人都嚇昏了，寶貝也不要了，忘命的逃了回去。後來有人說這是蝙蝠，但這兒素來不產蝙蝠。從此以後，那個寶洞就再也找不到了。還有一次，有一羣掘地的工人，走進了一個地洞的最深處，他們出其不意的看見前面有種微光，大家走近時一看，原來是盞小油燈，燈裏僅只有一星兒火，但是旁邊却有一大桶植物油，燈裏有根燈心，那根燈心



就垂在這大桶裏取油，那油桶非常巨大，足夠使這油燈點燃幾百年不息。他們還怕我們不信，拿出幾個古花瓶來給我們看，說就是那次在地下拿出來的。那些古花瓶樣式奇怪，倒確有存放在博物館裏的價值。他們這種故事，簡直也可以講一千另一夜，編起來可以出版新天方夜譚哩。

#### 四 沙漠中的海市蜃樓

離開布隆吉上路時，又看見好些荒城荒邨。如果你高興，你儘可在那些荒城裏面四處徘徊，從這端走到那端，它們都是孤立而淒涼的，乾無滴水的城市。在起暴風的夜晚，那吼叫的怪風就在上面任意的捲着括着，而沙的漩渦也從空旋下，降到那些永遠被人忘記的街道上來，在跳着寂寞的可怕的舞蹈。這種環境和氛圍確是使人們引起瞑想的最好的地方。

在白晝間，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沙漠中海市蜃樓的幻影，使人神奇莫測。有時打起千里鏡來，鏡中明明看見前面有條大河，但走近時一看，只是一片灰色沙地，和那遙長的地平線而已。



## 五 風暴之城——安西

第二個城市是安西，城的四面完全是沙，已經堆到高與城牆相齊，所以安西城也大有成爲沙漠的可能，說不定明天起來，你就會無處找到它的。安西是一個冷冽的風暴疾捲的城市，四周盡是荒漠，而煤炭和木柴簡直是無法可以得到的寶貝，城內一年到頭，天天括着大風，冬季更爲狂暴，至於商店歇市，一切爲之停頓。於是每家人家，就假在燒糞爲燃料的坑上吃喝睡覺，而鴉片煙就成爲消磨那可憎恨的日夜的寵物了。

安西城是位置在十字路口上，從酒泉來的大路，到此折而至哈密和新疆東部，一面就是通至沙漠中著名沃土的燉煌去的大道。

## 第三章 稱爲「小北平」的燉煌

### 一 燉煌之遊

#### 一、火山殘跡

燉煌是距安西最近的城市，但須走四天的路程，才能到達，而且路途非常崎嶇艱難



在當地附近各城市的人民心目中，燉煌有「小北平」之稱。

我們出發時，遵從了旁人的勸告，預備下了充足的食物和飲水，同時餵飽了騾馬。離開安西後，我們沿着一道冗長的火山山脈筆直前進，走了一整天還走不到盡頭。這種火山山脈的景色，每小時有不同的幻變，看上去忽遠忽近，而且隨着陽光的變幻，隨時變成蔚藍，紫紅和銀灰等各種奇麗色彩。火山脈上面不生草木，縱橫着無數乾涸的水道，消失在那微斜的，不毛的，遍地砂礫的高原之中。

一路上每站都有小客棧。所謂客棧，只是一間狹小的陋屋，可以容兩個人，飲水只有鹹水井裏的水。

## 二、艱苦的一夜

這一晚是我們最艱苦的一夜。星光之下，我們在那伸展在無邊的鹽地中間的大道上前進。廣大的鹽地，在星光下到處發着微微的閃光。當我們走到一個小客棧的時候，大家無不希望能夠好好休息一夜，但客棧裏的人拒絕我們說：棧內芻秣已經吃光，我們騾馬無物可餵，所以我們必須廣續前進，跨過前面那片沙深沒踝的沙地才有法想；而我們的騾馬，也必須要在四小時之內到達前站，但不知它們有沒有再拖四小時的氣力。沒奈



何，我們在車上稍停一會，又向前進，此時已是清早四點鐘左右，如針刺的冷風直透骨節，而且大家都倦得只想睡覺，一個個都已弄得精疲力盡了。

黑暗中，沿着那每半站路便建有一塊的路程碑前進，怕在夜間迷路，幸而不久之後，天色漸明，此時我們便可清楚看出，此種路碑，瀰望數里不絕。最後我們走到了一所小草屋，車夫便跑前去，像打雷一樣的敲門，有個老婦人開了我們進去，她立時生起了一堆火，我們圍着站在旁邊取煖。爆裂的木炭火，才漸漸使我們恢復過來。老婦人看看我們這種狼狽和可憐的樣子，便趕急去燒了一壺開水，還在開水壺裏放了一大把乾樹葉，燒好後，我們像仙水一樣喝了個滿足。或許是這帶有藥草味的滾水，或許是那木炭火，或許是這老婦人的仁慈，更或許是這三者混合起來的力量，我們又立時恢復了繼續登程前進的新的力量和勇氣了。

三、閑話燉煌

在二天後的日出之前，我們才能隱隱望見了燉煌的城門。這一早上也冷得要命，但我們很幸運的能在半路上，無意中揀到了一捆稻草，大概是農民的車子上落下來，我們就將它生起火來煨煖了身體，才意氣揚揚的走到了燉煌城下。



在朦朧的曙光中，我們看出燉煌城四週，都被許多大的菓樹園所包圍着。這種菓樹園都具有花園的風味，而且有洶湧的溪澗水灌溉着，千樹萬枝，非常悅目，其中大部份是梨樹，因為燉煌的梨子是馳名的，晨霜在枝葉上凝結着，所以整個的景色，好似一片發着黃金光燄的園地。

從燉煌城的地理位置上看來，即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心地點。它站在許多交叉大路的中間；通往拉薩（西藏），蒙古，印度和南西北利亞去的道路，都輻集於此。自新疆省和閩葉爾羌和疎附來的商人們，燉煌是必由之路，所以時常可以碰到六七十隻騾子結成的旅行大隊，他們是跨過了塔克喇嘛干沙漠的南部邊界，旅行了五十天才到此處的。

在西北甘肅的疆域歷史上，燉煌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有過許多不同的名字。漢高祖時，居民最盛，後來為戰爭所毀滅，居民逃散。燉煌的最古的名稱為沙州，五代時，西涼國的都城就是燉煌。後來為藏民所據，又成為漢民族抵禦匈奴的最遙遠的西塞前哨地點。現在燉煌地區內，尚存有許多印度文，婆羅門文等的真跡刻碑，還有一種不識是什麼文字，而且有些像回教徒文字的真跡保存着。



燉煌古城，現在除頹敗的城垣以及城內空地以外，已別無所存。而城區也已成爲菜圃人的種地了。今日的燉煌城市，在古城的對面，兩城中間隔着一條河流，城市範圍很小，其東市爲商業區。主要的居民是回教徒的韃靼人民，他們現在已經漸漸佔有了這兒的土地，所以在田野中，你時常可以看見那穿猩紅衣服，頭上飄着面幕的回教婦女，在那裏從事耕種的工作。當地的漢人，無論窮富老少，種田人，商人和手工匠，只要雅片煙槍在手，就什麼事情都不想做，因此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再也不能同回教徒人民抗衡，他們因有教律嚴禁，所以都無雅片煙嗜好，日漸成爲統治者了。

#### 四、健美的疏附婦女

我們一羣中的女旅伴們，認識了二個從新疆省遙遠的西部來的疎附婦女。這二個疎附女人，都長得非常美麗，像畫出來的美婦一樣，而且體格健美，風采動人，他們穿著色彩漂亮的長袍，頭上披着織工精美的面紗，直垂到細腰下面，使她們剛健漂亮的姿態，更含柔和婀娜的風致，格外的妙曼動人了。

她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玩，一進門就坐下坑去，脫出了她們的靴子，露出了形式絕美的裸足。她們能講甘肅土話，快樂地閑談了好一會，臨別時又堅邀我們在午後到她們



家裏去玩。一小時後，她們果然派來了二個很可愛的孩子，穿着小的長統靴，來衛護我們到他們家裏去玩。這二個孩子保護我們走過了好幾只凶猛的獒犬，進門後經過了一片廣大的方場，便是一座堂屋，她們全家已經聚集在那裏候我們了。

坐談了約半小時以後，有個女傭人捧出來大盤的羔羊煮肉。女主人用着優美的姿勢，以手指挾着羔羊肉的蹠骨，給我們每人分取一塊，並說：「我們的規矩是不用筷的，你們諒也知道。」我們接過來就坐着在手裏嚼吃起來，滋味頗爲鮮美，啃着那羊骨頭，我們都覺得非常有趣而快樂。那班活潑的小孩子們，也在地板上圍着，成了一個圓圈，中間放一黃銅碟子，吐出來的骨頭就積在碟子裏面。這一次的印象使我們至今不忘。

## 二 千佛洞巡禮

### 一、崎嶇而險峭的路程

我們一到燉煌的時候，人們就問我們說：「你們聽到過千佛洞的名字嗎？它離此只有二三十里路，這是全世界聞名的地方，你們不要錯過啊！」千佛洞即雷音寺，那裏的雕刻佛像的神奇藝術，確乎是世界聞名的，因此我們決意去一遊。到燉煌後數天，即開



始預備一切。在縣府做事的朋友，又給我們送來二個衛兵做嚮導。而且一路上也可照護我們。

一路上，這二個衛兵很和善的同我們交談，我們拿了許多梨子給他們解渴，又分乾糧給他們吃，所以他們竟不斷地將當地的許多故事講給我們聽，作為報酬。這條路確乎很難走，而且極易迷路，如無他們二人，我們一定要化去不少冤枉時間了。

自離開了那四圍是沃土的燉煌城以後，我們好幾次在沉重的沙地上困難前進，還要翻過那險峭非凡的石子斜坡；一排沙崗似乎沒有盡頭的向東伸展過去，它的形狀，隨着風勢不住地改變。據當地土人傳說，這兒沙崗下面埋有太古文化的遺蹟，而且古書上也記載着說：此地以前至少有二個城市，舊為蒙古王公所統治，但現在是一無遺跡可尋了。從地理形跡上看來，古時此地確為一塊人煙稠密的地區，後為洪水所毀，只留燉煌孤寂地遺存至今——所以燉煌無異是沙海中一座青綠的小島。

經過了二三小時的旅程以後，粗砂的地區變成了鋪滿漂石的土地，薄薄的雲母石片在地上發着閃光；後來，又走到了一道像河床遺跡的低地，兩邊盡為礫巖，一個高似一個的慢慢地昇到極高。我們沿着河床走，走到了沙崗背後，突然出現了一片青綠色的沙



肥沃地，隨處種植着美麗的小白楊樹，有些尚存青色，有些已經竟成純黃色了。

## 二、奇人王道士

前面就到了千佛洞，從燉煌到此，一路上不會碰到人跡，而無數的廟洞就出現在你的眼前了。

據說千佛洞的住持王道士，本是從湖北省來的一個道人，他在三四年前，一路行乞進香，到了千佛洞。此時雷音寺還是一片荒蕪的不毛之地，只有一條緩緩流着的溪澗，悠悠地消失在沙地之間。他一到此地，就下了改造的決心。於是他就獨力進行一切，利用澗水灌溉土地，親手種了許多樹木，耕地度日，後來就收了些徒弟。他又起造了一所寬大舒適的住屋，裏面有座高大而冷冽的廳堂，旁邊還有許多作為臥處的睡洞，潔無纖塵。他自己住了一間小房，旁邊就通着一個小廚房。他自己時常到遠近各地去募化，積資增修佛洞，有時就出發一些古代真跡經文，給博物院和收藏家們，換到大批金錢，完全拿來修建佛洞，就做成千佛洞前的景象了。

## 三、佛像和壁畫

在那筆直的峭巖上，出現着無數手工鑿成的佛洞，各有名稱：如「三世尊廟」，「



獨佛院」，「如來殿」等，各佛洞裏面的壁上都有壁畫，因為西北空氣乾燥，所以那些壁畫尙保存得極好，不着有些佛洞的正面已經剝落了。洞裏的空氣非常清潔淨爽，那些裂口反使太陽可以照射進來。有些佛洞很難上去，要走過一長串山洞，通過了扇小門才能到達，此外便無道路可尋。有許多壁畫都是年代深遠的古物，漢代宋朝的都有，其中好多最佳的，全是唐朝遺物。

大佛像都在巨洞裏面，有時洞穴中還築有廳堂。全身的大佛像很多，大得嚇人；服式和姿態都雕刻得極爲生動，佛像頭上飾有光輪。還有一處佈置着西方樂園的佛洞，美麗的仙女們倚在湖旁，或是立在橋上，凝視着那在蓮池上面迴舞着的鳥雀；而快樂的仙童們則在吃着芳香的仙果。

我們又看見幾個最大的佛像，看上去幾乎有十丈左右高；有一尊站在無頂的大山洞中，頭尙伸出在洞外露天中呢。如果要將這無數的佛像詳細描寫出來，那一定可以寫成一本厚書。

四、雷音寺的無價寶藏及其他

雷音寺的一所佛殿中，尙藏有許多無價的真跡經文，及其他文件等。這裏面不僅有



中國文，藏文，梵文，還有發源於敘利亞文字的猶格爾文，北歐土耳其文等真跡。再有一種特別的敘利亞文字的真蹟，這種文字同古波斯明暗教徒用的文字一樣，此外更有手畫的教旗，以及許多古物和特別有趣的文件等等。現在有一部份已被英人於一九〇七年時，帶到倫敦皇家圖書館中去了。

最南端的那些洞穴中，有許多近代塑造的神像。其中有尊「匈神」神像，旁邊站着二個凶惡的使者。一個是棕色的，手裏拿着鴉片煙，在誘人自殺，他確乎長得可怕，但還有一個更可怕，那是一個刎喉自殺的女鬼像，她的面色極爲妖嬈媚人，但她的二眼却露着催人尋死的凶相。據說，有許多到此參佛的新嫁娘們，拜見了這個女鬼回家後，往往也刎喉自戕而死了。

千佛洞的四圍都是荒野，確乎是個冷僻的所在，但一年到頭有上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川流不息的到此來參拜佛，所以廟中香煙極盛。還有那些小脚女人，她們成羣結隊的拼了性命，沿着那嶮峭的崩頽的山徑向上爬去，無論怎樣疲倦，她們非參拜了每一個佛像，不肯休止，因爲她們相信，如果少拜了一個佛像，那末這個神像就會怒她無禮而作祟來害她了。



### 三 神工仙景的月牙湖

#### 一、月牙湖素描

回到燉煌後，聽說本地附近還有一個名勝地方，那就是月牙湖。人們說：「千佛洞是人工，月牙湖是神工。」因此我們又覺得非去遊玩一次不可了。

月牙湖離燉煌並沒有多遠，但是據說這個地方非常奇怪，你走近了它時，還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同時別人警告我們，到那裏去的路更爲難走；因此我們在車子前面，駕了三匹最好的騾馬。

出城一小時，我們到了一處向南伸展出去的沙坡的腳下，我們向左右望望，覺得沒有迷路，但不知道應該再朝那個方向前進，最後我們決定轉向右面前進。忽然一匹騾子失足陷在沙坑裏，拔不出來，另外二匹騾子仍向前進，因此將它拖倒在沙地上，這匹可憐騾子的頭部和口鼻，就完全埋在深沙中了。車夫大叫起來，我們就跳下去幫助他，才將那匹騾子扶了起來。

於是同伴中有人自告奮勇，向前步行開路，因爲他是遊月牙湖的最熱心的發起人。



他爬上了一處約有三百尺高的沙崗，他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於是我們就跟他前進，極困難的走上了那座沙崗，走一步沙就陷到足裸。最後我們不得不脫去了靴子，用穿着襪子的雙脚爬了上去。爬到沙崗的最高脊部時，四面一望，除無邊無際的大沙坡以外，仍舊什麼也看不見。忽然在我們沙崗和對面那座沙坡的中間的一帶狹沙地上，出現了一片絕妙的山水景色，一個月牙形的小湖。水色明瑩如一塊青玉，同時由於奇異的光學上的作用，湖邊四圍的沙地都顯出一種特別柔和的樣子，像母珠那般發着光彩。湖後，對着我們有座小廟宇，而且有一羣樹林，林中現出一間小屋，這整個的景色，完全反映在那清朗的水波之中。

同時，綠波中還有好些生着白嘴的黑鴨，往來浮泛，嬉戲其間，忽然沒入水中，忽然又在水波上浮泛了。水流似乎很湍急，有些黑鴨遊到西端湖邊時，便出來走上岸去，休息一會，才再入水遊回來，沒有敢遊了過去又立刻遊回來的。

## 二、雷音門

車夫告訴了我們下沙崗的奇怪而有趣的經驗。他叫我們揮動兩手，從沙崗上面溜下去，果然，這是非常便捷而有効的下沙崗的法子。我們好似不是自己在溜下去，而是這



一片暖熱的乾燥地面在將我一轉下去似的。從沙崗脊上溜到某一處時，有種高大而清朗的，抖動的聲音，從沙面下反響出來，好似某種大樂器的弦聲一樣，而且似乎是從沙崗裏面的中央最深處發出來的。

因此，這裏另有一個名稱叫「雷音門」，因為崗中時常發出這種奇怪的聲音來，同時四週山谷也隨之發出雷聲似的回響，回響又一聲接一聲的反覆回射出去，整個的沙漠再為這種顫動的回響所震動，於是更吼叫起來，往往要吼叫幾小時，才漸漸止息下去。

### 三、天堂之邊門

風是那樣的猛烈，但是這小小的月牙湖及其四圍廟宇，却至今不曾給埋在沙坡下面去，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暴風起時，沙陣飛揚，但月牙湖上的落沙，却仍給狂風捲去，因此即在最厲害的暴風季節中，它依然能晶瑩的留在沙漠中間。但將來是否會被一陣極大的狂風飛沙，抹去了現在的美麗神妙的景色呢？這是誰也不能回答的疑問了。

那班佛門子弟和進香的善男信女們，又常稱月牙湖為「天堂之邊門」。據說林中小屋的附近，以前還有一個湖，水波同月牙湖一樣的清朗。後來有二個女人跑來，她們相信這純清的湖水，是到西方樂園去的水晶門，所以她們決心要跳進這扇水晶門到樂園去



於是這二個女人就脫去了衣服，裸體跳下了湖底，就永遠沒有起來，但這個小湖也就立刻不見了。沙崗便在上面堆了起來。現在林中小屋旁有片積砂的低地，浮沙幾已淹沒了那四圍的廟宇，據說這就是遺跡。

#### 四 一個從五台山來的喇嘛和尚

我們在月牙湖賞玩多時，正要離開那小屋時，忽然走來一個喇嘛，步態非常疲乏，此際正是夕陽將下的時候，那個喇嘛的紅黃色袈裟上面，滿是污穢，而且已走得疲倦不堪，所以他向廟宇走來，看樣子是要在此宿夜的，我們就同他招呼，於是大家就在路旁坐下。

「喇嘛，請問你是從那省到這裏來的？」我們問。

「從山西省五台山來」，他回答說，「路真是長哪，我已經走了六個月了。」

「你要到那裏去呢？」

「渡過那面的羣山」，他指着那南山方向，「到拉薩去！」

「幹什麼去呀？」

「去還一個多年前許下的願。」



晚色已在垂了下來，我們就別離了這個喇嘛回去。走上歸路時，回顧月牙湖，又已迷失在沙漠之間不可復見了。

## 第四章 從安西到甘西北

### 一 出發前的準備

從燉煌回到安西後，爲了脫售和採買貨物，同時大家旅行的興趣，特別地被提高了起來，復因到西北來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我們索性轉道甘西北。

決計起程到新疆去旅行一次。我們自己決定的路線，是從安西出發至猩猩峽，跨過甘肅與新疆邊界，渡沙漠而至哈密；再在七角井通過天山隘口，經由奇台（即古城子）至迪化，或許再由迪化沿通往西北的大道，經由綏來（瑪那斯）再向前去。

我們先向許多漢人和韃靼人旅客們，詳細詢問關於古代西北商路的情形。他們有着各種的說法，而且對於路程的長度，以及會化多少時間，各人所說也都有很大的差異，最後，我們決定只好依照自己的決心前進！



我們的近隣有一個和闐婦女，和闐是個盛產璞玉的地方，此種璞玉送到北平，經過匠人磨琢以後，便成爲世界馳名的美玉。她長得很動人，黑色的皮膚，溫柔而渾圓的眼睛，在中國婦人中間更顯出她的俊美超羣的風采。她還能說一口極好的中國話。我們偶然同她談到新疆的旅客時，她就說：「我從和闐到此時，前後共走了四個月才到，那些站頭都非常的遙長，而且往往找不到水喝」。他的美麗的大眼睛裏已經充滿了淚水，「你們同我在此都是異鄉人；我真嘗盡了遠離家人的那種孤寂况味咧」！

還有一個隣人，他熟悉從漢口至附勒的每條可走的旅途，他曾經經由伊犁到中俄邊境，更坐了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回到北平，沒有一個旅程對於他是困難的。他曾將附勒的情況，熱烈地告訴給我們聽；那裏有華美的領事館，洋房子，廣闊的馬路，好得不能再好的旅館和飯店，似乎很希望我們也去觀光一下，因爲他到過那裏。他又說：「那裏路是很長的，一到哈密以外，里路就縮短了不少，我時常騎了馬，一天走一百七十里路。」

有個熟人的兒子，他曾跨過戈壁，到那裏去買一種生在沙漠地中的藥草。他主張我們學他的旅行方法前去。他說：「我們那次旅行真是又便宜而方便，我加進了一個駱駝



旅行隊，跟着他們慢慢前進。我騎他們的牲口，睡他們的帳幕，而且他們還給我吃了三個月飯，我一共只化了二三十元錢。但這在我們是辦不到的，因為我們不止一個人啊！

另有一個自以為聰明的老頭子對我們說：「你們最好騎了小驢子去，因為驢子吃得少，走得快，就是死了幾只，損失也小」。這樣精明的打算，我們也是不敢領教的。

我們有些在商界和官場做事的朋友及其夫人們，頗多是走過這條路的，但我們問他們（或她們）時，他們的答覆都是一樣，「我們以前太陽一落就鑽進騾車裏去上路，明天到客棧時才下車，所以路上的什麼情形都不知道」。不錯，他們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們或她們一上車後就橫在鴉片煙盤旁邊了。

總之，求教的結果，是各人說各人的話，使你無所適從，但有二點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那就是：夏季必須走夜路，以及騾子比馬好，因為馬一喝沙漠中帶有藥味的水，往往要受極大的痛苦。

最後我們聽從那些土著民族的話，他們常在這廣大的原野上到處漂泊，不息地從這端流浪到那端，他們的經驗是特別可以寶貴的，因此我們就囑託旅店主人，替我們僱傭



最好的牲口。我們此次旅行，尙不能享受到西北公路和長途汽車的便利，同時我們願意一路慢慢旅行，隨意觀察西北的風土人情，那當然是牲口最好了。

騾夫中很多刁徒，他們常常欺騙旅客，越是最壞的牲口，他們越是替他裝配着最漂亮的鞍具，那都是臨時借來應用一下的。但我們現在已經不致再受此種耍孩子似的欺騙了。我們對於那些裝飾得最漂亮的驢子特別注意，它們走在路上就會跌倒下去，所以故意開玩笑的，要那些騾夫疾馳一次給我們看。於是這些刁騾夫只好牽了病騾動身，口裏還喃喃的說道：「這樣漂亮的騾還不要，甘肅便沒有騾子了。最好的陝西種騾子，現在還沒有出世哩！」帶着絕望的神情走了。

最後我們挑妥了七匹最好騾子，預備出發。騾車的上面遮了蓆子，裏面鋪了氈毯，車輪上都釘了突出的鐵釘，準備同沙漠中的最壞的道路鬥一下。在行囊中，各人特別多帶的是烏絨面子棉花底的煖鞋，這是當地婦女用手工製造的，做得極好。從安西至新疆邊境，我們要經過十二站喝鹹水井的旅程，所以我們預先買了好幾個大葫蘆，裝滿了充足的淡水，一個韃靼朋友還送了我們一具鋅壺做裝水用。雖然尙無西瓜可買，但胡瓜已經很多，我們當然採辦了一些，此外還買許多本地特產的麵餅，這種安西麵餅，西北的



旅客們是誰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足又買了許多杏乾，蘿蔔，青翠的玉葱和芹菜葉，小葡萄，還買了好些無核葡萄乾。這許多東西都從吐魯番商人擺的貨攤上買來的。他們每天清早就在路旁鋪下了大布，各種貨物一一陳列出來待售了。

末了就是饅別宴了：主人爲我們備下了最豐盛的筵席，有雞肉，魚，燕窩湯，香米飯，還有魚翅，海藻，杏仁糖汁，肉圓菜湯，最特別的是混有酒泉牡丹花瓣的豬油炸餅，沙漠中的西北中却有此種美味，確使我們爲之自跨口福不淺了。

一切妥當以後，我們就再度踏上旅程，向那完全陌生的前途行進。出發的那天是清早四點鐘，懷好意的人們諄諄告訴我們：前面的路程比我們來時的路程更難走而更危險，一路上必須謹慎小心，我們除了道謝以外，只有更鼓起了勇氣和決心向前邁進。

## 二 黑戈壁

我們耽擱在安西的那些日子內，每天下午總走出北門去閒蕩，那裏有道灌溉用的河流，河上架了一頂小橋，我們時常站在小橋上，眺望那廣大無垠的混和着黑小石子的灰色砂地。而現在我們的第二個站程，就在這片廣漠的前面，必須經由這帶砂地前去。這



兒就是黑戈壁。這是一片被暴風吹掃得已經失去了沙地地面的荒漠平原，暴風已經將它們捲走而去，帶到別處去淤積起來了。

當我們出發後，走出北門時，我們就知道必須準備跋涉一次險峭的旅程，而甘肅省的最後一個大城市也就消失在我們的後面了。我們一路上將不復碰到有城牆的大城市，須到新疆省的哈密，才能再見大城市的雄姿。而在另一方面，安西是一天一天的被沙漠所掩埋起來，那城牆週圍的流沙也在逐漸增加起來，或許將來我們就要在地面上失掉它了。

我們走出了安西這一沙漠沃地時，便在那黑色的遍地砂石的地面行走，頗覺不便，驟車的輪子沉重地向前拖曳行進。出北門十里外，我們經過一座廟宇，忽然看見那廟門緊緊的閉着，車夫上去推也推不開，因為門裏面有塊大石頂着，同時敲門又無人回答。後來我們用力推開了廟門，裏面是一塊很大的方場，場中有一口井，井旁尚有吊桶和井索，但找來找去沒有人，最後在一間下房裏發現了那個看廟的香火，他正患着極厲害的寒熱病躺在坑上，體軟無力移動，而且只有孤單一身，所以同外界完全隔絕。我們就替他打了一桶井水，又去取了一些乾糧，都放在他身旁伸手即可取到的地方，仍退出廟來



，這時湊巧有個郵差經過，我們就寫了封信給安西城內的郵局局長，告訴他廟內病僧的苦况，要他設法派遣或通知人來救助。

### 三 四窰子

整夜我們只在路上前進，破曉時，我們看見一座路碑。有一二處寸草不生的沙崗，突出在地平線上，這地方叫做四窰子，因為山腰那裏有四個凹進去的石洞，以此得名。旅客們逢到暴風或雪風時，往往賴有這些石洞躲身，逃得了性命。我們自安西到此，雖然尚無多少路程，但驢馬因為路壞，已經顯出疲倦，所以就歇息了一下，但在沙漠中走路，牲口往往很少休息，因此戈壁的路上，到處可見那顏色已變慘白的驢馬和駱駝的屍骨，它們生時因病或倦，跟不上大隊前進，就給主人們丟在後面，而終於暴屍在路旁了。

### 四 一個乾渴垂斃的旅人

天明後，烈日升起，那燃燒似的陽光，使你覺得前面的路程更爲困苦，何況那砂土



也越變越鬆，因此，那些萎弱的牲口走了二十步路，就要站着停一下，車夫催了再催才再努力前行。這兒的道路非常荒僻，以前省府嚴禁旅商由此往來新疆時，駝隊與客商俱裹足不前，據說情形更比現在淒涼萬狀。

行行重行行，我們碰到一個過路人，他們向我們討水喝，比求黃金更急的樣子，當然我們給了他些水喝，這個過路人才千恩萬謝的重又前進。不久之後，我們又走過一個垂死的旅人的身邊。他的頭部上面，用短木梗撐了一塊羊皮遮着，稍避那燃燒似的日光，同時也給過路人一個信號。起初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已經死了或者尚存一口氣，同伴中就有一人去扶了他起來，他才微微張開了眼睛，有氣無力的說道：「給我一口水，我願永生永世做你們的奴才！」我們急忙倒了一杯水，放在他的口邊，他一吸而盡，神色立時就恢復了好些，要求我們再給一些水喝，「永生永世做你們的奴才啊！」這時，我們的車夫頭兒，便把我們拖到旁邊說道：「這個人已經沒有希望了，他已經無力走路，我們不用再給水他喝，也不要再耽擱時間了，我們管自快走吧！不然我們自己的騾馬恐要保不住了」。但我們怎能見死不救，而那車夫頭兒又警告我們，如果救了這人同走而他又死在車上，那我們一定要受累不淺，說不定會發生禍事咧！



「我們決不能見死不救」。我們斥退了那個騾夫頭兒，同時又趕急給那人喝了一杯水，看他實在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就將他抬放在車子前面，我們自己便步行前進。午後，那些騾子突然看見前面有一二處青草，它們也已知道附近一定有水了，所以都伸起頭來大聲的叫着，提起了最後的力量向前奔馳，一會兒工夫便趕到一所客棧旁的水槽邊了。

客棧裏的老闆，就將那病人扶了進去，另外給他弄一個房間，又派人看護他，而我們也就休息了一晚。

## 五 白塔子

此處地名白塔子，也是沙漠中的沃土，它在四圍沙礫當中形成了一片青綠的土地，那裏有一條清瑩悅目的溪流，從山崖中衝瀉而出，流進一條小河道內，可以灌溉附近的麥田，但是因爲水質太含鹼性，所以菜蔬不能生長。我們來時一路上看見清水，往往不關青紅皂白的奔去就喝，因此時常上當。老於旅行的人們有句經驗之談：「微帶鹹性的水越喝得少越好，如果越喝得多，那你的口也越乾」，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學得了這苦中



得來的經驗，同時也已懂得平常所喝的芬芳的清茶，一到西北便變成一種混有樹皮酸味的飲料，可以使你的嘴唇乾裂而發黑色。後來我們自己發明了一個在沙漠中喝水的方法，先將麵餅等放在從沙漠中取來的水中，那種鹹味或鹼性便完全給麵餅吸去，存下來的便是可以將就一用的淡水了。此外，我們又從西北的商旅們那裏學得一個經驗，就是隨身常帶幾種藥料，因為有些牲口吃不慣這種水，往往生起病來，隨身帶藥便可隨時隨地救治他們。在沙漠中有長期旅行經驗的人和牲口，才能不怕此種沙漠的水，因為習慣已久，便也自然而然的可以不成問題了。

白塔子附近只有少數人家，但那種荒寂淒涼的景況，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逢有旅客經過時，他們才算同外邊的世界接觸了一次。但一年之內雖有一個短時期，常有大批駝隊和旅客從此來去，可是大半時期，尤其是冬季內，路上簡直是斷了人跡的。

我們將從白塔子動身時，那個由我們救起來的人已經好了。他對我們表示着無限的感謝；他自言還只有二十八歲，係陝西省漢中人士，曾經受過很好的教育，此次是到口外（嘉峪關以外，通稱口外）來想謀一個好位置的。他身邊帶的糧費也頗充足，但想不到幾乎在路上渴死了。旁人也說他碰到我們真是大幸，因為此時路上旅客已經很為稀少



，前幾天就有好幾個走路人因爲斷水死在路上。

## 六 紅柳園和大泉

日落時我們向紅柳園出發，天未明時就到了那裏。紅柳園的地名很爲動人，但其實  
是辜負了這名稱的。此處地上的沙塵，積成厚厚的一層外殼，遮在地面上，軟而輕鬆，  
在夜色中看去使人錯認是一片雪野。紅柳園只住有四個居民，就是一個郵差和他的妻子  
及二個小孩。現在我們處身在一帶低的，寸草不生的，而景色又非常荒涼可怖的羣山之  
間。山石顏色俱作深紫，石塊常從山巔崩裂下來，跌成尖利的碎片橫在坡上。我們也  
看到一些青色的花崗石，有幾處地上還鋪着白色般的小碎片，好似曾經下過一陣小雪似  
的。

我們前面的一站是大泉，由此卽至馬連井子。路上有隊行人追過我們急急前進，他  
們是四川來的商人；還有一個官員，他兼程趕往庫車去，因爲庫車縣長患病甚重，他是  
趕去接任的。馬連井子有電報局，沿路架有電線，有的地方電線已橫垂在地上，大概是  
給風吹下來的，迷路的旅客，看見這種電線，他便從絕望中得救了。



## 七 邊境一瞥

到了馬連井子，離開甘肅與新疆省邊境隘口猩猩峽，就不足一百里了。猩猩峽不僅是二省的交通隘口，也是一個西北的軍事要塞。我們清早就起程，希望在晝間就可趕到那裏。果然中午時我們就到了那二省邊境平地上了。這是一片無水的土地，旁邊有座大廟，廟前左右直站立着二根高大的旗桿。一根桿上雕有一個神像，神像身上滿是油垢，因為歷世相傳，騾夫們驅車過此，必須對這神像灌奠一下，便可保佑一路平安了。

我們急急前進，天未黑時，就望見了那座險要的隘口，上面大書「猩猩峽」。行進峽口時，那裏駐有一個軍幕，守峽的士兵已經候在那裏準備盤查了。盤查後走進峽口，附近即有一個小村，我們就在那裏歇息下來了。

穿行甘肅省的長途旅行，至此就告了一個終結，前面已是新疆的地界了。新疆同外蒙古一樣，久被稱爲「謎樣的地方」，其實是一個非常富有興味的大地。如果時間和機會許可的話，筆者當續寫新疆漫遊的文字，以供獻於愛讀旅行雜誌的諸君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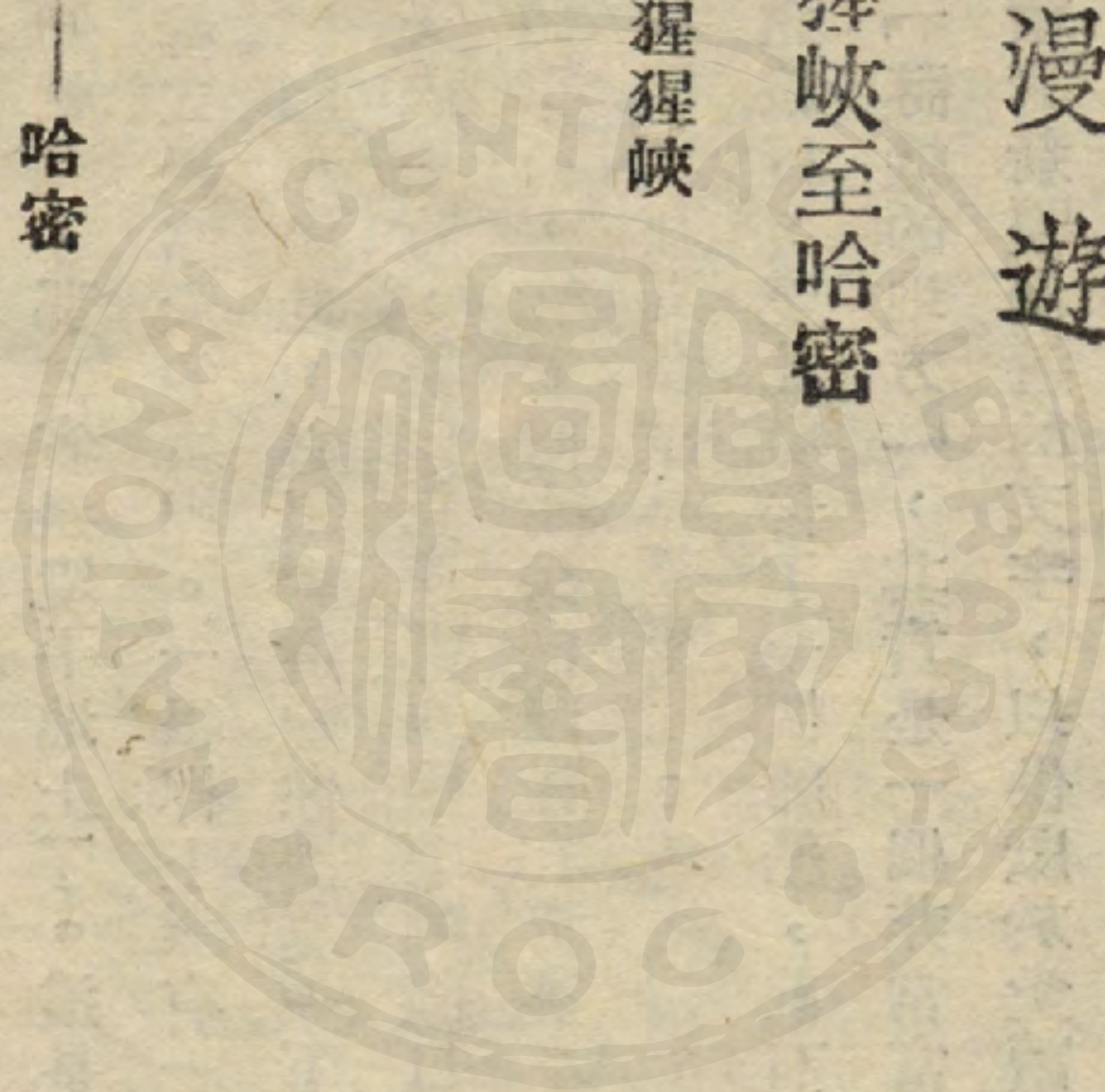


# 新疆漫遊

天涯遊子

## 第一章 由猩猩峽至哈密

- 一 天險之隘的猩猩峽
  - 二 沙漠夜色
  - 三 苦水與煙墩
  - 四 長流水
  - 五 黃盧崗
  - 六 西北的天堂——哈密
- (一) 哈密概況
  - (二) 哈密的婦女
  - (三) 物產與商業
  - (四) 回回城與漢城





(五) 歷史上的回溯

(六) 複雜的居民和有趣的種族

(七) 略談回家

## 第二章 穿越天山的迪化

一 一羣陝西商人

二 焦熱的盆地——三堡

三 鴨子泉的「活水井」

四 可以毀滅一切的博克多山狂風

五 紅柳古樹

六 七角井

七 奇險的天山隘口

七 在明月下渡過天山

九 半夜抵木壘河



十 一個成了廢墟的荒城

十一 西北大都會之一的奇台

十二 高及二萬尺的菩薩峯

十三 孚遠，三台和阜康

十四 迪化鳥瞰

### 第三章 塔城之行

一 昌吉道上

二 沼澤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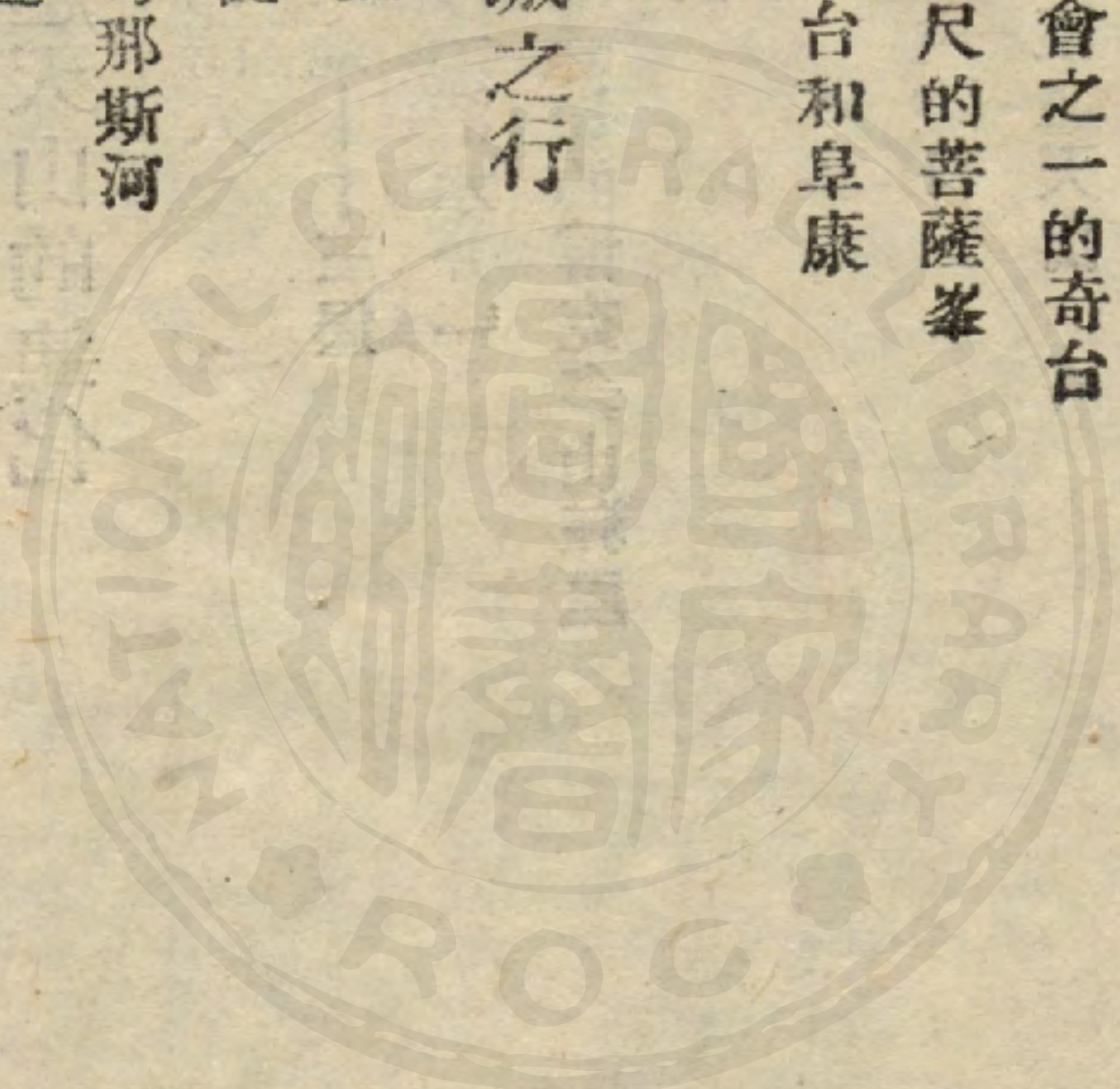
三 綏來和瑪那斯河

四 綠水風趣

五 烏蘇要鎮

六 在庫爾河的急流中濯足

七 一個荒漠中的美婦女人和流浪老人





八 被埋沒的天才相聲家

九 赴瑪雅圓途中

十 游牧民族的獒犬

十一 在荒漠中迷途

十二 到了最後的目的地——塔城

## 第一章 由猩猩峽至哈密

### 一 天險之隘的猩猩峽

甘肅西北部和新疆邊境之間的唯一要塞就是猩猩峽，而且是二省交通的孔道。以前在通往新疆去的西北古時大道上，常有甘新二省及其他各地來的商人和民衆，以及成羣結隊而來的駱隊旅商，來去不絕。有一時期，甘肅省主席訂下了規章，不准新疆省內的居民進中原來，同時也不准甘肅省內的人往新疆去，於是途絕行人，荒涼之狀，使一般民衆至今猶爲之深憶不忘。但現在，這種封鎖，當然已經不存在了。



把守猩猩峽要隘的士兵，約在〇〇人左右，有二個司令官管理着，他們各有一個妻子帶在營裏同居。那二位太太中，一個生得很矮小，像個孩子一樣，見人也不大敢開口；另一位太太却是位強毅的聰明的回教女人，體格長得頗爲健美。

猩猩峽的形勢是非常險要的，這是二邊盡爲巨崖之間的一條峽谷，那巨崖的山石均作黑色，而且猙獰可怕，間雜有長線條的白花崗石，好似閃電縱橫在藍黑的天空中一樣。山崖的底下部份已被太古時代的水流，衝激成凹突不一的奇形怪狀，旁邊尙存有一塊古碑，上書「猩猩飲水處」；猩猩峽即因此得名。半山崖中還有一個回教聖僧的古墓，那是在山岩中鑿出來的，外有石門緊閉，墓碑上的年月還是漢朝時代。

小村旁有座老君廟，廟中某道士給我們看一塊極好的石英，他當做寶貝一樣的不住誇讚，據云得自一個近邊的山峯上。土人也稱猩猩峽爲「星星峽」，因爲附近有座星星山。星星山上時有此種石英發現，當地人民稱爲「星石」，亦卽爲星星山得名之由來，這種石英在月光下會得閃爍發光，好似千顆萬顆閃耀的星星。

晚上突然下大雨，一夜未止。我們的住處又破又漏，弄得非常狼狽。據云以前來往猩猩峽的行人，常因不准進境而被阻留或拘禁在峽外；逢大雨之夜，便是他們儼界或潛



逃的好機會。因爲在這一廣大的地面上只有一口井，守軍一發覺有私逃者，只要去候在井邊，或前面二個水泉附近，便可以將他們重行捉獲，百不失一。但在大雨時，山崖及岩穴間到處是積水，私逃者便可飲雨水解渴，不致因斷水而被迫至井邊，重被緝獲了。

次晨，因爲道路尙泥濘，不能動身，我們即在村外閒談散步；午後即決計準備離猩猩峽前行。那二個軍官太太（和我們的女同伴熟識）送了好些菜蔬，二個胡瓜，一個哈密瓜作爲禮物，這是他們視爲很尊貴的東西，就是自己也不大肯多吃的。

一出猩猩峽，前面重又展開了沙漠中的荒涼大道，黑戈壁的灰黑色的砂石地面，已經在猩猩的南面消失了。現在我們是踏上了一片最有趣而變幻的土地了。花崗石的山峯四面圍繞着我們，而且常常走過廣大的卑濕的原野。有些地方的土色是紅的，沿路山脈大都是峻峭而寸草不生的，不過山峯的色彩非常美麗，而且變幻無常，綠的紫的青的和灰色的峯岩，環繞着我們向各方伸展出去，當陽光和雲影照耀着牠們的時候，週圍羣山盡作五色，好似無數的采虹縱橫在原野間。我們也在那座星星山下面經過，特地在此停留了一會，拾了許多閃耀發光的小石英片。那邊花崗石的腳下，挖有好些洞穴，其大小



可以容一個人的身體，據說這是金礦的採掘穴，人們將那砂土，挖下來裝在籃子裏，用水洗鍊以後，便有大量金沙可得。

## 二 沙漠夜色

一路上有好幾處地方，我們所踐踏着的那些砂礫，都是五顏六色的花崗石微小碎片，時有那灰色的沙漠小蜥蜴在砂間出沒；還有許多小蜥蜴，大概因爲久生此土，皮色也已變了五彩，像一只美麗的細工製物，有時襯在那黃灰色的沙漠地，更覺悅目可觀。

中午時到沙泉子，此處的水最爲惡劣，帶銅腥味，而且鹹澀得很。

在沙泉子略事休息，卽又前進。日落後，沙地下似乎有冰冷的寒氣滲透出來，使人肌骨皆寒，大家立刻又加上一件棉外套，於是沉寂就籠罩了一切，只有那懸在車軸上的駝鈴的，合着韻節的朗朗的響聲，在沙漠中幽幽的傳着。我們靜觀那月牙似的新月升上又落下去，我們凝視着那火星慢慢地移過天空，而在地平線上則有那壯麗的火光在閃爍起落；車夫以手中皮鞭拍擊一下騾子時，便有微細的火花在黑暗中一閃而逝；沙漠的寂靜，黑暗和孤寂，產生了一種同白天迥乎不同的氛圍，多麼的奇幻壯麗啊，沙漠之夜。



### 三 苦水與烟墩

我們的道途還很遙遠而艱苦，清晨到了苦水，前面九十里至烟墩，那也是沙漠中的一片沃地。我們在苦水見到一羣運給養到猩猩峽去的駝隊。而我們的車夫還找到了一隊回哈密去的騾車大隊，他們建議同我們一路作伴前進，所以我們的旅程便平添了許多樂趣和熱鬧，有時車夫們競馳爲樂，往往弄到車緣同車身脫離傾側在沙地上才止，費了許多工夫始修理好了，重又上道。

同時我們也往往下車步行，在沙漠中顛蹶前進。將近烟墩時，太陽還很高，陽光燃燒似的炙人，使人焦熱得不能忍受，更苦於無處可以暫時蔭蔽。回哈密去的車身隊的車子上面，有幾隻奇怪的大木箱，我們便去蹲在後面暫避陽光，可是箱中不住地發出一種臭味來，不由人覺得非常奇怪。我們就問這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一個人回答說：「是死騾子，我們已在路上死了一只騾子，就將它們裝在木箱裏，帶到下面一站去，可以賣給舖子當騾肉出售。」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商品。

烟墩這塊沙漠中的沃地，比我們進新疆後最初一路所過的任何地方爲大。它有一家



雜貨店舖，可以買到自來火，香煙，小毛巾面巾，香料，藥物以及質地惡劣的紙張等等，除此以外，這家雜貨店還是一個郵政局。在那高峻而懸垂的山崖上面，幾家小客棧形成了、個村落。峭壁上滿處都是洞穴，像峯窠一樣，野鳩就在裏面建起了他們的家庭。一羣羣的野鳩時時掠過那山崖之巔和峭壁的前面，翼子映着日光泛出美麗的金黃色彩。山崖上反射出來的熱氣非常厲害，所以我們就在那小客棧裏歇了下來。所謂房間是沒有窗的，全憑屋頂上的一個小洞流通空氣。此種小房間，初看時似乎決不會有任何舒適可言。因為它只有一口碗櫥那樣大些，而且非常黑暗，室內又給一座土坑佔去了大部份地位，只存有一條狹路以便出入和行走。屋頂下面的天花板是用乾草鋪成的，描寫不出的污穢齷齪，遮着一層黑黑的煙，這是燒坑的糞穢冒上去積起來的，所以還帶一種難聞的氣味，而且那作為天花板的乾草已經鬆散，草桿紛紛拖垂下來，你睡在坑上時，離開臉龐只有一二尺了。屋頂上的那個小孔穴只有普通煙突那樣大小，可以流通空氣和漏進陽光來，如果關上了這個小洞，因為室內別無窗洞，頓時就全屋漆黑了。可是據富有經驗的旅客們說來，此種小洞似的房間有許多好處：（一）火燒似的陽光不能射進來，旅客可以安然入睡（因為大半的旅客都是日間休息）；（二）那種酷烈的熱氣不容易透入此



種土房；（三）因為房間黑暗，一關上門以後，那蒼蠅便不喜歡這種黑暗，而立刻從屋頂的小洞中飛出去了；（四）可以避戈壁的暴風和旋沙；（五）竊賊不能進來，倦乏的旅客儘可安然入睡，決無在熟睡時失去東西之虞。有此種種長處，所以我們笑說簡直比上海的國際大飯店更好了。

我們這次足足睡了好幾小時，才神清氣爽的趁着晚晴重又上路了。

#### 四 長流水

一夜的旅程把我們帶到了著名的沙漠沃土稱爲長流水的地方。我們在月光中突然看見一棵樹，自離安西以來到此才看見第一棵樹木，大家都覺得特別高興，倦乏的驢馬嗅到了那清冷翠綠的氣息時，不住的搖頭擺尾起來，而那驢夫更快活的說道：「好了，我們的難受滿了，困苦已經完全過去了，現在我們可以清甜的水喝了。」

有幾家客棧，但是都已擠滿了人，我們終算在一個破敗的小客棧裏找到了住所。老闆不在家，由老闆娘出來招待。坑裏的羊糞燃起來了，水開了，於是我們就先喝一杯「清甜水」煮的香茶，隨後又吃了些東西，便安然入夢。



在這長流水的沙漠沃地一帶，居民頗盛，而各處客棧的場院中，也停滿了由哈密運貨來此的農村牛車，我們也得以買到了些蔬菜和哈密瓜。我們在長流泉旁邊開了幾小時，泉水汨汨地流着，樹蔭遮去了酷熱的陽光，泉旁有女人們來吸水，我們的女同伴們便和她們閒談。長流泉確乎是一個優美的休息的地方，而在沙漠中尤為難得，可惜我們不久又離它前行了。

### 五 黃蘆崗

次日破曉時抵黃蘆崗，地質至此而變。村莊掩映在起伏的斜坡中間，四圍叢生高而長的草，成爲牲口的豐富的原料。我們看見許多牛羊，都偃臥跪伏在粗長的草叢上面，不住用頸項在草中摩擦，因此那些草都被壓得同地一樣的平了。當地的形勢非常奇異，使人頗足觀賞。午後我們到村內去散步，村裏居民不少，有個回教寺院，有羣孩子圍着一個回教僧正在學習可蘭經。這些孩子都是附近突厥人家孩子中的後裔，因爲當地的土著人民全爲突厥人種，但開客棧的全是中國人。

我們在這裏碰到了一次小小的不幸，有個車夫自告奮勇去煮飯，忽然在牆洞中，看



見外面地上滿滿的長着許多毒菌，他也不懂，只知菌味鮮美可以佐食，便採來放在麵裏，預備吃一頓新鮮晚殮了。我們也不知道是毒菌，也就讓他去燒。煮成後潑出來的麵湯，成爲一種灰色而黏滑的汁液，面上滿是油泡，上口便使人作噁欲吐。我們嚐了一嚐就放下了，吃的多的一會兒功夫便中毒生起病來，我們都急得無法，村人跑來一看，才知吃了毒菌。幸而都中毒未深，黃昏時毒力減輕，人也就恢復過來。我們及其他中毒稍輕的人，幸各始終無恙，不過以後是深具戒心了。

離黃蘆崗前進，我們就進了榆谷集，在村塘旁邊找到了一個很大的空客棧，清潔而又舒適，便在那裏渡過了靜寂的一夜。現在我們離哈密只有三四十里路了。所以次晨一清早我們就起身出發，大家都感覺到非常的興奮，因爲我們今天就可見到這有名的故城了。起初我們走過一片起伏的草原，後來又穿過了一帶沙地，此時我們都帶着輕快的心緒，以及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的感覺，攢程前進。

## 六、西北的大堂——哈密

### (一) 哈密概況

哈密是我們在新疆省內第一次到達的最大和最肥腴的沙漠沃地。離城十餘里時，我



們就看見一片最好的耕植原野，水道繁多，一望盡是稻棉稷玉蜀黍和蘆粟田。穿過了一帶優美的森林，我們就到了哈密城。頭上是潔無片雲的青空，遠處是覆雪的羣山之顛，陽光映射，顯出一種壯麗的景色。此時，忽有一羣穿猩紅色長衣和飄着白色面幕的少女，從大路上趕下來，追一羣刁頑的騾子。她們是那樣的健美而又那樣的嬌豔，真可說是使人爲之神往了。

哈密的美麗，超出在我們當初的想像之外。我們所住的那家旅館，正在城中工商區的地段內，老闆是位有錢的回教徒突厥人。旅館的廣場上兩邊都有花畦，建築很好的房屋環着廣場矗立。我們住的是套房，共有三間，各有內門可通，陳設也頗美潔。旅館內未有馬廐，所以我們的騾馬和車夫便住到另一家普通客棧中去了。因爲老闆是回教徒，所以他通知我們不能帶豬肉豬油等食物，也不能用豬肉之類沾污他的用器；一經沾染，他們便棄而不用了。

吃飯時，老闆送給我們一個哈密瓜，這是當地著名的物產。至於菜餚也頗精潔，有牛羊肉，茄子，豆和胡瓜片，並有甜水煮的香茶，最後還各人有一盆甜瓜片，我們都吃得非常滿意。原來這家旅館是供給在哈密有長時期逗留的旅客們住的，所以還備有熱水



浴室。我們自離酒泉以後，因為一路上的水吃和用尚且不夠，已經好久沒有洗澡，現在是第一次的洗了個極暢快的熱水浴。

以人民居住地段的不同來說，哈密城可以分爲三個部份。我們休息以後，便到各處去散步和遊玩。城內有一處建築得很好的土城，據說即爲可汗宮所在之地，漢人稱爲王爺府，自元代成吉思汗以哈密傳給其子孫以後，哈密即永爲可汗所統治，迄至民國才廢。距此土城不遠之處另有一城，其間即爲中國當地政府及軍營所駐之地，中國人民有大部份居住其間。這二城的外面，中間及週圍，便是熱鬧的大街和上面有幕遮着的貨物攤，形成了突厥人民和漢人的商業中心。此外尚有一個回回城，回回俗亦稱漢回，還有幾處美麗的公園，中間奔流着一條大河。城郊附近的一帶土地，大半爲菜圃。以外，則這一片沙漠沃地（南北約二十里，東西約十五里）盡爲突厥族農民的耕種田地。

### （二）哈密的婦女

我們的旅館老闆共有四個妻子，他們就住在後花園內。其中佈置精美，花木茂盛。而她們的閨房更其華麗，四個太太已經生了一羣很好看的孩子，此外尚有一個寡婦親戚及其女兒和她們住在一起。



老闆的妻子和女孩子們，都穿着華美的衣服，那是用整塊的布做成的，只在頸項那裏開了一個洞，頭鑽進去以後，再用帶束在二肩之上，衣服一直拖垂到足踝，就是小孩們穿的衣服也是這樣長的。女人的面上都覆了一塊面幕，往往是用白洋紗製成的，但也有用彩色的絲織品的。面幕直從頭垂到膝頭，連手都可以藏到裏面，但她們在卸下或掀起面幕時，手術却又非常靈巧。已經出嫁的女人們不戴面幕，似乎自由得多。這班回教女人都長得高大而又漂亮。皮膚作健美色；而那飄舞的面幕更大的增加她們的美麗，藉此還可充分表現出俏麗和弄風情的姿態，逢到驚喜或含羞時，她們的俏麗面龐又可立刻在面幕後面，逗人似的掩藏起來了。至於那班年輕的女人們，則在額際束了黑色綫帶，兩端分垂到胸前。她們的腳都是裸着的，在家時穿一雙平底拖鞋，出門時就換上長統靴，赤足套了進去，但有時她們的足上也穿着綠色天鵝絨的繡有金錢的短襪。她們頭上戴的是一種圓形的無邊的帽子，戴在面幕上面。不過在哈密的突厥族的婦女，她們所戴的帽子有各種特異的樣式形狀和裝飾，和其他各城內突厥族婦女們所戴的不同。

哈密的土著人民，尤其女人們，素以好客出名，這大概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因為處在大海中的孤島人民也往往都有好客的風習，而哈密正是沙海中的一個唯一



的青綠沃土之孤島啊！

### (三) 物產與商業

哈密盛產各種物產，足供本地居民而有餘。而那許多的花園，溪流和奇異的花草，以及豐富的果實與菜蔬，實使哈密可受「地上天堂」之名而無愧；西北一帶的人民確乎也視哈密為天堂之地的。

哈密城內里坊及水道很多，而那些熱鬧的大街和商場，也可使人為之目迷五色。這兒有亞洲各地的人民聚集在此，自由在地混雜在擁擠的通衢之中，但是他們仍頑固地保守着各自的貿易和商業方法以及服裝言語及習慣等。所有的市場賣菜的人都是河北人，大半講着天津話；而錢莊和兌換店則都在山西人的手裏；銅匠和旅行小販大都是湖南人；至於釘補磁器的則完全是四川人。他們往往喜歡同你談到那遙遠的四川家鄉。這班商人們所賣的貨物的性質，也有種族上的區別：紡製精美的棉布和絲品，都由漢人獨作經營；但是那種華美而有粗紋條的棉布毯子，馬鞍袋以及一切羊毛織物，却全由突厥人在那裏出售；至於那班纏回則能製極精美的帶黃金色的麵餅，漢人做的遠不及他，水果和菜蔬雖由漢人種植，而出售的則是突厥人的店舖，他們的櫃台上充滿了胡蘿蔔，茄子



和各種各式的荳，還有一種荳莢，足有一尺長而形狀是圓的豆類出售，叫不出是什麼名稱。而特別多的是南瓜，這是古哈密的由來，因為哈密的二字的意義，就是「南瓜的沃土。」此外玉葱，大如橘子的多汁的青椒，芹菜，萵苣和胡瓜，也極豐富。但是那硬豆和蠶荳此地却不作菜蔬用，只供爲牲口的芻料，所以那班天津來的賣菜人是不種的，它們都播種和生長在纏回農民們的田裏。

這時尙非果實最多的季節，但市上已有小蘋果可買，而那第一次成熟的西瓜也可購得了。新疆有最好的一種西瓜就叫「哈密」皮紋如網，體積甚大，瓜瓤清脆堅實，顏色以橘色爲多，也有白色的，都有極好的香味。至於普通的西瓜則大小不一，像中原的西瓜一樣，不過一種有一種的名稱，爲中國人所喜食。種瓜的本領，哈密本地人具有最好的藝術，他們在沙地或砂礫地帶上面，選擇出最好的土地來播種瓜實，終使每個瓜都種在乾燥而炙熱的沙地上，因爲這種砂土可以吸收去陽光的焦熱。至於種瓜人則必須在他的瓜園中不息地工作，澆水，修葺，整除和鏟除蔓草，而當西瓜將近成熟的時候，他們更日夜不息的輪流守在旁邊，不能離開一步。瓜實初熟時，外皮柔軟，種瓜人便在每個瓜上刻上他自己的暗號，蒂熟瓜落後，那暗號就變成白而硬的痕跡，或凹或凸的顯出在



瓜皮上面了。

(四) 回回城與漢城

一天我們跑去逛回回城，走進城門時，就看見一個白鬍鬚的回回老人，戴了頂白頭巾，穿件長袍，悠閑地走來。他的身旁跟着一個身軀高大而姿態美麗的女人，穿件淡藍色的棉布衣服，臉上披着白色的幕，頭上頂了個水壺，似乎是那個老回回的妻子。看見了他們二個人，我們就好似已到了阿拉伯一樣了。他們的語言不大好懂，而這班漢回也往往爲了需要舌人的緣故，另雇一個能說漢回二種言語的中國女人，置在他擁有多妻的閨房之間。

回民居住的房屋和漢人的並無顯著的差異，不過室內的土坑要低得多，而且也不燃火的。坑上面鋪了漂亮的毯子。客人上坑時須脫去鞋子，這是他們歷來的習慣如此。他們的衣櫥也特別來得漂亮，台子上面，永遠放着一隻高大的黃銅碟子，這是用來盛波羅飯吃的。所謂波羅飯，是一種牛羊肉混和牛油加香料煮成的飯，這是回回們每天吃着的東西。此外桌上尚有預備飯後盥洗用的銅盆銅壺等等。

每個回回的家裏，大半都討有幾個妻房，也生了許多孩子，因此他的人口增加得非



常快，並且還有移民遷來居住，所以哈密的回回是一天比一天在多起來了。

回回城尚有一棵特異的柳樹，據說也是哈密勝物之一，所以我們也就跑去一觀。這棵柳樹是大約五十支左右的幹軀集合而成的棵大樹，千奇百怪地互相斜曲縱橫着，還長着各種奇形怪狀的節瘤，枝葉紛披，遮掩了幾個大廣場。但據說這千枝萬極，却是從一個根上長出來的。我們觀賞之餘，亦爲之稱奇不止，無不認爲是少見的奇物之一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就跑去玩漢城，就是中國人居處的區域，其情景同內地的中國城市相同，商店和貨攤極爲衆多而熱鬧。這兒的商人做買賣是很客氣而遷就的，買客所購的東西帶回家去後，如不滿意，可以退換。此種風氣，已經成爲一種習慣，很少因此而發生爭執的。

我們走到一家鋪子裏面去買東西，揀了幾件日用品，覺得標價太貴，我們就還價，老闆很慇懃的說：「小店是不二價的，決無相欺之處」。我們就說帶的錢不夠，回來再買吧。老闆就立刻招呼學徒們款待我們，笑着說道：「你們是遠方來的貴客，請稍坐一下，再喝杯茶吧！」這樣交易就成功了。臨走時，老闆還直送到我們上車。



哈密本係我們漢人所稱的名字，突厥人呼之爲「卡默爾」，因此哈密之突厥人即稱爲「卡默列克」人。據說突厥人古時有種奇異的習慣，凡有生客到來，主人不僅預備客房請他留宿，而且還將妻子送出來陪客人過夜，和愛斯基摩人的習慣相同。至於突厥族的婦女確乎長得非常漂亮，而且具有非常的肉感美和情慾，她們對於丈夫的這種命令是服從的。後來到了元明，就下令禁止，但三年以後，突厥人民認爲此種古風係一種表示對神的尊敬，神亦因而可以降福他們，不應廢止，所以要求恢復古風，結果此風仍復倡行起來了。但元後隨着年代的變遷與潮流的淘汰，此種風氣也就漸漸的無形中消滅了。突厥民族確乎是一種優美的人民，而且由於哈密這片沙漠沃地的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他們的一種特異的性格。他們的血液中，混和着居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上的每一種民族的傳統。

哈密之最初的居民及其開創者，是一種所謂古代的猶格耳斯人。他們本住在阿爾泰山脈區域內的準噶爾北部的地方，被蒙古人所驅逐，遂移住到天山二邊一帶土地上來，特別是在迪化（即烏魯木齊）吐爾番和哈密之地，所以哈密也稱爲準噶爾的鎖鑰；他們後來即爲卡默列克人。其初本奉佛教，後來忽改信回教，成爲頑強的回教人民。在以前



廢清的回教徒暴動年代時，哈密曾一度淪爲瓦礫之場，後來即成爲開拔前來戡亂的清軍鎮壓回亂的軍事根據地，前清光緒初年時，有個俄國旅行家曾講到哈密的狀況，說它已淪爲荒墟而成了清軍的駐營之地，可爲明證。但其後哈密又逐漸繁盛起來，成爲新疆的大都會了。

(六) 複雜的居民和有趣的種族

哈密一帶的人種非常複雜，幾乎各族和各國的人民都有。有漢人，東干人，突厥人，蒙古人，卡默列克人，(即額魯特族)哈薩克人，吉利吉思人，那卡人，滿洲人，和俄國人。

在哈密的漢族男女，其成份全國十八省的人民都有，他們的職業包括官員，軍人，商人。移民已到西北來找尋好幸運的人們，也有許多背鄉離井的遊子和法外之徒，後一種人是不敢再回到玉門關來的了。此外尚有舊時的各階層的終身充軍犯們所留下來的子孫，他們卜居哈密住往已有好幾代了。哈密的一切生活習慣，雖和中原完全不同，但漢族人民却頗具適應環境的能力。至於那班突厥人民，雖然都是強勇和頑劣的人物，然漢人仍能與之安然相處，互相交際來往，不過在另一方面，漢人仍頑固地保守着自己的風



俗和習慣。

我們漢人稱之爲回回的東干人，我在甘肅省時已經看見過，但以新疆省內爲最多。東干人的來源已經難以查考，外國人初見東干人的青年們時，往往驚詫以爲是「漂亮的阿拉伯少年。」他們的頭髮不完全是黑色的，他們的姿態，都很強悍，而男人們大半都長着短而捲的棕色鬚。他們完全是極固執的回教徒，不吃豬肉，不飲酒，而且也不沾染鴉片煙。前清時代的回民之變，他們便是領導者。

當地漢人稱之爲纏回度突厥人，大都是農民。東干人的言語，說的是中國語，而突厥人民則有他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整潔而優雅，素爲一班語學家所稱道。當地人民有句俗諺說：「阿拉伯語是科學，波斯語是糖，印的語是鹽，突厥語是藝術。」

在這天山北路一帶，蒙古人也頗爲衆多，他們的壯健粗野的體態，良善的性情，扁平的面孔，以及簡樸的孩子似的神情同西藏人民很相似。蒙古人是遊牧民族，其生活方法即靠畜牧，但他們同時也就是竊取牛馬羊匹的能手。他們的腰帶上老是插着一把刀，但逢到發生爭噪時，他們抽刀的手法還沒有纏回迅速，因爲纏回的是藏在長統靴子裏面的，一手飛起的瞬間，刀已森然在握了。蒙古人民信奉回教，同其他信奉回教的遊牧民



族比較起來，他們的進步是很緩慢而稀少的。

卡爾默克人同蒙古人種不同，你和他們熟識以後，便立刻可以看出二者之間之差異來。他們的家在焉耆、伊犁和阿爾泰山內，而在迪化城內的大街上到處可以碰到他們的。

哈薩克人，是一種回教徒的遊牧民族。他們頭上頂着一頂特異的帽子，足上套着高跟的長統靴，你永遠見不到他們的雙足。俄國人稱他們爲吉利吉思人，以別於哥薩克人。而哈薩克人和哥薩克人之間，實際上是毫無任何關聯之處的。哥薩克是俄國人，他們在帝俄時代握有好些特權，而以服兵役作爲他們對帝俄的酬報，世稱的哥薩克兵卽是他們。

我們有時也看見一種人民，他們的形式，樣子和神態極像歐洲人，男子都生着克里米亞人的鬍鬚，而女人的衣服同歐洲人極爲相似，不過足上穿的全是長統靴，甚至連小孩子們也是穿的這種長統靴子。他們的膚色很好看，姿態優雅，而且長得極爲漂亮。他們就是「那卡人」，他們的這種名稱得之於十三世紀時，一個克里米亞的韃靼領袖，他曾經率領蒙古軍隊勝利地長驅直入歐洲，捉回來了許多基督教囚徒。這些那卡人也是回教徒。



有一種從伊犁的哈爾約地方來的滿洲人，他們都是前清乾隆時從軍有功人員的後裔。乾隆帝爲酬報他們祖先的功勳起見，賜給了他們許多封地。他們以住在伊犁的爲最多，所以旗人士話在伊犁極爲流行，較其本土爲盛：準噶爾地區內也有他們的殘餘後裔存在。

## 第二章 穿越天山至迪化

### 一 一羣陝西商人

轉瞬已經是夏季了。哈密的天氣實在熱，據說要到天山那一邊，炎熱才稍緩和。於是我們決計冒暑到迪化去。從哈密西進，共有兩條高路大道，卽南路和北路，南路自哈密起程，至天山山脈之南，經庫車和阿克散而至疎附（喀什噶爾）；北路則橫穿天山山脈，沿山麓之北，經迪化可至伊犁流域。而我們走的就是北路，因爲我們都想到省城迪化去旅行和觀光一次。

從酒泉至哈密的這段路程，旅行者們素來認爲是條最爲吃苦受難的旅程，而自哈密至迪化，則被認爲是介於苦樂二者之間的旅程了。不錯，我們此時已經走到了鹹水的沃



漠沃地的盡頭，而現在橫展在我們前面的這片廣漠，却相當的有着甜水的井和泉流了。哈密前面有三個站頭，俗稱爲頭堡二堡三堡，但我們走了十一個鐘頭才到二堡，人馬頗覺困乏，便停留下來不走了。二堡是個景色動人的地方，溪流在奔騰地流着，村莊也比哈密以南的大得多，園圃的牆上垂着蘋果樹的將熟的果實。空氣是非常的甜密。

我們在睡夢中被一羣剛到來的旅客們吵醒了。他們是從陝西省來的商人，回到奇台（古城）去做買賣的。他們一夥都是奇台一家人商店內的職員，他們同老闆訂有合同，准許每五年可以回家裏去探視一次。他們回家去時，車子裏都裝做載得有滿滿的貨物和錢財的樣子，不然家鄉的人就會譏笑他們說「他們到「口外」去發財，現在回來却仍是身無分文的光棍」。其實他們的景况一般的是很清苦的，雖然也有發財的人。他們遠至新疆來當僱員，家裏俱有父母妻子，生活全靠他們維持，五年之內的積蓄，也頗有限，因爲待遇菲薄，所以回家時，千里萬里的路程，也只是徒步行走，省下每一個錢來帶回家去，而離家時仍是光身上路，「到口外去發了財」再回去。

他們這一羣共有十八個人，都是年輕的小夥子，其中一個還只是十五歲的小孩子。他們說共只有一匹驢子，裝着他們的簡單的行李，這十五歲的小孩子就坐行李上面。其



餘的人各人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二端各懸一個籃子，一邊放的是鋪蓋和換穿的棉單衣服，一邊是麵粉和碗筷等，此外扁担上還掛了一個小水罐，是一路上取水用的。

他們已在路上走了七十天，繞道陝西北部，渡過黃河，抄越蘭州，直到大西北來，再沿他們所謂的「長草路」直到安西而趨哈密。因為是同路，所以我們就和他們相熟起來了。

他們告訴我們說：回家時，老闆只給每人十八元錢作為旅費，他們一路上必須趕急前行，和極力節省，這十八元錢僅能夠到得家裏，他們回家時帶有護照，所以過猩猩峽時很容易就進來了。

他們久在西北，對於馮玉祥的軍隊是他們最為稱讚的。據他們說以前馮玉祥在西北時，行旅往來嚴禁騷擾，一匹小驢子都不會有搶去的危險的，而馮部的軍官們也往往告誡部下說：「他們都是誠實商夥，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的驢子貨物一概不准騷擾。」當時行旅，受惠實在不淺。「這才是中國的軍隊哪！」他們時常這樣誇讚而又感慨地對我們這樣說。但最近的新疆省狀況，却比以前更好得多了。

## 二 焦熱的盆地——三堡



翌晨，我們到達了三堡，這是一片焦熱的盆地，四圍有羣山環繞，客棧中也只有那種小房間，熱不可耐，爲了要關住蒼蠅不讓他們飛進來，小洞不得不閉上，所以更熱得不得了，而且非常悶暗。

我們正在歇息時，忽然聽見外邊有一陣駝鈴的聲音，望外一看，原來有羣約六七十只駱駝的旅行隊，正在渡越那條村河前進。河岸兩邊都泥濘不堪，地勢又很傾側，那笨拙的駱駝顯然過得非常吃力，它們慣於走沙地而且也是寧願走沙地的，因爲跨渡泥河時，它們往往會跌壞腿的。趕駱駝的是個巴格爾人，他們素來大都以飼養駱駝爲生，因爲突厥人不能做趕駱駝的伙子。他們的性情太暴烈，而且不善於照顧駱駝，這種牲口却需要特別的護視。

不錯，突厥人確是生得強壯，有忍受辛苦的性格，而且壽命很長，這是他們的生活比較良好的緣故，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因此易於失望和頹廢，經不起磨折，而且一旦陷於絕望，就久遠不能自振，一切痛楚和苦難都可使他們趨於毀滅的途徑，他們的氣質沒有體質那樣堅強，精神上一逢大打擊時，他們就立刻會變成無用的人，只會躺在那裏等死，就算完了。



### 三 鴨子泉的「活水井」

第二天清早，我們到了鴨子泉，景色非常美麗，而且有口「活水井」，水從沙地中湧出，永遠在激動奔流着的，有時泉水迅急時，一泉的水沸騰不絕。泉內每隔幾分鐘，其泉水深處就會猛力的奔騰翻擾起來，而一股旋轉的沙柱便衝到水面上來，復又沸騰洶湧的散成細沙，漸漸消失了。

灌溉着這鴨子泉沙漠沃地的水同哈密的水，是同出一個泉源的，它發源於巴格爾羣山，清流汨汨千百里，但是旅人往往受欺，因為這種由山巔溶雪而成的水流，往往中途在沙礫土地中忽然消失了，而在許多里外的活水泉中出現，如鴨子泉即其一例，或在某處沙漠的低地中成爲含鹹味的水井。

哈密城內的回教主，在這美麗的鴨子泉地方，有座行宮，派有專人看守，教主本人要路過時才來經宿。行宮的大門前有他的私人廟祠，裝飾着一幅聖地麥加地方情景的圖畫；他們回教徒以到聖地麥加爲榮。行宮全部以泥土築成，但其外牆粉飾着黃泥，好像一座皇宮一樣。



#### 四 可以毀滅一切的博克多山狂風

離開鴨子泉後，我們沿着一條上坡的，冗長而又寸草不生的崎嶇山路，走了十幾小時，日落後，才到達了一個孤立的小客棧。現在，經過了幾天的旅程，我們已經走近了博克多山脈的山麓之下了，山中出產野驢子和小野馬，它們俱以兇野難制出名的。

我們此時已經處身在五千五百尺的高原上，而且正在一片寸草不生的高原上面，可以俯瞰到南方的那塊低地，那裏有條大路可直通吐魯番。這是一條太古的大道，現在已廢置不用，因為路途太險，駝隊難以通行，此外山風太猛，其方之猛，可使人羣隊隊爲全數毀滅，車子吹爲碎片，人馬俱爲旋沙所埋，或被風沙捲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客棧老闆指給我們一個所在，他說這地方叫三間房子，以前曾有十八輛滿裝白銀的車子，在此給狂風掃得無影無蹤。

別離了這孤立荒涼的小客棧前進，在路上我們看見了一條大蜥蜴，和以前在其他沙地中看見的不同。它大約有一尺半長，而且走得非常快速，車夫拿了鞭子追打。結果也追不上它，給它逃走了。



前面仍是繼續不斷的上坡狹徑，兩邊是大山石，花崗石壁和死火山的斜崗，中間就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幾小時後，到了車輪堡，這也是一個小荒村，只有三家小客棧，其中二家都已破敗不堪，一家已經頹倒得不像樣了。棧中的房間，有的都是沒有屋頂的，有的牆上都有大洞。寂寞和冷風環繞着，我們精神，倒也爲之一爽。

荒村前面，也是一個兩山中間的谷口，狂風爲狹谷所制，其勢更猛，巖石俱被吹成大洞，鳥雀便在洞內深處，築巢而居。西北狂風的銷蝕和破壞情況之慘烈，這是我們所看到的最驚人的一例。

## 五 紅柳古樹

我們的車夫中間，有一個蒙古青年，他最喜歡打瞌睡，路上休息時，他在看守馬匹的當兒也會睡去。有一次，他看出有班偷馬賊想偷他的牲口，只在附近打圈兒，他就索性爬在馬背上睡覺了，他的騎馬本領非常漂亮而嫻熟，因爲他從小騎慣了馬的。

黃昏後，我們又出發前進，我們在一條平坦的下坡路上走了四小時，才到了平地。一踏上平地，當前便是一片沙石的盆地，看上去的有五六十里之廣袤，其較低的地方。



是一帶紅柳崗。其中有許多紅柳高及二十尺，每棵樹的腳下，便是一堆沙垢環，伏在它的根上，這是大風從某處肥沃地區那裏吹來的沙土積聚而成的，所以相當肥沃。紅柳中間雜生着一種不知名的異樹，幹枝蜷曲，灰色而龜裂的樹皮，葉本如青色羽毛，滿生青灰的小葉，而且長着粉紅色的果子，我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大概也是奇卉異木的一種了。

這些紅柳樹崗，估計起來，已有五百至一千年之久的壽齡。旁邊是一帶白楊樹林，白楊已經死去，只餘幹身仍枯立在那裏，更襯出了荒涼的情緒來。

## 六 七角井

七角井——它是矗立在一帶沙漠盆地的中間，而現在已成爲一個多少地重要的那種地方，哈密西至奇台而南至吐魯番的二條大路，在此便分離開來了。電報的電線至此即折而至吐魯番。再通迪化，而我們則沿哈密通奇台的大道前進。吐魯番是一個極有趣的地方，我們很想前去繞道一行，但一因天氣熱得怕人，二因路道繞去太遠，只得作罷，希望將來能有一至的機會。據說吐魯番地勢甚低，在海平面二百尺以下，目前夏季正是



耕種最適宜的時候，但也正是人類不堪忍受其酷熱的當兒。居民常有冒暑而死的危險，所以他們在日出以後和日落之前，都躲在地下的窖子裏歇息，不做任何事情的。

七角井盛產柴薪，比週圍任何一個沙漠沃地產得更多，所以一到冬季，人口大增，因為週圍各地的居民，都暫時搬遷到七角井來居住過冬了。最好的柴薪是紅柳樹根，這在沙漠中是出名的，那是一種黑而硬的木頭，砍成小片後，放在太陽裏晒乾。便像煤炭一樣，而且熱力極大。其他尚有幾種沙漠中的樹木和樹根，也可作為柴薪，質地亦非常良好，但究竟產量並不太多，所以大部的居民，冬季仍賴牲口糞料作為燃料，糞料中以牛糞為最好，因為既容易乾燥，而且又能發出熾烈的熱力來。

## 七 奇險的天山隘口

到了七角井，我們已在天山山脈的外山脈的山麓之下，幾里外就是那天山山麓了。而我們必須由南至北橫斷天山山脈，以至奇台和迪化。在七角井尚不能望見天山的隘口，我們走了幾里，漸漸向上升去的山坡路後，路勢突轉，於是我們就很迅速的走進了一條狹谷的隘口了。



走進天山隘口後，即見黃沙從那山岩迎風一邊的邊沿上，直堆起有百尺之高，谷中全然昏暗，不易辨物，我們不能不很细心的眼觀四方，漸從谷口前進，黑色的岩中闢出了一條隙縫，裂成爲一條道路，穿過天山，接通準噶爾平原去了。

我們在狹谷中走了八九小時，地勢以次漸漸向上，幾乎使你不曾知道自己是向上去；兩旁的巨大岩石，都完全是裸剝的，而且是垂直的。巨大而裸禿的巉崖，高高地聳立在我們的頭上，而且有幾處山壁，往往鑿有大洞，如被一把巨刀斬穿而成，光滑非凡。我們一路已經經過了好幾處隘口，憑着以前的經驗，大家都以爲前面一定有一條或升降的路，而其升降必定是隨山勢而轉移的，但在這兒天山隘口中，却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奇怪。我們走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始終在一條不像山間的狹谷中前進，山景的壯偉和峯巒的險峭，確乎使人感到極端的驚駭。兩旁的崖壁上時有碎裂的石子，紛紛滾跌而下，雖然不至於阻塞谷徑，但已使驟車大受障礙，不易通過了。

夜幕已經遮上了這盤旋灣曲的隘徑，前面幾百步外即不能見物，而且路勢實太灣曲，婉轉綿延，似乎前面的路徑永無盡頭的一樣。也不知走了幾多時候，我們以爲前面轉角處，一定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不然，一定可以有片原野了；但是隘路忽又突



然轉折，不知去向，當前又是另一個山角了。如此一路行來，我們差不多在疑心自己已經落入諸葛亮的八陣圖中了。

## 八 在明月下渡過天山

但真是奇怪得很，我們正在非常失望時，突然光輝的月亮在山巔上溜了出來，而在那清朗的月光中，前面出現了一「頭水」客棧的招牌。這真是如何地大受我們歡迎的景象啊！

稍息一會以後，我們仍鼓勇趁月光前行。據說此天山隘口，在冬季時候，即為大雪所封，而那旋舞的狂風，將大雪捲聚在峻峭的山角裏，如旅客陷入其中，就喪失了性命，而且年年有許多入遭難而死。因此冬季在此路過的旅客們，只好冒險取道經由吐魯番的那條危路前行，除此外，就無別路可通了。而在這些孤立荒冷的叢草不生的山石峻峭的隘谷中，唯一可見的生物，也只有那在頭上盤旋的猛禽。客棧中一個旅客告訴我們說：某次他在隘谷道旁吃些東西，他偶一轉首，眼前像電光一閃，一只鸞鷹在他面前掠了過去，他手裏的饅頭不見了，已經給那頭鸞鷹搶到半空中去了。



第二站是大石頭，大路至此成爲與準噶爾盆地的分水嶺。我們沿着一帶起伏的下坡路繼續前進，當我們走下了另一個斜坡時，我們看見了好幾處橫在花崗石平坡上的崎嶇的低窪之地，漸漸地我們望見了天山山脈的北部斜坡，而天山南面的那種寸草不生的到處盡爲石壁的情景，至此遂一變而爲滿生林木的斜坡，而那沙漠荒地也變爲發生短草和木灌的原野了。

大石頭地方雖小，然而形勢頗爲重要。它在新疆省地理上的位置，是很堪注目的，它正矗立在準噶爾大分水嶺之斜坡的上面。從七角井也有一條大道可以徒步直通鎮西，而且尙有一條捷徑橫越羣山至吐魯番；此外還有一條路可通外蒙之烏里雅蘇台，步行十五天即可到達。大石頭附近有幾個客棧，而其左隣的一個大廟內，尙有一個淡水湖和一口甜水井，水頗甜潤，但水質非常混濁。

## 九 半夜抵木壘河

從大石頭沿着一條很好的道路前進，途中經由三個泉，卽至木壘河。我們到木壘河時，正在半夜，店家都已關門。街道極長，我們一路行來，只見街道兩旁的屋簷下，到



處躺着睡着的商人，無疑的，他們是因爲受不住屋內的炎熱，而睡到外邊來的。

我們找到了一家客棧，棧內方場上也同樣是睡滿了人。老板很殷勤的招呼我們說：「裏面高房很多，你們儘可挑選，但在這樣熱的季節，客人恐怕也不喜歡睡在房裏呢！」我們找了個清涼的客房住下，那個蒙古青年的車夫，不知在那裏弄到了大堆吐魯番出產的葡萄乾，果實小而無核，味極甘美，我們都高興得很，因爲自從離開哈密以後，一路上從來不曾嚐到果子的滋味哩！

睡上炕後，我們點了一枝蠟燭，以防竊賊；但是真糟糕，臭蟲多得不得了，它們從屋椽上爬下來，從坑角裏鑽出來，而且還會從天花板上跌下來，一齊向熟睡着的我們進攻，幸而我們實在疲倦太甚，倒也仍能睡了一個好覺。可是天明一看，臭蟲雖已凱旋歸去，而那四壁牆上却又塗滿了黑黑的一層東西，原來盡是穢惡不堪的蒼蠅，嚇得我們滿身長起了雞皮疙瘩，睡魔也給趕到不知那裏去了。

木壘河雖爲小鎮，但近年已改爲縣城，城牆外面有條廣闊的城河，河水湍急，河上架着一座木橋，城內居民，成羣結隊的來至河邊納涼，牲畜也就順便帶到那下游去洗刷和飲水了。郊野上已經開墾，而可耕的土地，其面積極爲廣大，而且水利也灌溉得極好



，到處充滿了繁榮興盛的景象。

城內街上，時有突厥人小販，趕着一羣羣的小驢子，驢背上的籃子內，滿裝着吐魯番出產的葡萄，向人銷售。黑色的大葡萄尚未十分成熟，並且還有白色的葡萄，有一種小的無核的葡萄最多，而價格也最便宜。著名的土魯番無核葡萄乾，就是它製成的，而其出產也非常之多。

木壘河縣政府中有只紅鹿，據說是在附近的野外捕到的。捉來時尚是一只幼鹿，養在檻籠中，後來就長成了。我們去看了一次，果然是只紅色的鹿，兩只角特別美麗，而且據說這兩只角是價值極貴的藥品，確乎是種難得看見的異獸。至於本地市內的各藥店門前，也都以鹿角作為裝飾品，有的也是非常好看而貴重的。

一天下午，我們突然看見了天山巔上滿佈黑雲，氣勢非常險惡。旁人說這是天山山內正在發生大風暴的現象。但是天空中起初時並沒有落一點雨，好久以後，才大雨傾盆，風暴驟至，勢極猛烈。棧內廣場上，立刻變成了一個小河，潮濕的污物游積了起來，那些豬糞都在水泥中滾來滾去。在院內這邊竟至於無法可以走到那邊去，西北雨勢及風暴之猛，在中原的人士，是不能想像得到的。



## 十一 一個成了廢墟的荒城

黃昏後天色開朗，我們就預備離木壘河前進；臨行時，棧內的幾個陝西客人，特地給了我們幾塊茶磚，每塊是有一尺高，半尺長，而且是有三四寸厚，外邊裝璜得非常好，看，包皮上面，印着很好看的花紋。茶磚在西北各地，應用極廣，不過味兒並不見佳。用時只要劈一小塊，放在水壺內，就可以成爲一種淡清的茶，但頗淡而無味，其劣等的茶磚，俱係茶店內用過的陳茶，晒乾後裝成塊狀，即爲茶磚，味道當然更惡劣無味了。茶磚唯一的好處，是攜帶便利。

在路上走了二天，我們就到了舊奇台，全城已只是一片廢墟，僅存一帶堡壘似的城牆而已。我們就在城郊外住了一夜。次日仍向前行，經過了一處剛正受到過我們在木壘河那夜天山大風暴的襲擊和蹂躪的地區，在那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那次大風暴的損害和破壞的殘跡，有好幾頂橋樑已給大風吹走，許多大樹都連根拔了起來，田野中的植物等全遭毀壞，而且據說有許多牛羊在那次淹死了，因爲當時山洪驟發，狂浪奔瀉而至，牛羊都爲衝捲而去，連搶救也來不及。



十一 西北都會之一的奇台。

前面就到了奇台（即古城），它和哈密不同，四週並無肥沃的土壤包圍，只是隣接着一片廣闊無垠而又不生樹木的沙土平原而已。我們衝過了一片大風咆哮着的曠野，就直接走進了奇台，倒是一個很大的城市，而且真正是個西北的大都會。街上有許多大商店，櫥窗內陳列着各種物品，以及好些燦爛悅目的商品——如碗，茶杯和茶匙，香料，香皂，各種絲織品，和棉織品，鐘錶以及婦女用的頭髮扣針等等。裁縫司務們都坐在他們各自的成衣店舖門口，踏着勝家縫紉機器，在做工作，而那些回教徒烘餅司務，則在他們的櫃台上面，堆起了熱的圓麵捲來，那些圓麵捲都是從一個磚灶中拿出來的。至於攤頭上出售的菜蔬，更比哈密的更爲鮮美可愛。有一條街上完全是皮貨店，依然陳列着許多美麗的皮貨，但據說並無上等質地的貨物，因爲最好的皮貨，是素來不運到奇台來的。另一條街則多的是銀匠鋪，而照相店和鐘錶店則各處都有，他們都掛着某某分店的招牌。整個的商場是快樂而繁榮的，但是突厥人開的商店，則比漢人的店舖爲少，而在規模和營業方面，也比不上漢人店舖。



奇台地位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正位在通達北平的那條大沙漠商路的終點。以前由此渡黃河而至包頭，再沿平綏路即可直達北平。包頭距奇台有四五千里路，而歷來駱駝大隊，常沿這條大道，裝着西北的貴重物產，在沙漠中來去不絕。以前駝隊是永遠在來去着的，雖然在路上往往要走三個月至六個月，才能到達。但現在這條路已經處於中斷的狀態中了。

據當地商人談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此間市場上以英德二國的商品價值最高，後來日本商品就起而代之。民十九年及二十年時，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建設成功，於是蘇聯的貨物又將日本貨趕跑了。可是直到現在，其他各國的貨物却始終沒有能趕跑蘇聯的貨物。

奇台頗多回教徒，他們一天要禱告五次。日出前和日落後，要舉行二次全家祈禱，一天三頓飯時又要禱告三回。他們禱告時，先伸直兩臂，然後朝着聖地麥加的方面，膜拜三次。孩子們則在晚上須讀可蘭經和阿拉伯文。

奇台的食物，頗為豐富而精美。有牛奶，水果，新鮮麵包和上好的羊肉。回教館子和回教徒旅館也有幾處。我們曾在一家大回教館子吃過一頓飯，頗為精美清潔，先是銅



盆子上堆滿一客「波羅館」，那是用蒸米和煎米混合製成，另以小塊羊肉，胡蘿蔔，玉蔥，葡萄乾和香料作爲調味，混在飯內，頂上還有燻雞肉。此外尚有大的薄麵餅和水菓等，價錢也並不昂貴，而吃來却別有風味。

在路上曾和我們同行的那班陝西客人一到奇台後即紛紛回店銷假去了。他們又重來探望我們，這時都變爲穿得很漂亮的紳商了。我們幾乎認不得他們，同在路上自己挑行李鋪蓋和水罐等的那種困頓形狀，真是不啻霄壤了。

我們在酒泉時，就聽見一班老於旅行的人們說：一到奇台，旅程中最使人厭倦的那段路，就算到了盡頭了。其中有個迪化人並且還說：從奇台至迪化，有一種西北的特別快車可乘，它在一天半內可趕六站路，比任何騾馬和馬匹要快不少。但我們自從安西出發，一路上所過的沙漠和險路，非常艱苦難行，使我們對此很覺得懷疑這樣快的車子，在目前尚沒有良好公路的狀態之下，要在西北趕這樣快的路，旅客一定要跌得頸折體裂了。

當我們將出奇台城門時，忽然路上的行人都紛紛避往西邊，而且有人在大聲的喊着說：「快車來了！」一陣旋舞的風沙過處，鸞鈴狂鳴，三四長腿的骨瘦如柴的馬，瘋狂



地奔馳而過，御者也在用皮鞭瘋狂似的驅逐他們，進城門時一衝而過，在大街橫衝直撞的過去了。這時我們已經看清所謂車者，只是二根大竹桿縛成輿轎那樣的東西，坐在裏面的二個旅客給顛得前仰後合，恐怕頭也已經給顛昏了。

看見了這樣的一種旅行工具，我們不僅爲之咋舌，如果要我們去坐在上面，一定會給顛出神經錯亂的病來的。據說此種快車，以前幾年非常流行，目前已經稀少，一旦公路全通時，它一定要淘汰掉的。

## 十一 高及一二萬尺的菩薩峯

從奇台前去，一路上已不需再走夜路。天氣雖仍是很爲炎熱，但牲口已經可以不爲所苦，而且一路上的道旁時有小店和客棧，我們可以隨時歇息一會和喝一些東西，也有充足的芻草可以餵飼牲口。所以往往一到較大的市鎮時，我們就住下來過夜了。

大路的方向是朝西南，沿着天山山脈向着一個傾角前進，迪化，我們此時的目的地，即在那遙遠的面前。天山在此地一帶的那座最高峯，叫做「菩薩峯」，我們也已可以清楚的眺望到了。我們遠遠地望去，菩薩峯聳立在天空中，似乎已經觸穿了天幕了。菩



薩峯約有二萬尺高，這座極峯以及週圍環繞着的許多山峯，形狀都非常險峻，蔚成了天地間的壯偉奇觀，我雖足跡已漫遊過許多名山大川，對此也不禁爲之懾服了。

### 十二 孚遠二台和阜康

離奇台後的第一夜，我們宿在孚遠，翌晨一清早就向三台進發。大路伸展在一片向上升高的草原上面，蜿蜒不絕，約有三百里路光景的長。在最初的四五十里時，我們只在玉蜀黍和蘆粟田中間奔馳，田旁欄有竹，上有綠蔭蔽覆，景色甚爲美麗。四圍的郊野，顯出是很富腴的田原。

一到日中時，太陽既熱，人就非常疲倦，車夫們也給這長路累得忍受不住，就拿那騾子來出氣，而因此使我們學得了一課牲畜心理學的新智識了。騾子被鞭打得太過份時，它的脾氣也就發出來了，開始消極抵抗，也可說是一種「靜坐怠工」；他們雖然拖着車子走，但走得非常慢，好似身背上沒有拖着車子一樣，車夫一見這種光景，便知道這般畜生們在發脾氣了。「奶奶的雄，又發脾氣了。」車夫往往這樣的低聲罵着，「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只好將它們暫時卸下來，讓它們走一會兒，才可將它們的氣平服下去。」



」。於是車夫就將騾子溜跑了一會，但是還不能生效，一定要騎着它散步好久，請它吃一次精美而豐盛的芻草，寵撫一番，然後騾子才認爲「面子已經爭回來了，」始肯重行好好兒拖着車輛重行上路。

拖車的騾子都是不扣韁繩的，完全聽由車夫們的口令指揮，他們還常常向這些畜生講話，如「前面有水；」「得囉得囉，往右邊走；」或如「你這鬼東西，再這樣子，今夜到棧房時，老子一定宰了你，割你的肉，煎了吃，燻了吃，吃個痛快；」等等，而這些騾子也似乎懂話一樣，非常的服從，只要他們不發脾氣的話。

在三台宿一宵，我們仍向前進。一小時後，到了三台的古城遺址，已經只贖一堆瓦礫之場，破敗不堪。三台古城是在廢清的回亂中被毀滅的，當時東干人叛黨自甘肅南部進襲新疆，一路焚掠劫殺，所過之處，漢人盡遭慘戮，村莊夷爲平地，婦孺被他們搶出了戰利品。卽在現在，尙有荒蕪的村落茅舍和災場可見，這是廢清的帝皇和官僚壓迫所造成的慘劫，並不是回教人民單方面的暴行啊！

一到阜康，我們便格外的高興起來，因爲過了今宵，便可到迪化了。抵古牧場，離迪化城更只有五六十里了。古牧場，昔時爲烏格利安族酋長們放牛羊羣的地方。



## 十四 迪化鳥瞰

不久我們就望見了那迪化城市了。到外城時，守兵盤查後，忽然問我們在路上有沒有見到一羣喇嘛，後來聽說這羣喇嘛中，新有來歷不明的人物在內，他們到時便給囚縛起來，經受檢舉，其詳情如何，我們却不明白了。

迪化城內的街道並不齊整，而且狹窄，擁擠，房屋大半都很簡樸，但它現在已是新疆省的省城。其在西北之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等上面的重要性，却是可想而知的了。

迪化居四條通商大道的中心，其一橫越境內直達外蒙古，第二條路通哈密直至甘肅省，第三條路可通伊犁而至蘇聯，第四條西南行至疏附（即喀什噶爾）。因此迪化在歷史上素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廢清回民之亂時，迪化上為一重要的中心地點。

迪化係我們漢人所稱的名字，蒙古人稱之為烏魯木齊，而當地的土著人民又稱之為紅廟子。

迪化的水利工程極為良好，地方上盛產各種煤炭，而與綏來（即瑪那斯）城的交通甚



爲便利，五穀特別是米，即從綏來運來；迪化又和吐魯番相近，各種水菓都由吐魯番供給；而在蘇聯方面則有工業品輸入境內；至於迪化本身，其最馳名的物產，則有硫磺。

迪化城區頗大，政府所在地另佔一個廣場；市內並有許多廣大的庭院，矗立着一座極高的鼓樓，登上鼓樓可以俯瞰全城及週圍的景色。其次有新建的郵政局的建築，頗爲壯偉；而迪化的郵務，也辦得非常之好。此外，尙有好些歐洲人所開的大商店。

從城內居民的成份上來看，迪化也是一個世界的都會。俄國革命時，白俄逃亡至此者極衆。蘇聯革命成功後，即在迪化派有一個領事，當時蘇聯領事館的廣場上要建一個列寧銅像，同時蘇聯領事要求將舊俄教堂改爲劇院，那時的新疆執政者完全加以拒絕。現在這種狀態，當然是久已成爲過去了。

迪化城內的商業，現在頗爲繁盛，一切的商品貨物及工業品俱有，而近年來在建設新疆的口號之下，迪化日在改進之中，呈現一種新的氣象，一切都和舊時完全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舊迪化已經給淘汰了。

迪化的夏天也頗炎熱，最好的消暑物品，便是那著名的哈密瓜，它在暑季銷路極廣，成爲大眾的冷飲品了。城外有條大河，水流湍急，有一帶壯偉崎嶇的崖壁，倚河聳立



，上面還有一座寶塔，附近尚有一所大公園，所以此處就成爲市民納涼的好地方了。

我們現在又是處身在一個以馬術最爲高妙的城市之內。蒙古人，西藏人，哈薩克人以及東干人，全是極漂亮的騎術家，不過他們各有控馬的手法和姿態，而所騎的馬是半馴半野的駿馬，他們常常喜歡騎了這種駿馬，在市區狹街上飛馳而過，馬過處行人都爲之奔避四散，而俄國馬和西伯利亞馬却都是皮色美麗，高大而嫺雅的大馬。

哈薩克人是一種肩膊寬闊的人種，體格勇壯，身上常常穿的是棉衣或皮裘，冬夏皆同，他們足上穿的都是土製的高統皮靴，樣式和蒙古人的不同，而他們的頭巾也扎成爲一種有高統尖角的帽子，四面有邊，垂到兩耳和兩肩上。有些哈薩克人，常常騎馬入市購物，他們在店舖前也不下馬，就坐在馬鞍上同店家買東西，因爲不懂中國話，常用手指來表示，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交易才算成功，他們仍策馬而去了。至於哈薩克的女人們，她們也常時跟着丈夫同行入市，穿着最漂亮的條子衣服，大都喜歡穿黑色，頭上則披着白色頭巾，圍垂到面頰上，肩下有塊胸巾，襯託着她那褐色的面龐。

迪化城內有好多漢人，同長城以內各大城市間的中國人，具有顯著不同的地方，而同他們祖先本鄉的居民也顯然有着差異的。不過他們仍固執地保持着中原人的習慣與風



俗。據當地人民傳說：新疆當前任楊省長任內時，完全同外界隔絕，楊省長採取的是閉關政策，他使治下的人民完全同外界隔絕，除他的機關報外，不准其他報紙在他的轄境內出版。郵政局，有線電報局和無線電報局內，他都派有私人擔任檢查之責，所以外邊的消息不易漏入，而酒樓茶館內，也都貼有佈告：「莫談政治。」現在隨着這位閉關政策的楊省長的去職，新疆已換成爲一個新面目了。

## 第三章 塔城之行

### 一 昌吉道上

在迪化的那些日子，都是快樂而有趣的；我們現在已經身在新疆的心臟部份了。但同伴中有人認爲不到塔城，始終是此行美中不足的憾事，主張衝冒暑熱，到塔城去旅行一次，完成新疆省東西橫斷的游歷。我們都是具有熱烈的旅行興趣的人，而且因爲商業事務上的關係，在迪化尙須有一時的逗留，但却空着無事，同時日後有無機會再來新疆尙在不可知之數，於是遂決心鼓勇前進。

我們自從入猩猩峽後，到迪化爲止，已經行了二三千里的路程，現在自迪化至塔城



，尚有二千餘里橫展在我們的前面。塔城是中國西北部的最後一個大城市，正在新疆省與蘇聯的邊境上面。而從迪化至塔城，那時已有一種俄國式的四輪馬車可乘，它比咱們中國式的騾車又快又舒服，所以我們就決計試乘一次了。至於汽車固然快得多，但對於以遊歷爲目的的人們是不相稱的，因爲一路上的風景，是宜於舒慢地觀賞的。

我們現在的車夫是個突厥人，他想同一個駝隊同路前進，因爲駝隊中有他的許多朋友在內。所以他在我們規定出發的前夜，故意將車輪折去了一個，推說輪軸壞了，需得修理幾天才能上路。我們揭穿了他的奸計，同時爲一路上能夠清靜些起見逼着他依時出發，他無法推諉，只得上路。於是我們的車子，就在迪化城的崎嶇大道上，嶙嶙前進了。

我們現在所坐的四輪馬車，在堅硬坦平的道路，一小時可行二十里路光景，因此預計只要三個星期即可到達塔城。離開迪化後不久，道路漸漸的好起來，清朗的鸞鈴聲和那輕快的馬蹄聲，使人感到一種安適的情緒，而且沿路站程上都有小店，可以買到茶和飯食。

一路上所見的商車極多，從蘇聯和伊犁來的貨物車，時時經過我們，而向迪化的方面行去。貨物中各種工業品日用品都有，還有火柴，糖和皮革等等。



我們第一夜是宿在昌吉，到達時天色尙未黑暗，但客棧內的所有房間，已經住滿了人，場上也擠滿了各種車子，以及裝載五穀棉花和西瓜的貨物車。趕車的人都躺在他們自己的車子旁邊，牲口都擠在廐房內，所以一夜之間，那些騾馬，互相鼓勵，號叫不絕，因為騰不出空房，我們就在車內過了一夜。天尙未明時，場上便騷動起來了。車夫們亂紛紛的在喂草飼水，然後又同櫃台上算帳，終得爭噪咒罵了一場，方能解決，而店家才讓他們的車子，駛出那扇大木門外去了。我們雖未睡足，然也只好起身，肚子很餓，不意中向一個纏回買到了熱牛奶，作爲早餐，他的熱牛奶是儲在銅壺內的，下面有炭火溫着，我們各人喝了一大碗，才出發前進了。

## 二 沼澤地區

現在我們是走進了所謂著名的「沼澤地區」了。車行八九十里，中午時抵呼圖壁，附近的一帶地土，非常肥沃，玉蜀黍，蘆粟和稻麥等出產極富，天山山脈，壯偉奪目，襯出了一片偉大豪華的背景。

我們住在一家回教旅館內，老闆和他的女眷們却佔住去了最好的房間，幸而給我們



讓出了一間寬敞清爽的房來，房後有大院落，打開邊門就是那廣大的原野，附近有一條奔流，我們便在那兒休息乘涼。河的北岸有個村莊，村莊家的後門便在沿河。綠陰水光中，靜坐着好些回教的婦人和少女，她們都穿着漂亮的顏色衣服，披着白色面幕，襯着四圍青綠的田野，形成了一幅美麗而歡愉的圖畫。

回教的女人們，生得都很聰明和健美，但是有些丈夫，却往往是愛惡無常的男子，有時甚至因極微細的事件，就休棄了她們，另娶新人。我們客棧裏就有這樣一個被遺棄的不幸的回教女人，一說到男人，她就要咒罵着說：「男人，他們都不是人，他們是野獸！」可見她內心中的憤慨了。

### 三 綏來和瑪那斯河

晚上到了綏來（瑪那斯），是一個熱鬧的西北市場中心，而且是個農業區域。綏來是迪化之北的最肥沃而水利最好的耕耘之鄉，人民幾乎完全以農業爲生，米麥玉蜀黍菜蔬和水菓，出產極多。特別是葡萄與蘋果，尤爲豐富；成爲迪化城內市場上的主要供給。綏來的葡萄之大，爲我們所從未見到過的，而且味極甜美。我們買了好多，裝在車



上，一路吃個不了。

走出綏來城，卽爲瑪那斯河，這是新疆西北部最重要的一條河流。瑪那斯河發源於天山，其盡頭處則消失在沙漠中。在雪水融化的季候，瑪那斯河常常不能渡越行人，因爲波濤太兇。我們此時正是天山最高峯氣候尙寒之際，所以瑪那斯河尙無由積雪溶化而來的突然的水浪狂漲之危險。所以我們安然便渡過去了。

#### 四 綠水風趣

我們前面的第二站，地名綠水，這兒的原野是極漂亮的牧地，滿生一種高長的肥草。冬天時候，蒙古人迫於寒冷，卽自高原遷移來此，架起了蓬帳，放牧他們的牛羊。

我們的車夫雖然是個粗人，但一路上和我們頗能和善相處，我們也時常給他一些葡萄和麵餅等，他就更爲高興。在路上到一定的時間，他就要停車做禱告，因爲他是個回教徒。他是有一種搜集地上遺物的特殊能力，無論拾到什麼東西，他就放在那只掛在車上的袋中，保存起來，我們才知道他這只袋是有這樣大的用處。他在路上，如果看到一根從別人車上落下來的繩子，或是一塊碎布片，駱駝毛，或是別人籃中無意間漏出來的



一只蘋果，他統統都收集起來，放在那只我們稱之爲「百寶囊」的袋中。有一天，他忽然拾到了頂很好的草帽，他高興得不得了，竟至於拿出一只西瓜來，分割了挨給我們吃，一路上嘻嘻的笑個不絕。他起初將那頂草帽載在頭上，後來爲愛惜起見，就將它掛在蘆蓬上面。但是不幸的事情因此發生了：我們走到一家小店歇息時，一個紳士樣的人經過我們的車子，看見那頂草帽，就停步細看了一會，便去叫他的僕人來討那頂草帽，因爲他認得這頂草帽，就是他丟失的東西。車夫懊喪得很，但也只好還了他上路，一路上連神氣都沒有了。然而他仍舊很注意的看望着地上，後來有輛商品車經過，漏下了一柄小梳子，他拾到了連忙藏在袋中，於是才重又高興的唱起歌曲來，有脾氣也就立刻變好了。到塔城後，他還借去了我們的一個茶壺，說是作爲紀念品，始欣悅地告辭而去。

## 五 烏蘇要鎮

漸漸望見烏蘇了。這是一個重要的市鎮，爲伊犁與塔城大道的聯接點，四圍有廣大的水利灌溉頗好的田地。市鎮的中央是當地農夫們的市場，街道頗具鄉村風味，交易以穀物爲最盛，街上也有貨物攤頭，菜傭和水菓販，商店中有水桶面盆面巾肥皂香煙等等



，可以買到，此外則藥草舖甚多，大黃，荳蔻，甘草，茴香，丁香等各種藥草，堆積極夥。客棧內都擠滿了到伊犁去的駝隊，或從西伯利亞來的貨商。

聽說離開了這一片肥沃土地以後，前面就有很廣大的寸草不生的地方要經過，無處可以購買菜蔬和水菓，所以我們就在烏蘇預先買了許多胡葡萄西瓜和葡萄等；後來又有一個種葡萄的老翁，帶了一大籃新摘下來的鮮葡萄，賣給我們，使我們在路上吃了好幾天。

## 六 在庫爾河的急流中濯足

前行是一百七十八里路的冗長的站程，其最後的一段路是一帶紅柳樹崗和灌木叢林中間的沙漠荒地，再向前去就到了庫爾河的盡頭處，兩岸俱有村莊，我們就在那裏過了一夜。庫爾河河身闊而湍急，上面架有一條很堅實美麗的橋樑，村後就是河邊，天色朦朧時，我們在清水中洗衣濯足，精神頗覺爽怡。

## 七 一個荒漠中的美婦人和一個流浪的老人

車夫催我們趁早趕路，於是就重行上道，一氣走了六七十里細沙和黃泥相混的道路



，到了一個孤立的茅舍，我們就下車稍爲休息一會，弄些開水和乾糧吃了。

茅舍中只住着一個很美麗的纏回女人，同着她的二個女兒，她們都披着紅色的面幕，頗爲鮮豔奪目。這兒只有一口井，而且水量極爲稀少。

下午，走了約有六七十里站程，到了寒沙潭。我們橫過一條堅實的道路，路面平坦而堅固，宛如一條良好的汽車路。現在我們是到了旅行者們常被搜劫的地域內了，因爲此間荒涼僻野到了極點，過去素爲山賊出沒之地，但現在已經有一隊憲兵駐在當地，保護行李，而且大路上還有騎巡隊，不時往來梭巡。

我們在這荒涼的地方，歇了一夜，碰到二個老人，他們是一對兄弟。據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二人，一個在六十歲；一個在十四歲時，就從西安的老家裏逃了出來，一直流浪到口外，便在此地住了下來，迄今從來不曾回去過，也不知家裏的狀況變得怎樣了。我們現在都已有七十多歲，他們唯一的娛樂事情，是同從中原來的過路旅客，坐談閑談，特別高興聽到關於最近的西安的改進情狀。

### 八 被埋沒的天才相聲家

這荒村中還有一個奇怪的人物，他戴着一頂蓬鬆的黑羊皮的哥薩人穿的那種帽子，



他的眼中永遠跳躍着快樂的光輝。他蹲坐在人家院落的角隅裏，起初誰也不去注意他，忽然從他那個角隅裏傳來了一陣狗打架的噪聲。我們聽出是一隻西藏種的大獒犬，在追襲一只尖喉嚨的小獅子狗，咬成一片，小獅子狗是韃靼人最喜歡的寵物。

我們跑去一看，那裏有什麼狗，原來就是這個怪人，在作狗打架的相聲。他的笑聲衝破了岑寂，一忽兒以後，我們又聽見一羣綿羊和羔羊，在哞哞咽咽的叫了起來，叫得好不熱鬧，羊叫停止後，突然又傳來留聲片機唱片的聲音，唱的是粗壯的俄國歌曲，接着又是一陣家禽的噪聲戲曲，以及其他各種有趣的把戲。這一切都是那個怪人的口中吹出來的。

後來，他告訴我們，他本是山東鄉村中的一個青年農人，曾經跟一個著名的相聲家學技藝，他的師父教了他能聽各種聲音和唱出各種聲音的本領。他自己也頗聰明，所以技藝學得很好，他並不懂俄國話，但他唱出的那只曲子，直和真的留聲機唱片一樣，可見他的天才之高了。

## 九 赴瑪雅圖途中

次日，預計要趕一百多里的路程，我們在路上走了六小時後，大家都想休息一下。



適巧看見大路旁邊一個蓬帳，帳幕背後還有三只駱駝，正在那裏吃草。蓬帳門口，坐着一個女人，在望野景，她的態度和容色，顯出她是一個哈薩克女人。她穿一件印花布的長衣，垂到足踝，外邊穿了一件條子的短衫，腰間束一條舊式腰帶，頭和面部包在像俄國女尼那樣的頭巾中，這是哈薩克女人們常戴的東西。

車夫先上去說明了來意，我們就在她的帳幕外坐下。她捧出來了一大堆乾牛糞（這是哈薩克人家中的常備之物）放在一個簡單的挖成的地洞上面，洞上支了三根鐵棒，中間垂了一根鐵鉤，水壺就掛在鉤上。一刻兒工夫，水就沸了。

我們喝了茶後，她就請我們進帳去見他的丈夫。他丈夫是個湖南人正躺在那裏吸煙，看見我們便起身的慇懃的招呼我們。大家坐下閑談了一會，他說自己是從故鄉因故跑出來的，爲了什麼緣故他就不肯說明。一跑就跑到口外，在沙漠中到處流浪，同哈薩克人混在一起，後來就討了這個哈薩克女人做了老婆，他們已經生了二個孩子了。

在這謎似的西北地區內，頗多這種謎似的奇怪人物，他們的過去只有他們自己一人知道，而永遠的被埋掉被遺忘了。

休息了約有一小時，我們乃告別這一對由天南地北而結合起來的夫婦上路。黃昏前



到了一個荒村，村裏面只住了二個突厥人，村的四圍有羣峯環繞，據云此地素爲山賊巢窟之區。我們兼程前進，夜裏到了瑪雅圖。

## 十 遊牧民族的獒犬

宿一宵後，又向前行，其始路勢非常險惡，起伏作鋸齒狀，我們就下車步行，走過了好幾處峻嶮的地方。走到前面時，我們看見一羣行人，其中有幾個人的面上，正在流着血，頭是跌破了，原來就是在經過那峻嶮的地方跌傷的。

走到中午，我們又碰到一個哈薩克人的蓬帳，休息了一會，主人新近買了架縫紉機，可惜一用就壞了。據說是向一個窮漢買的，大概是受了他的欺騙了。自從壞後，他們自己就無法修補，主人頗爲懊喪。恰巧我們的同伴中，有個萬能專家，我們素來稱他爲「會走路的百科全書」，此時他就自告奮勇，替主人修理破的縫紉機，於是主人就取了一大疊毯子，鋪在帳外，給他當椅子坐，一大羣帶着好奇心的遊牧民族，圍着看他修理，他七弄八弄的果然給修好了。這時主人的高興真是非言語所可形容了。

我們的一個同伴，無意中走到篷帳的門前去望望。突然躡出來一只凶猛的大狗，一



口就咬破了他的褲子，主人急忙趕來，喝退了那只猛犬，才算無事，不然，那個同伴准得要吃一場大虧了。原來遊牧民族的帳篷內，都有凶猛的巨犬永遠在作着守衛，陌生人往往吃了大虧。現在我們才獲得了一個經驗，走進遊牧民族的蓬帳，如無主人引導，最好從帳後走進去，同時仍須注意那看守的獒犬，它是從來不打瞌睡的。

### 十一 在荒漠中迷路

晚上到了多列額敏，休息一晚，次晨天將明時，即兼程前進，行一百里至老風口。路上碰到一羣從西伯利亞回迪化去的商人。我們歇息了一會，仍復前行，一路上完全是荒漠和沙漠路，偶有行人可逢，黃昏時抵二道橋。聽說前面不遠處，有清爽的客寓可住，於是繼續前進，雖然知道前面是一片很荒野的地區。

我們橫過了一片寂寞的沙地，兩邊都是紅柳樹和長草叢林，景色黯淡，絕少行人，而且也找不到客棧的影子。此時天已大黑，車夫也驚惶起來，找路碑又找不到，顯然的，我們已經迷路了。

在荒漠中旅行，有經驗的旅客，都不願在夜間生營火的，因為恐怕偷馬賊黨看見了



所在地，跑來偷馬。我們在黑暗中東撞西衝，走到半夜，仍在荒漠之中。忽然之間，不知怎樣的又跑進了一帶卑濕土地的中央去了，地上泥濘至不能想像，而身子已經陷在泥沼地裏，再也拖不出來，我們弄得狼狽不堪，索性停止在泥沼中，不再前進，繫住了馬腿，大家躺在較乾燥的地上就睡，五分鐘後，都熟睡過去了。

## 十一 到了最後目的地——塔城

天明時，我們才脫出了這泥沼地區，找到了大路，已經是在額敏附近，知道離塔城不遠了。於是催馬急行，奔馳四小時，最後，終於趕到了塔城，已經一日一夜沒有吃過一頓好飯，所以一進塔城，第一件事情，是找了一家飯館，大家狼吞虎嚥的飽餐了一頓。

塔城係我們漢人所呼的名稱，俄人稱之爲庫却克，而當地俗名又呼之名白鷗城。因爲這種白鷗，每年之內，有一定的時期，自北極地區，沿伊爾的什河，飛集此間，我們在戈壁之南，也曾看到這種白鷗。據說此種鳥類，有一種特性，喜沿大河飛行，直至河之盡頭。所以塔城也就有了這種可愛的白鷗了。

從地理形勢和軍略位置上來說，塔城是個極重要的地方，不僅是新疆省通西伯利亞



的孔道而已，蘇聯在此駐有領事館，辦理護照商業往來及其他事項，城內還有中國政府管理的電報局郵政局和軍政機關等等。

人民以中蘇二國人民為最多，商業及市場極為發達，具有近代化都市的優點，而且顯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氣象。至於山川景色，當然是和西北其他大城市一樣，富有壯偉高曠的特徵。筆者對於塔城的描寫，現在即止於此，其餘的因為不在旅行及遊歷的材料之內，也不多贅，而我們的橫貫新疆之行，即已最後到達其目的地，新疆漫遊也就可以結束了。

## 西京招待所

舒適

潔雅

地址：西安尚仁路



# 新疆風土雜憶

茅盾

新疆太大，我留新之日不多，見聞有限，左所記各條，僅風土之一斑，聊供補白而已。

前清末年，左宗棠平定回亂，大軍西征，沿途築路栽樹，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時湘人楊某（忘其名）曾有詩曰：

大將西征尙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但左宗棠帶給新疆的，尙不止此。現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謂「坎兒井」，據說是左公教給他們的。「坎兒井」者，橫貫砂磧之一串井，每井自下溝通，成爲地下之渠，水從地下行，乃得自水源處達於所欲溉灌之田。此因砂磧不宜開渠，驕陽之下，水易乾涸，故創爲引水自地下行之法。往往水源離田甚遠，多則百里，少亦數十里。「坎兒井」隔三四丈一個，從飛機上俯瞰，但見黑點如連珠，宛如一道虛線橫貫於砂磧。工程



之大，不難想見；所以又聽說，新省地主計財產時，往往不舉田畝之數而舉「坎兒井」之數。蓋地廣人稀，擁田多不爲奇，惟擁有數百乃至千數之「坎兒井」者，則開井之費已甚可觀，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猶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數計，而以「山」計；何謂以「山」計？據言大「把爺」（維族語財主）羊羣之大，難以數計，每晚放牧歸來，僅驅羊羣入山谷，自山頂望之，見谷已滿，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爺」計其財產時，亦不曰有牛羊若干百頭，而曰有牛羊幾山。

本爲鮮卑民歌，從鮮卑語譯成漢文的「敕勒歌」，其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如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前人評此歌末句爲「神來之筆」，然在習慣此種生活的游牧民族，此實爲平凡之現實。不過非有此生活實感者，也道不出這一句的隻字來。此種「風吹草低見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尙往往可見。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豐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幾千牛羊隱在那裏喫草，遠望如何能見？天風驟來，豐草偃仰，然後知道還有那麼多牛羊在那裏！



新疆是一塊高原，但在洪荒時代，牠是中亞的大內海一部分，這一蒼海在地質學上的那一紀始變為高原？正如亞洲之邊緣何時斷離而為南洋羣島，同樣尙未有定論。今新省境內，鹽磧尙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車赴吐魯番，途中遙見遠處白光一片，似為一個很大的湖泊，很是驚異，砂磧中難道竟有這樣大的湖泊？及至稍近，乃辨明此種白磧者，實非流動之水而為固體之鹽。陽光逼照，返光甚強，幾使人目眩。因新疆古為內海，故留此鹽磧；然新省之鹽據謂缺少碘質，迪化的講究衛生的人家都用蘇聯來的精鹽，又鹽磧之鹽，與雲南之岩鹽不同，岩鹽成巨塊如石，而鹽磧之鹽則為粒狀，粗細不等，曾見最粗者如碁子而形方，故食用時尙須略加磨搗。

吐魯番地勢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一二千尺，獨吐魯番低於海面數百尺；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魯番宛如一洞。俗謂「西遊記」上所寫之火焰山，即今之吐魯番，則其熱可想而知。此地難分四季，只可謂尙有寒暑而已。大抵陽歷正二三月，尙不甚熱，白天屋內須衣薄棉，晚上還要冷些；五月以後則燥熱難堪，居民於正午時都進地窖休息，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以故吐魯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蔭棚，間亦有種瓜果葡萄盤緣棚上者。市街風景，自有一格。最熱之時，亦在陽歷七八月，俗謂此時壁



上可以烙餅，雞蛋可以曬熟；而公安局長蹲於大水缸中辦公，則我在迪化時曾聞吐魯番來人言之，當必不虛。

然吐魯番雖熱，仍是個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質之佳，不亞於埃及棉。又多產蔬菜水果，內地豔稱之哈密瓜，其實不盡產於哈密，鄯善與吐魯番皆產之，而吐魯番所產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紅寶石。葡萄在新疆，產地不少，然以吐魯番所產馳名全疆，無核之一種，雖小而甜，曬爲乾，似猶勝於美國所產。新疆有民謠曰：「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瓜，庫卓的揚姑，一朵花！」（新疆志亦載此謠），然則哈密之瓜，固自有其歷史地位。惟自馬仲英兩度焚掠而後，哈密回城已成廢墟，漢城亦蕭條冷落，未復舊觀，或者哈密之瓜遂亦不如昔年乎？這可難以究詰了。民謠中之「庫車」在南疆，即古龜茲國，紫羔以庫車者爲最佳；「揚姑」，維族語少女也，相傳謂庫車婦女多美麗，故民謠中如是云爾。庫車居民多維吾爾族（即元史之畏兀兒族）此則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徂秋，常有南來燥熱之風，云是吐魯番吹來，故俗名「吐魯番風」。吐魯番風既至，人皆感不適，輕則神思倦怠，重則頭目暈眩，且發燒；體虛者甚至風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預感。或謂此風來源實不在吐魯番，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之大戈壁，不過經



由吐魯番踰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爲自吐魯番到迪化所過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過大坂城，則迪化已在脚下，此爲自南路進迪化之一要隘。昔年馬仲英兵圍迪化，及期月而盛督辦提兵出擊，馬軍稍退，至大坂城負隅，猶擁衆數萬；盛以數萬精銳急擊之，飲水告竭則喝馬血，數日，遂克大坂城，馬仲英軍全面崩潰，馬僅率數百騎走南疆，一星期內遠颺三千十八站，自此不再能爲患。

憶隋書謂煬帝得龜茲樂，列爲燕樂之一。此後中國燕樂，龜茲樂實居重要部分。古龜茲國，卽今新疆庫車縣。龜茲樂何如？今在庫車已不可見，蓋自伊斯蘭教代佛教而後，天竺文物，漸滅殆盡；今日新省維吾爾民族之土風歌舞大概是彼族從中央亞細亞帶來的。迪化每有晚會，往往有維族之土風歌舞節目；男女二人，載歌且舞，歌爲維語，音調頗爲柔和，時有頂點，則喜悅之情，洋洋欲溢，舞客亦殊婉約而雍穆，蓋在維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爲最上乘者。據言：此舊爲男女相悅之歌，今倚舊譜而填新詞，則已變男女相悅爲歌頌新省之六大政策了；最可喜者，舊瓶新酒尙無牽強之痕跡。我曾問維族人翻譯哈美德：「新詞是誰的手筆？」他答道：「也不知是誰，大概是許多人合力作



成的。「我乃笑道：「這樣看來，這就是維、哈、回諸民衆的集體創作了。」因賦一絕贈之：

誰將舊譜綴新詞？北準南回億萬斯，

細崽揚姑齊解唱，六星高耀太平時。

詩中「細崽」，有幼童云是粵籍，居然能效維語唱一二句；「揚姑」則維族語少女是也。「六星」者，新省行六大政策，公共機關多以六角星作爲徽幟，故云。

維語爲複音語文，其字母借用亞拉伯文的字母，書寫時，橫行自右至左，外行人視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筆如飛，形式且極美麗，文法不甚複雜，曾習他種外國語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曉。在新疆，雖有十四民族，然維吾爾語實爲可以通行全疆之語言。此因維族人數約佔全疆總人口之半，其他各小民族大都能曉維語之故。哈薩克族人口在全疆僅次于維族，其語文與維語大同小異，其字母亦爲亞拉伯文字母。迪化每開大會，演說時例須用三種言語，卽漢、維、及蒙古語。通常爲節省時間，僅用漢、維兩種語言，則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漢語，大概都懂維語。

x

x

x

x



迪化在陽歷十月初卽有雪，但十月天氣最佳，可說是「寒暖適中」。十二月後始入正常的寒冬，積雪不融，大地凍結，至明年四月初解凍。（有時爲三月中旬）冬季少風，南方冬季西北風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暫之經驗而言，在迪化是沒有的。然而冬季坐車出門，雖在無風之日，每覺寒風刺面入骨，其凜冽十倍於南方的西北風，此因戶外空氣太冷之故。室中因有大壁爐，且門窗嚴閉，窗又爲雙層，故融暖如春，然而門窗倘有罅縫，則近此罅縫之處，冷風如箭，觸之戰慄；此亦非風，而因戶外空氣太冷，冷故重，覓罅隙而鑽入，其勁遂似風。室內鋪厚氈，亦以防寒氣從地板之細縫上侵。關西大漢仲實先生素不怕冷，在家時洋服內僅穿毛線衫褲，無羊毛內衣，某日忽覺腿部酸痛，舉步無力，此爲腿部受寒之徵象，然不明寒從何來；越一日始發見寒氣乃從書桌下來，蓋書桌下之地氈一角上翹，露出地板之罅縫，寒氣遂由此浸潤。北方人常言地氣冷，故下身所穿必須較上身爲多；必解凍以後，乃可稍疏防範。三月中有時白天氣溫頗高，往往見迪化人上身僅穿一單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褲。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陰歷年關前後；白天爲零度下二十度，夜間則至四十餘度。此爲平均的氣溫。在此嚴寒的季節，人在戶外半小時以上，皮帽，大衣皮領，眉毛，鬚鬚



等，凡爲呼吸之氣所能接近之處，皆凝積有薄薄之白霜，鬚鬚上往往還掛着小小的冰珠。人多處，近望霧氣蒸騰，此亦非霧，而爲口氣凝成，真所謂「噓氣成雲」了。驢馬奔馳後滿身流汗，出汽如蒸籠，然而腹下毛端則掛有冰珠，纍纍如葡萄；此因汗水沿體而下，至腹下毛端，向下滴落，遂凍結爲珠，珠復增大，遂成爲冰葡萄。

地凍以後，積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來，碾實凍堅，平時頗多坎坷的路面，此時就變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趕路，以冬季爲最好，在這時候，「爬犁」也就出現了，「爬犁」是土名，我們的文縷縷的名稱，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爺」冬季有喜用「爬犁」者。這是無輪的車，有滑板兩支代替了輪，車廂甚小，勉強能容二人，（連御者在內），仍駕以馬；好馬，新釘一付高的掌鐵，（冬季走凍結的路，馬掌鐵必較高，於是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結實的「爬犁」，在光滑的凍雪上滑走，又快又穩，真比汽車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熱鬧處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維族哈族的「把爺」們駕「爬犁」，似乎還是娛樂的意味多，等於上海人在夏天坐車兜風。我有一首歪詩記之：

紛飛玉屑到簾櫳，大地銀鋪一望中；



初試爬犁呼女侍：阿爹有馬矯如龍。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則其濃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這樣的嚴霜。晨起，忽見馬路旁的電線都變成了白絨的綵繩，簡直跟耶誕節人家用以裝飾屋子或聖誕樹的比手指還粗些的白絨綵繩一樣。尤其是所有的樹枝，也都結起銀白的綵來了，遠望就同盛開了銀花。如果樹多，而又全是落葉樹，那麼，銀白一片，宛如繁花，穠豔的風姿，跟盛開的櫻花一般，——而櫻花尚無其潔白。此種嚴霜，俗名「掛枝」，不知何所取義，或者，因其僅能在樹枝上見之，而屋地上反不能見，故得此名。其實霜降的同樣濃，並非獨厚於「枝」，不過因為地上屋面皆積雪，本是白皚皚的，故遂不覺耳。但因其「掛枝」，遂產生了神話：據說天山最高之博格達峯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膚之仙女，為憐冬季大地蕭條，百花皆隱，故時以晶瑩之霜花掛在枝頭。此說雖誕，然頗有風趣，因亦紀以歪詩一首：

曉來試馬出南關，萬樹銀花照兩間。

昨夜掛枝勞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氣候說，新疆兼有寒帶、溫帶，以及亞熱帶的氣候。天山北路是寒帶，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魯番因是一個洞，作爲例外，）是溫帶；西南疆則許多地方終年只消穿夾，是亞熱帶的氣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產，或者未嘗試植，或者也因「亞熱帶」地區空氣太乾燥之故；因爲這些終年祇消穿夾的地方，亦往往終年無雨，飲水，用水，灌田的水，都賴天山的萬年雪融下來供給人們。除了上述數種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種水菓，而尤以瓜、蘋果、葡萄、梨、桃爲佳。瓜指甜瓜，（南方所謂香瓜），種類之多，可以寫成一篇文章。所謂「哈密瓜」卽甜瓜之一種，迪化人稱爲甜瓜，不大稱爲哈密瓜。這是大如枕頭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種香瓜所可及；此瓜產於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謂夏秋食此瓜則內熱，惟冬日食之，如啖冰淇淋，則方「清火」。蘋果出產頗多，而伊犁之二台，所產最佳，體大而肉脆，色味極似舶來的金山蘋果而香過之，二台蘋果熟時，因運輸工具不夠，落下腐爛於當地者，據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購百枚；惟運至迪化，則最廉時亦須二三毛錢一個。梨以庫車及庫爾勒所產最佳，雖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之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產地每年腐爛樹下者亦不可勝計，及運至迪化，則每元僅可得



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區，桑甚亦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兩種；惟此易爛，不能運至迪化，據言當地維族人民之游手好閑者，每當桑甚熟，常以果腹；蓋在產地取食，恣意飽啖，無過問者。

初到哈密，見有「定湘王」廟，規模很大，問了人，才知這就是城隍廟。但新疆的城隍爺何以稱爲「定湘王」，則未得其解。後來又知凡漢人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廟，皆爲左宗棠定新疆以後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爲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鄉的城隍也般了來了。今日新疆漢族包含內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爲新疆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漢族內地各省人皆有。會館如林，亦各省都有；視會館規模之大小，可以約略推知以前各該省籍人士在新省勢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廟則僅一個，即「定湘王廟」是也。每年中元節各省人士追荐其遠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廟中，羅天大醮，連台對開，可一週間；尤爲奇特者，此時之「定湘王」府又開辦「郵局」收受寄給各省籍鬼魂之包裹與信札；有特製之「郵票」由「定湘王府」發售，廟中道士即充「郵務員」，包裹信札寄遞取費等差，亦模擬陽間之郵局。迷信者以爲必如此然後其所焚化之包裹與信札乃



可穩度萬里關山，毫無留難。又或焚化冥鏹，則「定湘王府」亦可代爲匯兌。故在每年中元節，「定湘王府」中僅此一筆「郵費」收入，亦頗可觀。

昔在南北朝時，佛法大行於西域；唐初亦然，讀三藏法師「大唐西域記」即可概見。當時大乘諸宗皆經由西域諸國之「橋樑」而入東土，其由海道南來者，似惟達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則除蒙族之喇嘛外，更無佛徒。漢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喪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節目，儀式多仍其舊，惟執行者爲道士而已。蒙族的活佛夏禮瓦圓寂於迪化，喪儀中除有喇嘛唸經，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氏之喪，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數人。

伊斯蘭教何時始在新疆發展而代替了以前的佛教，我沒有作過考據，然而猜想起來，當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時代行和尚職權，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來，也許是在前清時代，漢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時候。但當時何以不乾脆帶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則殊不可解，或者是因爲道士在宗教上帶點「中間性」罷？於此，我又連帶想起中國歷史上宗教專論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時，佛法始來東土，即與固有之道教發生磨擦，其間



復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時時變換，以至成爲一件大事。但自顧歡，慧琳，僧紹，孟景翼等人而下，一場無聊的爭論之後，終於達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結論；然而這種論調，已經是道教本身教義不足與佛教爭天下，故牽強附會，合佛道爲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混水摸魚，當時釋家名師都反對之。不謂千年以後，伊斯蘭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們遺下的那筆賣買，居然由道士如數頂承了去，言之亦堪發噱。

然道士在新疆，數目不多，迪化城內恐不滿百，他處更無足論。普通人家喪事，兩三個道士便已了事。此輩道士，平日幾與俗家無異。

新疆漢族商人，以天津幫爲巨擘，數百萬資本（抗戰前貨幣之購買力水準）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總店，天津有分莊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號。新疆之土產經由彼等之手而運銷於內地，復經由彼等之手，工業品乃流入於新疆。據言此輩天津幫商人，多楊柳青人，最初到新省者，實爲左宗棠西征時隨軍之負販，當時稱爲「趕大營」。左公西征之時，規模異常遠大；大軍所過，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樹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該處之土壤能種什麼即種什麼。故當時「趕大營」者，一挑之貨幾次轉易，



利卽數倍，其能直至迪化者，蓋亦頗有積纍。其魄力巨大者，卽由行商而變爲坐莊。據言此爲今日新疆漢族巨商之始祖。其後「回疆」既定，「趕大營」已成過去，仍有「冒險家」畫依樣之葫蘆，不辭關山萬重，遠道而往，但既至鎮西或迪化往往資斧已罄，不能再販土產歸來，則傭工度日，積一二年則在本地爲攤販，幸而獲利足可再「冒險」矣，則販新省之土產，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於是換得現錢再販貨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積十年亦可成爲富翁，在迪化爲坐莊矣。

抗戰以前，新省對外商運孔道，爲經鎮西至綏邊，有綏新公路，包頭以東則由鐵路可抵天津，此亦爲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戰後綏新公路已爲新省當局封鎖；蓋所以固邊防也。目前新省對外商運，已經有組織地集中於官商合辦之某某土產公司之手，面目又已一新了。

博格達山爲天山之最高峯。滿清初定天山南北路後，卽依前朝故事，祭博格達山。據「新疆圖志」，山上最古之碑爲唐代武則天所立，其後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圖志」載之。



博格達山半腰有湖（俗稱海子）周圍十餘里，峭壁環繞，水甚清，冷甚；此處尙在雪線之下，故夏季尙可登臨，自山麓行五十餘里即到。自此再上，則萬年雪封鎖山道，其上復有冰川，非有特別探險裝備，不能往矣。山巔又有一湖，較山腰者爲大。當飛機橫越天山時，半空俯瞰，此二湖歷歷可睹，明亮如鏡。據「新疆圖志」則該山上積雪中，有雪蓮，復有雪蛆，巨如蠶，體爲紅色，云可合媚藥。二十九年夏，有友數人登博格達，在山腰之湖畔過一宿，據云並不見有雪蓮雪蛆，亦無其他奇卉異草珍禽瑞獸，惟蚊蟲大而且多，嚙人如錐刺耳。又山腰近湖處有一廟，道士數人居之，不下者已數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運糧資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聞問，俟來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數道士爲真能清苦，詩以記之：

博格達山高接天，雲封雪鎖自年年。

冰川寂寞羣仙去，瘦骨黃冠灶斷烟。（其一）

雪蓮雪蛆總成虛，猶有蠶蚊自在飛。

三五月圓湖畔夜，滯人春色太淒其。（其二）

雪蓮有無，未能證實，然天山峭壁生石蓮，則余曾親見。迪化郊外所謂南山，離迪



化約百餘公里，有白楊溝者，亦避暑勝地，余曾往一遊。所謂「白楊溝」，實兩峯間之夾谷耳，範圍甚大，汽車翻越數山始到其地。此爲哈族人遊牧地，事前通知該管之「千戶長」請彼導遊，兼代備宿夜。「千戶長」略能漢語，備馬十餘匹，作竟日之遊，出「白楊溝」範圍，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經過一谷，兩岸峭壁千仞，中一夾道長數里，清泉潺潺，縈迴馬足；壁上無草木，惟生石蓮。此爲橫生於石壁之灌木，葉大如掌，略如桐葉，花白色五六瓣甚巨，粗具蓮花之形態，嗅之似濃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惡，詢之「千戶長」可作藥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間或以此爲催生之劑，煎濃湯服，則胎易下云。石蓮惟產於深谷，蓋不獨白楊溝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飲新鮮馬乳，是爲新疆摩登士女一樂事，但實亦遊牧民族風尚之殘餘。維哈族之「把爺」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車，帶蒙古包，狗，至其羊羣所在之山谷，過了一個夏季的野外生活。秋涼歸來，狗馬皆肥健，毛色光澤如鏡面，孩子們晒得古銅色，肌肉結實。

馬乳云可治肺病；飲了一個夏季的馬乳，據云身必健碩，體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



中避暑飲之，方有效驗，蓋非馬乳之獨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條件助成之也。哈族人善調製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搖盪多時，略置片刻，又搖之，如是數回，馬乳發酵起沫，乃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飲覺微醺，不嗜酒者飲馬乳輒醉。初飲馬乳者，常覺不慣，然經過一時期，遂有深嗜，一日可進十數大碗，而飯量亦隨之增加。然馬乳新鮮者，城中每不易得。馬肉製之臘腸，俗名馬腸子，亦以游牧民族所製者為佳。據云道地之馬腸子，乃用馬駒之肉，灌入腸管後掛於蒙古包圓頂開口通風之處，在風乾之過程中，復賴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煙醺，——蓋包中生火有煙，必從頂上之孔外出也。馬腸子佳者，蒸熟後色殷紅，香美不下於金華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如游牧民族之習慣，騎馬爬山，飲馬乳，食饅（一種大餅），佐以自製之奶皮（即牛乳蒸熟後所結之奶皮），草莓果醬，馬腸子，葡萄，睡蒙古包，空氣，陽光，運動，富於養分之飲食，一時都有，對於身體的益處是不難想像的！

維族哈族人嗜麻煙者，猶漢族人之嗜鴉片，麻煙比鴉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懸為厲禁。麻煙自印度來，原狀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則已為粉狀，可裝於荷包中，隨時吸



食。因其簡便，爲害更烈。

食麻煙後，入半醉狀態，卽見種種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得之事物，此時卽紛陳前後，應接不暇，嗜錢財者卽見元寶連翩飛來，平常所未曾一見而但聞其名之各種珍寶，此時亦繽紛陸離，俯拾卽是；好色之徒則見粉白黛綠，圍繞前後，乃到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珊珊自來，佞身俯就，人生大慾，片刻都償，無知之輩，自當視爲至樂。旁人見食麻煙者如醉如癡，手舞足蹈，以爲發羊癲風，而不知彼方神遊於極樂幻境也。旣而動作停歇，則幻象已消，神經麻痺而失知覺，移時始醒，了無所異，與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後，卽可成癮；癮發時之難受，甚於中鴉片毒者。同時，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關節炎腫，毒入脊髓僂偻不能挺立，不良於行。到這階段，無論再食與否，總之是去死不遠了。

維哈族人之嗜賭者，以羊骨爲博具，擲地視骨之正反，以定輸贏。據說他們結伴販貨從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於馬背上且行且賭，現金不足，則以貨物作抵押，旅途未終，而已盡喪所有，則轉爲博進者之傭工，甚至以傭工若干年作爲賭注而作最後之一擲者。



維吾爾（元史稱畏兀兒）族人口佔全疆總人口之半數，南疆居民，什九爲維族。奉伊斯蘭教。舊時阿洪（教中長老）集政教大權於一身，教長同時卽爲一部落或一區域之行政首長。今則阿洪惟掌教，不復能過問地方行政矣。維族人兼營商業，游牧，及農業；手工業（如裁縫、木匠、泥水、織氈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產之綢，色彩鮮豔，圖案悅目，亦爲維族工人所織造。

在文藝美術方面，維族人具有天才。土風歌舞，已頗不惡，而其由民間故事改編之短劇，則幽默而意味深長，實爲佳作。此種民間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輩。曾見一短劇，寫一富人路遇一窮人，窮人向彼行乞，富人不應，且罵之。既而同憩於路側，窮人徐問富人何來，將赴何處，且適以諛詞。富人大喜，乃誇其家宅之美，誇其子，誇其駱駝，終乃誇其所愛之狗。窮人隨機應變，亦盛讚其房屋之美輪美奐，其子之多才多藝，其駱駝之健碩，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窮人乃乘間復請周濟，富人怫然掉頭不顧。二人於是無言。富人解行囊，取饑食，不能盡，則以所餘投畀路旁一野犬，窮人至是復乞分一小塊饑，富人仍不肯，謂寧投與狗食，不與汝懶蟲。荷囊而起，將行，窮人忽



思得一計，遂追語之曰：你不是有一條很好的狗麼？我適從你家鄉來，見你的狗已死。富人大驚，問故，窮人曰：因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駱駝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驚，復問駱駝何故致死？窮人曰：因為你的兒子死了，你的妻殺駱駝以祭你子。富人驚極而號哭，復問子何因死，窮人曰：因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兒子被燒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搥髮，如中風狂，盡棄其行囊，並自褫其衣，呼號痛哭而去。窮人大喜，乃盡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於道旁，以行囊中取饑食之。未盡一枝，而富人已大呼而來，指窮人爲偷兒，奪還各物，且將奪手中之餘饌。窮人急逃，富人追之，暮遂下。維族風俗，殺駱駝致祭，乃最鄭重之典禮，又謂狗食駱駝肝必死。不聽，而其由是聞諸事也。維族樂器，惟長頸琵琶（四絃），鼓，簫，琴（銅絲之絃甚多，而以小竹片敲之者，廣東人亦常用之）等數事。所謂長頸琵琶者，實似一曼陀令，而頸特長，在三尺以上；意謂當別有名，但曾詢譯人哈美德，則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習見之琵琶已有變化乎？

維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佔全室過半有強，或竟整個房間是一火炕。炕上鋪氈，



毘上更有大坐墊，有矮几，或圓或長方。維族人上炕坐時，足上仍御牛皮軟底靴，實則此爲襪子；下炕則加牛皮鞋無後跟，與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門亦御此鞋。長袍左衽，無鈕扣，腰束以帶。頭上纏布，或戴無帽結之瓜皮小帽，帽必繡花，而甚小，僅覆頭頂之一部，至於戴打鳥帽，穿長統靴，則已爲歐化之結果。哈族人裝束相同。兩族女子平日亦穿長靴。

平常飲食爲牛乳，羊肉，饅，奶皮，鮮油，水菓，紅茶，而紅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哈族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盤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脂肪以手塞客入口中，雖係大塊，客人例須張口納之，不得以手接收徐徐嚼食，更不得拒而不受，蓋此爲主人敬客之禮，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卽爲失禮，或竟爲敵意之表示。客人受後，例須同樣回敬主人。

所謂「抓飯」者，乃以羊油蒸飯，又加羊肉丁與胡羅匏（黃色）丁子；因其非以羊油炒飯，而爲蒸飯，故雖似炒飯而味實不同。俄國風之「薩莫伐」在新疆頗爲流行，有錢之維族人家都置一具，蓋嗜飲紅茶，維哈及其他各小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漢族外，維族兼營農業，商業，牧畜，手工業，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則以游牧爲主，哈族在北疆居近多漢人之大城市者，亦有種地者，惟視爲副業。種地不知施肥，用休耕制；下種後卽自驅羊羣入山，不復一顧，待秋收時再來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據聞南疆維族人之養蠶者，亦如我們之養野蠶然，以蠶置桑樹上，卽不復措意，蠶及時成繭，亦在樹上。此因南疆氣候溫和又無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學亦設蒙古包中，跟着他們一年遷徙數次。

餘如柯爾柯斯，泰蘭其，泰吉克，塔塔爾等族，本皆爲中亞細亞民族，今在蘇聯中亞境內亦有諸小民族；然此諸族在新省者尙多在游牧階段。錫伯，索倫二族，乾隆年間由東北四省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帶，人數不多，亦爲農牧兼營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語言，然能漢語及維語者甚多。人謂此二族人學習語言，特有天才。

然而南疆之羅布淖爾（淖爾者漢語湖泊也）尙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爲水上居民，住羅布淖爾中，與其他人民幾無往來，不知牧畜，惟特捕取羅布淖爾之魚介爲食；人數無確計，度不過數百人而已。羅布淖爾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帶爲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尙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狀態。



游牧民族多喜養狗，蓋警衛羊羣，管束羊羣，皆有類於狗，而龐大之駱駝中亦有狗若干頭，任巡哨糾察之任。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自他處移來，來時攜狗自隨，是故新省之狗種類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種，西藏種，各式中亞種，及此諸種之混血種；凡此皆為幫人辦事的狗。再加以漢族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兒種，形形色色，不可究詰；我嘗戲謂狗與甜瓜（香瓜）在新省種類之多，恐甲於全國。

迪化人家，幾乎家家有狗。此種狗，半為供玩弄而豢養。自南樑（即南郊）到城門之一段路上，羣狗竟分段而「滯」。倘有他段之狗走過其「地盤」必羣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一「界線」而後已。因此，狗的行動範圍，頗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種無理取鬧的狗們，都為叭兒種，或其混血種，至於幫人辦事「的天性的獵狗類族，則無此習氣。

野羊又名黃羊，毛直而長，佳者可以屨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黃羊跳走甚速，在無邊之戈壁灘上，雖小跑車亦不能追及之。黃羊肉又甚鮮美，獵黃羊須用合圍之法，偵得其羣居之處，四面包圍擊之；若二三人出獵，往往不能有所得。蓋黃羊甚為機警，目



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黃羊即見之。

迪化是省會，飲食娛樂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門的了。漢族人開的酒館，大抵是混合了山東，陝西，天津各幫烹調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廚子則多甘肅籍。城裏有一家自稱「川菜館」，的據試過的人說，毫無川菜風味。或亦可說，僅在菜單上看得見川菜風味。至於官場大宴會，倘用中菜，還是「北方味」的館子來承辦。可異者竟有燒烤乳豬，而且做的很好。但掛爐鴨子則從未見過，簡直絕對不用鴨子，有時用鵝。冷盆極多，倘是一席頭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個，圓棹面上排成一圈。這許多冷盆，例必雜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盤居中，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龍鬚菜」一味，此為海菜。亦有海參，則為蘇聯貨。有魚翅。此外各種海味則因抗戰後來源斷絕，已不多見。烏魯木齊河中產一種魚，似屬鮎魚一類，尚為鮮美，此為迪化惟一可得之鮮魚。

「漢菜」而外，有清真教門館與俄國式西菜：後者與上海香港所見俄國菜并無大異，冷盆多用罐頭，則因材料缺乏之故；惟馬腸子則為特色。至於清真館子，並非一味吃羊肉，名貴之「全羊席」實僅有一整隻之乳羊（如漢菜之有乳豬，但非燒烤而為白煮）



。亦有魚翅，但因難有羊肉湯，故不甚佳。內地教門館中，常見之幾種拿手菜，在迪化之教門館中殊不可見。

娛樂之事除各種晚會外，惟有電影與舊戲。電影院皆為各族文化促進會所辦之俱樂部所附設，蘇聯片為多，國產片僅有抗戰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舊戲園有五六家，在城內。主要是演秦腔，亦有不很純粹之皮黃。故李主席壽辰，曾在省府三堂演舊戲；據說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兒，所演為皮黃，但我這外行人看來，也已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漢族小市民喜聽秦腔，城內幾家專演秦腔的戲園，長年門庭如市。據說此等舊戲園每三四十分鐘為一場，票價極低，僅省票（新省以前所通用之銀票，今已廢）五十兩（當時合國幣一分二厘），無坐位，只能站着看，屋小，每場容百餘人即擠得不亦樂乎，隆冬屋內生火，觀戲者每每汗流浹背。幸而每場只得三四十分鐘，不然恐怕誰亦受不住的。電影票價普通是五毛二毛兩種，座位已頗摩登。然因所映為蘇聯聲片，又無翻譯，小市民自難發生興味，觀衆多為學生與公務人員。

電影院戲園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衆尙重視男女有別之封建的禮儀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漢族小市民之婦女，實已相當「解放」，婦女上小茶館交男友，視為故常



。新疆日報上離婚啓事，日有數起，法院判離婚案亦寬，可謂離婚相當自由。此等離婚事件之雙方，大都爲在戲園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對照。歸化族（即白俄歸來者）之婦女尤爲「解放」，浪漫行動，時有所聞。但維哈等族之婦女，就不能那麼自由了，因爲伊斯蘭教義是不許可的。然又聞人言，南疆庫車，庫爾勒，風氣又復不同，維族女子已嫁者固當恪守婦道，未嫁或已寡者不以苟合爲不德，朝三暮四，社會亦熟視而默許云云。

## 蘭州招待所

佈置

精潔

服務

週到

地址：蘭州上東關街



# 蘭寧途中

麥羣玉

蘭寧分兩路綫：一是乘騾馬經新城享堂，計程四百四十里，需時六日可達；一是乘貨車越鎮遠橋循新綫路至永登，南折入馬蓮灘經享堂合騾馬路而行，計程六百五十里，歷時二日，但貨車無一定開行時刻，且在路上易於拋錨，往往有數日之久，故旅客多捨車而從騎。騾馬每匹本爲十元，因特殊情形，騾伙多不願往，不得不高價僱之。我所僱之騾每匹爲十八元，聞者皆說價昂，但亦無可如何也。比騎騾舒適些，就是坐窩子；窩子形如轎，以兩騾抬之。坐於其中，可坐可臥，極宜於不懂騎馬者。

廿七日晨騾伙細紮行李於騾背之架上。當我看到其細縛時，我的皮篋和其他的行李，大多給其損壞了。往西北者，行李切不可多帶，皮篋最好用木板夾之，以免損壞，這是經驗談。十二時半由蘭出發，路途漫漫，開始馬上生涯矣。

一路平野，風景殊佳。廿里經萬壽山，有白雲觀依山而立，飛簷走閣，式如宮殿。觀前卽打午尖之地，然麪黑塵多，觀之不能下咽；但飢火中燒，食之亦可口。隨卽登山行，俯視黃河北岸，黑山連互，與江南景色相比，各有千秋。六時經柳陰村，衰柳成林



，斜月高掛柳梢頭矣。萬籟無聲，惟聞遠村吠聲與馬蹄得得，衝破岑寂耳。此去新城尙有廿餘里，趁着月色衝過各村莊沿黃河而行，月影河水，如萬丈金蛇，煞是奇觀。余忽憶及昨日所言盜匪之事，心爲惴惴，突然有蹄聲從遠處來，以爲賊至，及見面始知爲騾佚，然已吃驚不鮮矣。十一時抵新城，城門已閉，只得居於城外客店中。

客店遠不如西蘭路上，房間僅一大坑，房門外卽騾馬休息之地，臭味迫人；夜間騾馬時發生衝突，腳踢聲，嗥鳴聲，夜有三四起，睡眠也不易。房金每人收一角，當我踏進客店後，店主說我們來得太晚了，飯須做好才有，我以爲有飯可吃，喜極！及至食時，僅是黑麵一盆，鹹酸菜一碟，使我大失所望。

新城在蘭西七十里，位於黃河南岸，城較定西爲好。

次晨四時，騾伏催余起床，正是一「鷄唱茅店月」的時候，匆匆就道，連洗面漱口也來不及。西行，兩岸巨型水車羅列，式如蘭州所見，耕者皆賴此吸水以灌溉田畝也。聞每座水車之裝置，最少也需萬元。十里渡河，北岸有皋蘭第八小學，以聖母宮爲校舍，學生寥若晨星。八盤山坳中，有鹽田數畝，山上一望平野，有數百工人趕築公路其上。下山沿湟水行，棗樹成林，長十餘里，黃河已不知去向矣。一路崗巒起伏，時見路中泥



土陷下，此土層過鬆所致。沿途皆有乾棗出售，每斤五分，騾夫皆購往西甯販賣。

六十里至永登縣東區鎮，有初小一所，居民窮苦不堪。暮宿黑嘴子，客店污穢不堪，坑中燒騾馬糞，味尤難聞，且坑熱如爐，睡於其上，一夜不能成眠，此余生平第一次嘗暖坑風味。今日歷程八十里。

黑嘴子房屋有五十餘家，居民多鶉衣百結。余欲購肉下麵，走遍鎮內皆無。

從黑嘴子西至享堂，計程七十里，沿途風景優美。騾夫爲貪路近，捨公路而沿湟水濱行，見舟子負皮筏滿途。卅里經紅古城，此爲黑嘴子享堂間適中打午尖之處。路上與騾夫閒談，旅途不覺寂寞。余詢其每月所入，據稱可得五十元，但終年奔馳路上矣。而余所僱之騾，彼輩每匹所得僅十一元而已，其餘皆爲經紀人所剝去了。與余同行之騾夫五十餘人，無一識字者，即詢之路旁商人，亦無一能握筆。當將到享堂時，騾夫問余有無路票，若無則不能入青海境，因青海近日特別戒嚴，對來往客商檢查備至，蓋恐有不穩分子潛入也。幸我領有護照及在蘭之百師駐蘭辦事處取得證明文件，不然，則中途折回必矣。

浩亶河爲甘青分界綫，上跨木橋，可通汽車，建於民國廿二年。上有「隴海通達」



一額，爲馬步芳軍長所書。當我第一步進踏青境，卽有軍隊盤問，並索閱護照，但該隊伍將護照看了十分鐘之久，仍不置可否，最後有一士兵跟我往客店，而護照須取往辦事處再看，我只得聽之。

享堂位於湟水與浩亶河會合點，屬於民樂縣境，居民有三百餘家，有產銷局；我抵客店後，局員卽來征收貨物入境稅，經幾次交涉始免。享堂西半里許，有李士司墓，模糊之殘碑中尙看到其一些功蹟，餘皆湮沒矣；但此地居民訛傳爲李克用之墓，余決其不是。

三十日晨西行。一路彤雲飄薄，寒氣襲人，噓氣衣領皆結爲冰塊。路線曲折隨湟水，而路因山坡關係，每數里則見成四十五度角之斜路，經蓮花台，始爲民和樂都分境處，離西寧尙有二百一十里之遙。由此轉入老鴉峽，路極峻險，峽長十餘里，兩旁峯巒壁立，中爲急流，水之北岸可通行人者，僅闊丈餘之路，此亦人工開鑿而成。迂迴曲折，「分明此去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句，堪以詠之。聞旅客言：「以前未通公路時，爲盜賊出沒之區，行旅視爲畏途；今者執政賢明，匪類已絕跡矣。」，流西有阿拉伯式土築之老鴉城，駐有隊伍，以護行旅，前行白楊樹滿野，一望爲盆地原野。白楊樹（一



名花榛）用途最廣，建築房屋橋梁，皆以此爲之，卽騾馬鞍亦是此木，每家居民皆植此樹。

七十里宿高廟鎮，鎮內居民七百餘家，各商店均有，街道較享堂爲好。有傳教堂數間，皆爲外人主持。此外有高級小學一所。余從蘭起行，數日不知肉味，乃購得雞一隻以佐膳。當余宰雞時，店主阿訇來爭，非其宰雞不可，余氣極不讓，及宰後店主不給爐鏟煮雞，乃與之理論，幾爲動武，卒無雞可食，後聞騾夫言，在回教店中殺牲，必須阿訇爲之，因阿訇當宰牲時唸經，以超度其登樂境，若不唸經，則牲畜尙未死，視爲不仁，有反教義。且雞宰後，毛爲乾拔，不用開水拔之，該雞與豬音同，開水則讀湯水。「湯雞」音近「割豬」，故絕對不用開水拔雞毛也。

十二月一日，適爲農曆十月十八日，六時離高廟鎮行。星辰滿空，冷月西垂，堪爲披星戴月矣。南視湟水，寒霞四起，景色蕭條，路上除一羣騾夫外，行人絕跡。卅里抵樂都縣城打午尖。縣城依祁連山支脈南立，前繞湟水，土地肥美，爲青省之第一等縣。城北山峯奇特，如王宮及羅馬古代建築物然。

樂都爲漢武帝時之破羌縣，及五胡亂華後，南涼之國都卽此。



前行入大峽，此爲樂都平野西界，峽險不及老鴉峽。此去卽河灘寨，居民百家；但原野小於峽東。夜宿張家寨，高廟鎮至此爲八十里，鎮內居民二百餘家。

越日，寒氣迫人，較所經之地爲甚。騎在騾背上。覺手凍痛，鼻涕冰結，掛於鼻下，不得已下騎步行取暖。經白馬寺，絕壁懸崖，危立路旁，而山峯式如雷峯塔，金字塔，崇樓大廈等模型，光怪陸離。崖下有村鎮，白馬寺在危崖中，穿山爲屋。相傳前有居民夢一金剛騎白馬跨於此山，乃設寺而祀之。九里經小峽，過木橋取道湟水南岸行，有土城握守，駐以隊伍，檢查護照及行李，居民廿餘家，有清真寺。此去西寧尙有廿七里之遙，峽西鹼土質極多，隨處可見。一路平野，村舍每數里輒見。夕陽啣山，安抵西甯。

沿途所見之居民，極爲窮苦，在冰天雪地中仍着單褲，卽富有人家之未嫁閨女亦着單褲，否則，爲他人所恥笑。較之東南各省，真地獄天堂之分。公路以青省境內爲最好；但路旁時見頹垣敗棟，無人居住，聞爲以前漢回回族械鬥所致。西蘭間交通，皆賴騾馬之力，每日總有七八百隻騾馬往來其中，但將有汽車行走，彼輩將成爲落伍者。千百騾夫前途確是堪慮。



湟水流域居民，漢族佔多數；回族居次。民。

西寧本屬甘肅之西寧道，爲漢之平西，唐代之鄭州，宋代之湟中，清始易名爲西寧府；因設省時，始劃歸青海。城週九里，位於湟水南，高出海面七千餘尺，城之南北爲高山對峙，氣候最寒時爲華氏表六度，夏季最熱爲一百十二度，居民四萬，爲青商業薈萃之區。土產物美價廉，但關內來之貨物，常高出南方市面價目六七倍，就火油鐵箱，每隻需一元二角，搪瓷面盆也賣七元一個，從陝西運來之棉花每斤是一元二角。商場是山陝人所操縱，；商人極狡猾，當雙「十二」事變時，青海境內出產之麵粉，以前一元買廿斤；事變發生祇買九斤，甚之有的糧食店將門關起不營業，其意以爲糧食較銀爲好。省中文字教育又各縣縣立，全來自甘肅遷甘做以東，只存軍用教育諸人一律一制此而

生活程度極低，每月生活費十二元，則綽有餘裕，旅館每月租費僅三元而已；至於在飯館食飯，每餐不過角餘。但每間飯館內都貼有莫談軍政的字條，是最特色。無鴉片遺毒，即省內亦然；確是難能可貴，此亦執政者之功。人口以漢族爲多，回族亦不少；民性強悍果敢，知識份子不易多得，但回人較漢人爲「精明」。現在省府對



於教育極爲注意，實行識字運動，設有圖書館閱報社，使人民得多知識，不過圖書館藏書極缺，借閱者亦寥若晨星。學校方面以回教中學爲最高學校，全省小學百餘所；此外尚有中央政治軍校西寧分校及無線電學校。報紙有青海日報，青海國民日報兩種，篇幅與上海之小型報相同。

省府中之文官及各縣縣長，多來自甘肅或甘肅以東，只有軍部爲青海人爭一席之地而已。我曾和一位來自甘肅的文官閒談這件事，他說：「西寧道本屬甘省；我們不來，他們也辦不了。由此更證明青海知識份子很少的。」

在青海度新年，每年有四次。漢，回，藏三族各一個「年」，再加上國曆「年」。其中最熱鬧的是漢回兩族的「年」。

回族過「年」，每年年節不同，今年若是十一月舉行，明年則在十月，由此相推。在過年的一月中，教徒都「奉戒」，即每天日未出時飽食，日落後始進食，日間絕對不進滴水入口，至月底舉行大典。其「奉戒」之原因，是終年飽食，則脅下生長一膏，若不使其消除，則膏塞心竅，做事易昧良心。有一說主教謨罕默德與外族戰，黎明進食出戰，日落始回進食，故教徒爲紀念他，戒食一月。



## 到祁連山去

久居西寧，亟欲到鑛區去，適趙君長慶自鑛場來，乃與其離西寧作祁連山之行的。一月七日，溫度降至華氏表九度，天氣奇寒，余等一行三人，皆衣藏服，裝束如藏人。匆促中騎上馬背，馬蹄得得，踏出西寧西門，向征途前進，北望羣峯，素裝淡抹，風景殊麗。十里越湟水，循北川河西岸北行，路皆在狹溝中，可通汽車，路旁田畝肥沃，農人收割後正從事「戛土」工作，田野盡是「煙堆」，此為特殊景色。從大通運煤來寧之煤車，絡繹於途，彼輩為生活鞭策，終年不停地奔走路，但每月所得不過十元，而辛苦備受矣。四十里至猴子河，人家三十餘，飯館數間，為供行人午尖之處。當我們在館子打尖時，老闆向我招呼：「你老先生下來了，許久不見，你老越發福……」。說得一大篇，我們覺得莫名其妙；隨後看其同樣招呼客人，始知是慣用的招呼客人之辭。離此西行，一路彤雲密布，微雪紛飛，頃刻原野盡白。夜宿新城，距西寧為七十里，城在老營盤上，山上有蘭若數幢，每當廟會之期，山上成爲市場。新城爲無人烟之空城，居民皆居城外，有二百餘家，爲漢回雜居。晚間地震有一分鐘之久，騾馬狂嘶，可駭



之至。昔嘗賦長。言二百餘家。蓋漢國餘風。則聞此氣育一公蓋之八。黑風飛測。百類  
古。長城口之關門，下有歧途，一往廣惠寺，一往大通，今等取道大通，一路向  
揚載道，冰河極多，路東盡是遼闊平野，四十里至大通。宿漢賦，望西軍營十里，賦  
大通城週二里半，居民七百七十餘家，多業採金，產物亦富，煤鑛即在城之西南三  
十里之山中；人民非常窮困，富者亦掘地藏金，不願他人知其富有，因之富者窮，窮者  
更窮，居民以青稞爲主要食料，食白麵者祇是富者能食，青稞粒極硬，以鑊炒之磨粉，  
食則用鹽水開之，名曰炒麵，又曰糌粑。漢族婦女裝束極異，髮如竹筍，衣長過膝，足踏弓鞋。聞此種裝束乃明初之遺物，  
蓋明初淮籍軍來此屯墾，淮上婦女隨之俱來，故此種裝束尤存古風。車，漢族婦女裝束極異，髮如竹筍，衣長過膝，足踏弓鞋。聞此種裝束乃明初之遺物，  
人。八日離大通，渡北川河，水皆冰結，馬踏冰行，前蹄屢失，不得已牽馬步行。五里  
抵祁家堡，磨房數間，跨於水上，人家五十餘繞山側。至破門堡，去大通已八里矣，堡  
僅三五人家在疎林中耳。由此西行轉入羊腸曲徑，已入大板山脈矣。爲貪路近，捨正道  
踏冰河行，山坳中土司人家極多，皆以蓄殖爲生。男子衣服與漢裝所差無幾；女子則否  
，服飾很特別的：未嫁者褲管上裹一塊很闊的大紅邊，嫁者爲黑邊。普通工作之衣，是



布袴，長褐衣，束腰，赤足，戴反邊帽。如在新年則紅衣，束花腰帶，兩耳戴銀環如鐸，頸中套一項圈，上面釘滿如銅元大小的磨光蚌壳。頭戴聳起尺許如箕形之紅帽，邊上全是下垂的紅鬚頭，後面用繡花如銀碗的飾物，在髻上另用長一尺之銀簪插於腦後，額際用紅鬚頭作三角形，觀其裝束，有七成是藏裝，二成漢裝，只有一成是其故有的。言語近蒙古。現在土司生活習慣與漢族同化了，所差者僅服飾語言特殊耳。明初將土司分爲兩種：一曰有司，由縣官治理；一曰土司，是距城較遠的。最近改土歸流，此分別亦泯滅了。

二十里經出入山稅局，從此前行，路小而漸高，三十里至杜家台，爲山中僅有之客店，聞再行十里亦有一店；第天色已晚，不能前行，乃宿杜家台。店中污爛不堪而帶異味，過往客人必須自帶糧食及馬料，因客店無此出售，卽茶葉和鹽，亦須自備，而馬食之草亦需一角二斤。

夜間山中氣候奇寒，華氏表降至零度下七度，幸有煖坑可睡，始免寒襲。

九日爲趕九十里之長途，在天色未明中卽起程向山之高處邁進。余所穿之藏衣，亦失效用，而面與手爲寒風吹襲如刀割，十里過一客店，聞此去至豐源盡無人家。同伴語



聲，馬蹄觸石聲交織成長征進行曲，冲破寒寂的山谷，漸達晶裝的山巔。五十里達最高處，人馬困乏，呼吸窒礙，以口代之，不得已憩於路旁，取自備之饌饌以充飢，以雪作茶解渴。回首南望，峯巒披白，起伏如萬頃波濤，北望聲源如盆在於祁連山脈之雪山坡下，此所謂登大板而小聲源歟，山高出海面一萬二千尺。

山陰路徑，皆爲冰雪掩，淨雪沒蹀尺許，而途徑又不分，躑足其上，偶不慎則跌進深淵去，幸在大通購有木枝，行時先以木枝前探路之虛實，始免「盲人瞎馬」之危，亦云險矣。一路看見爲害鷹食剩之死驢馬骨，以百數計，棄於道旁，確是傷心慘目之景。三十里抵山麓，田舍相接，又是一番景象。聞趙君言，大板山爲瘴氣瀰漫之區，前有曠場二人騎馬過此，中瘴氣而墮地，此今年九月之事。據說此爲寒瘴，行人過此者必須口含大蒜子或吸紙煙，始可避免。

聲源在浩聲河北岸，居民二百家，集居城之中央。縣署在關帝廟中，簡陋不堪，此外有民衆團報社設於鐘樓內，但設而常關，無報可閱；郵政代辦處設於藥肆中。商店十餘家，紮於南大街，商業皆爲山西人所操縱。土產以皮毛爲主，可食者以奶子皮爲最，此種奶子皮是純粹之牛乳做成。外來之物價極昂，哈德門每十枝爲兩角二分，白糖只有



來自台灣的，每斤一元二角，其他的皆是驚人的價目。最大規模之商店，所僱最高職員每年薪金爲五十元，彼輩皆來自山西，據說他們從山西來的路費共爲十餘元，是跑路來的，此種吃苦耐勞精神，確是難能可貴的。

氣候極寒，溫度在華氏表零度下十五度。因天氣過寒，居於此者容易得寒腿病，凡患此病者，腳腫如瓢，無知覺性，不能行動，成爲廢人。

魯源本屬大通縣，又稱北大通；縣城建於清雍正六年，至民國二十年始開縣，縣境東西長千里，十分之四爲平坡，可爲莊稼，居民僅千家，識字者百人中不得一。聞縣長楊希顏曾辦有小學一間，以縣署之走廊爲校舍，不收學費，而就學者一星期內無一人入校，乃用拉夫式手段，將兒童捉進學校，實行強迫教育。但人民不知學校爲何物，對之極駭怕，且取徘徊觀望態度，後見捉進的兒童放回，加以縣長向人民解釋讀書之利，爲家長者始將子弟送往學校，成績也不差，而縣長已不知費多少唇舌矣。

人民知識極低，我到魯源後，都知我是往轉風箏開金鑛的，且我身穿外國衣服，彼時有到客店來閒談。有一次衣服着得很好的居民，詢問我是何處人，我答是廣東。但他很快的說：「貴國近不近德國？離日本有多少遠？」問得我滿頭霧水，使我驚奇萬分。



我們裝載糧食的車輛，是由縣政府代僱來的，所僱者並非僱來而是服役的，因縣政府規定有車輪者，每年要替政府服役二次，今之車輛即未達次數者。

十五日起程往轉風響，我們對於路上所用之物如糧食、馬糧、茶、鹽、鍋、碗、筷、火柴，盡皆帶備，以防路上出了亂子，因路上往往相隔數十里有店，且沿路皆無人煙；即有店居住，亦不過其用火柴和鍋而已。

午後在微雪紛飛中踏上征途，大板山早爲寒氣封蔽，不知隱於何處。四十里至黑石頭。沿途靠浩疊河一帶，皆是耕地，路北者是一荒涼之區，僅畜牧而已。黑石頭人家六七，我們駐足之店，破爛之至。翌晨西行，西北風極烈，沙塵滿天，十里經白水河，有客店一所孤立於荒野中。再西則走入高低岡巒中的祁連山麓了，沿途所見，祇野嶺荒郊，黃羊野兔出沒於山坡岩石中，雄偉山峯，峙立路旁，第不知其名，「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之句，稍可詠征夫旅途之感。山路崎嶇，車行極慢，我們在冷月寒星之下，夜間十時抵大梁。可是兩間客店，已有人居住。趙君往探金者之士穴借住，亦已客滿，不得已已在冰天雪地的山嶺露宿，我身着毛織衣及棉袍，蓋以絲棉被及老羊皮衣，終夜不得一煖，看華氏表溫度至零度下三十五度。晨起時余所蓋之



被近頭部的，盡結爲冰塊。大梁高出海面一萬零五百尺，爲祁連山有名之產金地，每當夏季採金時候，有四五百「沙娃」在此挖掘，平均每日每人可得八分金。然此皆舊地，已不知重複開掘幾次矣。

十九日在晨光熹微中西行，車隨冰河曲折而進，不一里車夫爲車輪壓住，亂子來了，弄了數個鐘頭，始將人救出，但其已不能行矣。十里經獅子口，清年羹堯大破準噶爾於此。隨即轉入羊腸灘，灘長十里，盡是冰河，馬行其中，危險萬狀，灘旁盡是危崖絕壁，險要之至。灘盡卽行旅視爲畏途之景陽嶺，望之極低，但拔海爲一萬一千餘尺。車循曲徑登嶺，因地高空氣過弱，人馬五步一停，經四小時之久，始達嶺巔，時已星光滿天矣。巔上黑雪飛揚，此爲怪風刮起之積雪。借月光而行，伏牛河兩岸平野遼闊，皆無人跡之荒野，寂靜的山中，時聞狼聲遠來，心爲惴惴，午夜十二時，始達俄博城。今日爲趕路之故，無暇打尖，飢極乃餐生白麵，以雪送食，但不能下咽，經十八小時之久，沒有一物下腹，路上風霜，非筆墨所能形容，及抵客店，疲乏之軀，又入睡鄉，更不知飢餓矣。

翌晨起來，早膳後，踏遍全城，僅見居民十餘家，盡是窮苦不堪，聞以前之俄博爲



漢、回、藏貿易市場，經兵燹後，死傷過半，所餘之富有者，皆遷居他地，現居者皆無力他遷之輩，而傾頽房屋百分之九十五。余下榻之客店，無門可掩，除破坑外無長物，臭味四溢。

城西有歧途，一是入祁連山之扁都溝可達甘州，一是沿伏牛河北岸西行入八寶。在言笑中我們走進蒙藏牧地之伏牛河北岸西行，羣山盡黑，此皆是蒙藏人所焚燒的。據聞焚山一事於遊牧有利，原因有四：一無積雪之弊；二將矮小樹林足以隱藏牛羊者盡皆剪除；三是殺除蟲蟻，使無害於明春之草生長；四利用草灰爲肥料，使明春之草肥嫩。故牧民搬家時，必將附近山野焚燒。

沿途看到藏民已搬家他處而剩下之爐灶。越河旁南岸行，黃羊遍野，奔馳於荒野中，渡天盆河卽余萬里征途之目的地的轉風窰，我們的鑛場卽在此，離俄博爲五十里。

轉風窰產砂金最爲著名，週約七里，有數家採金公司在此開採，規模極小，每家僅有一「沙娃」至六人，皆向前人所掘過之地挖掘。「沙娃」是青海所稱之採金工人。而主持採金者大多是從有資本者借資金來開採。借時六十元，至一季工作結束時清還是一兩金子，而這兩金子往往多於普通的一兩金子。



余之鑛場中所僱之「沙娃」工資，是每人每月所得沙土三十簍——千五百斤——外，尙有二元工資，而每日工作是十二小時，所食者是青稞麵做成之饅饅，以鹽水進食，有時是食「耙露」，這個名詞我初聽之以爲極好之食料，後我食之始知爲青稞麵糊。此種待遇，我想世界上祇有青海有之。

我們鑛場中之工人，有一百五十餘人，皆是大通的。聞青海之採金者首推大通人爲最有經驗，尤以回人爲最，蓋回人所住之處，經濟環境，遠不如漢人優美，故多從事採金發展；漢人環境得天之獨厚，多從事商業，生活舒適，皆不願以採金爲業；然時過境遷，經濟漸受威脅，亦感食飯之難，自民國十九年始，遂相率從事採金，是故漢人採金經驗遠不如回人也。惟採金皆用土法，且皆在已開採數次之地挖掘，產量無多，而沙娃引水上山與開掘「金子口」，則有獨到之處。

轉風霧在祁連山脈與大板山脈中，拔海一萬零五百尺，溫度最低爲華氏表零度下五十五度，西北風尤烈，「轉風」二字，「顧名思義」地可知其情況矣。鑛區四周山嶺，番子名曰夏窩子（夏天畜牧之地），山勢雄壯，在祁連山南麓下，煤層露而時，有油質流入伏牛河中。



初入於半途中。

# 青康之行

鞠孝銘

去年三月間，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能夠參加了一個科學調查團，而有青海和西康二省之行。這一行，是應中央研究院之命，由中央研究院派員，分赴各省，調查各省之自然環境，及人文社會之狀況。此行之目的，在於瞭解我國邊疆之自然環境，及人文社會之狀況，以供政府之參考。此行之經過，頗多艱辛，茲特擇要記之如下。

## 六千里長征

這次旅行的路線，是從甘肅的蘭州起，入青海，經西寧，湟源，都蘭，越過車拉山口，渡通天河，經玉樹入西康，經昌都入雲南，取道阿墩子，大理，而至昆明。從青海的西甯，到雲南的大理，全段路程，長達四千八百餘里，如果是以蘭州至昆的里程計算，那麼我們便有了六千餘里之「長征」矣。

青海和西康二省，位於我國大後方腹地之中心，因了交通的不便，內部情形，對外界是相當陌生的，事變之前如是，戰事開始後，全國重心雖然西移，然青康二省，仍以交通梗塞之故，亦復如是。個人此行，頗多觀感，茲特擇要記之如下。



## 奔馳在黃土高原上

三月二十九日，就在這一個偉大的革命紀念日中，我們一行七八人，開始由蘭州乘汽車出發。這條在黃土高原上向西奔馳的公路，是起自蘭州沿着湟水，經西寧而止於湟源，五天的旅程，四月二日，我們便到了西寧。

西寧是青海的省會，市面亦因受戰事之賜，而漸走上繁榮之道。我們爲了準備此後荒野中長途旅行用的衣（皮衣）食（乾糧）住（帳幕）行（馬），在這兒是有了相當長期的停留。

五月十日，由西寧騎馬西行，開始了一長征。「自西寧到湟源，本可利用汽車代步，調查團爲工作的便利，所以棄車不用。我人策馬征途，風起塵揚，別饒豪邁氣概。

抵湟源，留一日。湟源是漢藏民族的接觸處，青海毛織業的中心。青海特產的皮和毛織品，便是由這兒順着湟水（西寧河）東下，而銷售於蘭州。蟻聚而商賈，又聚而商賈。由湟源西行數十里，地理景觀，即漸改變，由黃土地形，而進入草原地形矣。黃土地形，在青海地理上，可以自成一區，西止貴德，北界祁連，南達西傾。因爲這一區中



，包括了黃河與渾水，所以可以稱它做「河湟區」。本區中的居民，有漢回藏等族，以漢族和回族為主。農業相當發達，此因黃土肥而易墾，但以地處高原，又位於大陸中心，所以氣候頗為乾燥。耕種的時候，必先儲水，爲了避免水分因被蒸發而乾涸，又須在溝渠的上面，加蓋石板。自掘溝渠到可以儲水利用，需時至長，一旦水告枯竭，灌溉又成問題，所以青海有「苦死老子，飽死兒子，餓死孫子」的諺語流行也。

### 「風吹草低見牛羊」

踏上了草原後，四野不見樹木。短小的河流，遊龍一般的在草叢中蜿蜒着，清碧的水，成了我們人和馬乾渴時的唯一的瓊漿玉液。牛羣羊羣，到處散佈着。風吹來時現，風過去後隱，這情景，使我憶起了一首古牧歌：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黃土高原高土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首古牧歌，實在是是目前情景的一個絕好的寫照。草原上，常現出平行的道路數十條，皆牛羊所經之處。牛爲犏牛，毛長顏色不一，有白有黑。羊以綿羊爲最多！山羊則極少見。蓋青海地處高原，天氣寒冷，自然環境艱苦，只存耐寒耐苦的犏牛與綿羊，才適於生存也。

### 「科科諾爾」

草原上走了三天，跨過喀喇山口，即進入青海盆地，青海湖便在其中。

青海盆地中的河流，皆注入青海湖，水草豐美，牧羣衆多。居民屬藏民之八番族，以畜牧爲生。流入青海湖的小河，盛產湟魚，無鱗。番人迷信，奉以爲神，不敢捕食，是以魚的膽子極大。我們騎馬過河，此種湟魚，並不他避，以致死於馬蹄之下的甚多。撈取一筐，烹而食之，味極鮮美。



青海湖蒙古人稱做「科科諾爾」。「科科」是「青」的意思，「諾爾」是「海」的意思。我們來到青海湖邊，竚立閒眺，但見一片綠色，狀若琉璃，至爲可愛。河中有小島一，叫做海心山。湖中無船，蓋番人以海水爲弱水，不能浮船，是以外人不得登臨。海心山上，極少數的番人居住，並有喇嘛廟一，到了冬天，湖水結冰，山中番人便在冰上步行二日而抵岸。

當地番人，對於青海湖的迷信很多。例如：湖的四周陸上，常白日有風自海心吹來，番人乃以爲海是龍的眼睛，龍一眨眼，海風便起。實際上，這種風是一種「海陸風」。白日，海水吸熱慢，溫度低，形成高壓；而陸地上則吸熱快，溫度高，形成了低壓；高壓氣流向低壓處流動，所以風由海心向陸上吹。夜晚，陸地散熱快，而海水則散熱慢，陸上成爲高壓，海面則成爲低壓，於是風向海上吹；然而時時的番民，已深入夢中，感覺不到了。

青海湖的四周，野馬甚多，常成羣結隊，數達千餘，我們策馬逼視，野馬則奔馳極速，這才叫「望塵莫及」。



## 三人組成的縣政府

由青海湖盆地西行，過布哈河，即跨越一拔海三千英尺的高山，達柴達木盆地的邊緣。有一大鹽池，曰達布遜湖，青海的食鹽，便取給於是。再跨過一個山口。即抵都蘭縣。

都蘭縣城。圍以城牆，極小，但其管轄區域，却大於浙江全省，縣政府中僅有縣長一人，科長一人，聽差一人而已。縣長常自己騎馬下鄉催租，四鄉稍有農業，作物僅限於青稞白菜，大多數人則恃遊牧爲生。

都蘭氣候甚爲特別，一吹西風便有雨落。此與西寧不同，西寧則一陣東風，便有雨來也。西寧受太平洋氣流影響，而都蘭或由於柴達木盆地的濕氣吹入之故。

## 鹽山上行走

都蘭住了一天，繼續西南行。這時的坐騎，已由馬易以犂牛。因此後所經過的地方，皆鹽碱荒地，馬不易生也。經思爾哈鹽池，鹽山綿延達數十里，犂牛踐踏其上，如駱



駝行沙漠中。惜以交通不便，貨棄於地，實爲可惜！

這一帶氣候二日之內，變化極大，早晨結冰，手幾凍裂，中午日出，則又炎熱，達華氏寒暑表七十一度；入晚日沒，又轉寒冷。朝夕衣裘猶冷，中午赤背尙熱；寒暖不常，亦足以象徵世態人情也。

此後西南行，所經之地，愈爲乾燥荒涼，河水涸竭，草亦稀有，故不得不再換坐騎，捨犁牛而取駱駝。新月形的沙丘，遍地皆是，宛如置身漠境。沙丘之西北方面的坡度特大，薰風自西南方面吹來也。蒙古包到處可見，由此可知居民是以蒙人爲最多了。

### 打野牛度日

自都蘭西南行，過香日德後，所帶的食糧，漸告短少。只以荒涼漠野，駱駝的食料，猶感困難，遑論補充人的糧食。無法開源，只好節流，大家束緊褲帶，少吃一點而已，希望能在途中碰到商隊或牧羣，或可取得一些補給也。

經那木山口，爬過布汗布達大山時，食糧已全告斷絕。幸野牛蹤跡時現，領路的番子乃建議吾人，獵取野牛以充飢。因此事在彼等亦常爲之也，在阿藍湖邊，便打得一隻



，大家吃了十幾天，牛極粗劣，可是又不能不下咽。打野牛的方法，頗爲重要，野牛行則成羣，顧前不顧後，所以必須獵取最後的一隻，如果是向最先行的打，那麼後面跟着的羣牛看見，惱怒起來，便會向人來大舉反攻了。

### 轉危爲安

自阿藍湖西南行，旬日達扎陵湖畔，黃河便由它的發原地，流經是湖，東注入海。

沿途荒涼依然，不見一人。猶憶離香日德時，卽聞知道一帶有果格番子出沒，食生肉，專以搶劫爲生。我們行經這兒，戒心不覺自起。正進行間，忽然傾路的番子勒韁不動，並且用手指着前面說道：

「他們來了！」

我們趕快用望遠鏡看去，果見遠處山上，有數騎疾馳而來。另有數百人，停留在一座廟前。我們只得停止前進，並且急速的把經香日德時，班禪行轅特別贈給我們的黃旗，高高的樹立起來，期能免禍。因爲番人信奉喇嘛教，黃旗是班禪神力的標幟，番人見了，沒有不敬畏的也。



轉瞬間，來騎已到了面前，我們便派領路的番子前去答話，並告以係中央派來的。數騎乃疾馳而回，一會兒又增來二騎。據領路的番子告訴我們，乃果格番子中的二大頭目，西千大王和香日德大王也。領路的番子又將二大王的話轉譯給我們聽。後來我們便真實以告，謂確係中央政府派來的。乃進而和他們交談，送以茶葉，喜極而受，問他們：

「蔣委員長你們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二大王皆豎起大姆指，連聲的說。

這一交談的結果，彼此間竟發生了友誼。後來，二大王知道我們已斷了食糧，便送了我們許多食物。臨別的時候，我們還合攝一影，以留紀念哩！

### 跨馬渡黃河

扎陵湖畔休息了一天。湖水平靜澄碧，湖邊水草豐美。數十日來的奔波，偷得一日閒，享受果格番子二大頭目餽贈的食品，可算是絕糧以來第一次的豐美盛饌。

我們緣湖上行，達黃河水源，水清而淺，這條細小的流水，便是全長四千四百七十



三公里，流經九省的我國第三大水的水源啊！古人說：「黃河之水天上來，」我人策馬而過，氣概亦豪矣。

黃河水源的兩岸，是一片草地，土極鬆軟，馬行其上，至感困難。人騎馬上，如臥搖籃，稍一不慎，走錯了路線，馬便陷足泥淖中矣。

## 六月雪

沿鄂陵湖東南行，達巴顏喀拉山主峯，爲黃河與長江的分水嶺。再越察拉山口，便抵稱多縣。

自香日德以來，沿途不見農業，到了稱多縣始有農業，主要作物爲耐寒的青稞。房屋亦開始見到。農業生產與定居的關係，由此可見。

我們到達稱多，正值六月，然竟常常落雪，下雹，風大且緊。風雹迎面打來，皮膚痛裂，苦不可支，馬亦頻頻側首避讓。

來稱多途中，適逢千餘青海兵經過，據說是開至玉樹鎮壓叛亂，現方回去。我們此後在赴通天河的途中，看見棄屍十具，聞卽係被殺死的番民也。



## 進入西康

乘皮舟渡通天河，即達玉樹。

玉樹又叫做紅毛，藏人稱做蓋古多，是青康二省的交通樞紐。位於青海的西寧，西康的康定，和西藏的拉薩之中心。由西寧到拉薩，或由康定到拉薩，都是兩個月的旅程，到玉樹恰為一個月。旅行者至此，經過了三十多天的長途奔波，真是人困馬乏，必須休息半月一月，始可繼續前進。

本地居民極為複雜，共有二十五族，以藏民為主。羊毛業頗為發達，未來的發展，極有希望。

我們在玉樹休息了十天，便南行入西康。

金沙江把西康腰斬劃成了東西二大部分。金沙江西則為西藏勢力範圍。要橫貫西康入雲南，取道金沙江東部路線，比較便捷順利，因金沙江西部，藏方禁止外人入境也。但我們仍然是冒險繞道金沙江西岸，由囊謙以入昌都。等到我們到達了昌都，藏方發覺，已是無可奈何了。知道我們是中央方面的人，乃派藏兵數人保護我們，直到我們一出



境」爲止。

我們爬越怒山抵左貢，越白雪山，而達雲南的阿墩子，所經過的地形，一天之內，下降二千五百公尺，沿途極爲荒涼，人煙稀少。

由雲南的阿墩子，再踰越大雪山，繞過金沙江，便到達了麗江。十月十六日到大理，十一月一日便到了昆明了。

### 閒話藏民風俗

這次旅行，沿途所遇，以藏人爲主，接觸最多，亦以藏人爲主。現在，再說一說藏民的風俗。

藏民之衣僅皮襖一件，無論春夏秋冬，亦不更易。天熱則上身裸露，並無內衣。

藏民之食，主要的是「糌粑」以炒熟的青稞麵粉，加上酥油和茶葉製成。

藏民之住，卽爲帳幕，係用牛毛做成。

藏民之行，陸上騎馬或犁牛，渡河則乘皮舟，皮舟用皮革做成，碰在礁石上，亦不易破碎，不易渡舟的急流峽谷處，則籍「溜索」過河。



藏民婚姻，甚爲自由，男女歌唱，只要情投意合，便可結婚。結婚之後，便不能再找他人。西康又有一妻多夫制。女子權力，大於男子，女子從事畜牧，生產，等工作。男子多當喇嘛。

藏民喪禮，有天葬，火葬，水葬，數種。天葬即將死者屍體，切成若干塊，送到山上，給鳥類吃。以吃完爲好，如果不完，便燒香禱祭，直至吃光爲止。火葬禮，喇嘛行之。短命而死，便將屍體投諸河流中。是曰水葬。



# 西北之行

田一鳴

## 一 向西北方向邁進

二月二十五日抵長沙。登天心公園憑弔火後長沙，除東北一角及東南少許房舍與水陸州外，昔日繁華街市，可憐一炬，盡成焦土矣！

三月二日由益陽至常德。益常鄰近洞庭湖濱，時有空襲危險。淪陷各地區，逃來難民甚多，飢寒交迫，狀殊可憫。

三月五日由澧縣至沙市。自常德至沙市一望平原，茫無邊際。憶蕩婦秋思賦「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途中雖無樓可登，而車上縱目，亦同此觀感也。

是日爲舊曆正月十五日，此間風俗，居民皆於黃昏後上坡祭掃，並於坡前點燈。舉目縱望，但見燈光四起，與滿天星斗交相輝映，亦奇觀也。

三月七日遊江陵。（荊州）江陵距沙市十五里，爲昔時之重鎮，三國時，兵連禍結



，幾無寧日，大都爲爭此一塊土。入東門但見荒涼滿目，漆樹成林，鮑昭蕪城賦不啻爲此寫照也；近南門關帝廟在焉，廟已朽敗，中塑劉關張相，獨關相爲銅鑄，頗魁梧，劉張有知，想亦忿忿不平矣！由關帝廟折回至承天寺，寺內羅漢，被人刮去金身十之八九，爲飢寒所驅，愚人亦不復迷信土偶有靈矣。

三月十七日由沙市至樊城。

三月十九日，遊隆中訪武侯隱居遺址。隆中距襄陽三十里，（襄陽與樊城僅一水之隔）衆山綿互，樹木成林，風景幽絕；武侯廟中有銅鼓一，相傳爲武侯征蠻時所鑄，鼓面中央，鑄有青天白日黨徽，亦奇事也。

關羽水淹七軍遺址，在樊城附近，詩人杜甫，名醫王叔和墓，羊叔子墮淚碑，在襄陽南門外，劉備馬跳檀溪在襄陽西門外，惜自抵此間，無日不在空襲中，未獲一一憑弔也。

三月二十五日，由南陽至洛陽。洛陽附近，桃李芬芳，悅人心目。「洛陽三月花如錦」，時雖未至，（時所指係舊歷）而花確已如錦矣，默誦此詩，怡然自得。

洛陽西南約五里爲西工，有橫額一方，上書「九朝都會」九朝之數，據所知者有：東



周，東漢，魏，西晉，北魏，隋，後梁，後唐八朝，尙有一朝待查考。昔日虎視洛陽之吳子玉將軍，於西工附近，建築大規模之營房（約可容二三萬人）并植樹四萬萬株，蓋喻中國人口四萬萬云。此老胸襟，畢竟超人一等。經林森橋往東南約十里爲關帝陵，再往東南約十里過中正橋爲龍門山，中夾伊水，兩岸依山鑿洞，洞中雕刻石佛甚多，且甚工緻，惜爲人盜取不少。古代藝術，未能着意保存，任其摧殘，亦恨事也。

洛陽城北爲邙山，山中有溝甚深曰斜溝，溝底兩旁遍掘防空土洞，密若蜂房，亦大觀也。沿溝直上約三四里，爲阿里屋房，皆掘在地下，若預知有空襲而建築者然，城內居民至此躲避空襲者甚衆。

洛陽城東三十里爲白馬寺，寺初建於漢明帝時，爲中國有佛寺，有佛相，有佛經，有僧人之始，最後一層爲清涼台，有玉佛一尊，白如羊脂，頗堪珍貴。

洛陽防空設備甚佳，防空洞一般皆掘深二三丈，故空襲雖頻繁，而損傷實微少。

三月三十一日由洛陽乘隴海路特別快車向西安進發，經新安，澠池，陝縣，靈寶，函谷關，閿鄉，潼關，華陰，華縣，渭南，到達臨潼時，已四月一日上午八時矣。陝縣，靈寶，潼關等縣，緊靠黃河岸邊，對岸卽爲日軍，盈盈一水，相距靡遙，白晝行車，



每遭砲擊，故通過者，皆利用夜暗，即車上燈火，亦均熄滅。

四月一日，住臨潼華清池招待所。沐浴於貴妃池，溫泉水暖洗征塵，亦快事也，華清池背倚驪山，山半爲蔣委員長蒙難處，登臨觀覽之餘，對蔣委員長大無畏之精神，竊私淑焉，附近其他古蹟，有始皇陵，坑儒谷，幽王墓，烽火台，長生殿，及新豐之鴻門等。

四月三日，由臨潼至西安。西安爲歷代建都之所，建築頗偉大，尤以各城門城樓及鼓樓鐘樓爲最佳，惟生活程度高於沿途所歷各處，「長安薪桂米珠，居大不易，」自古皆然矣，附近名勝古蹟，如南門外之終南山，大雁塔，小雁塔，城內之碑林，（以石刻十三經爲最偉大）下馬陵：（即董仲舒墓，因漢帝每過此，皆下馬以示尊敬，故名之曰下馬陵。）文廟古柏等，均爲遊人所樂道。

## 二 由西安至寧夏

四月二十二日由西安經咸陽醴泉乾縣永壽至邠縣。咸陽爲秦都會，據史籍所載，當時一切，即班固舍兩都賦而賦咸陽，亦恐不足以形容其侈麗，今則斷瓦頽垣，冷落不堪



矣。咸陽城北爲畢原，文武成康及周公陵墓在焉；城東北有漢武帝陵，卽所謂茂陵是也；城西爲馬嵬驛，楊妃卽葬於此。邠爲古豳國，周之祖先公劉所居也。

四月二十三日由邠縣經長武涇川至平涼。出邠縣西門約三公里爲花果山，山中有水簾洞。再西約七公里爲大佛寺，佛爲坐姿，高八丈餘，肥瘦配置均勻，堪稱西陲大觀。距長武約六七公里爲古戰場，李華弔古戰場卽指此，惟所謂「浩浩乎平沙無垠」者，今皆禾黍離離矣。涇川西約三公里爲回中山，山麓爲古瑤池，杜工部「西望瑤池降王母，」穆天子傳「會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卽此地也。

兩日來沿途所見，人民十九，依山伴谷，穴地而居，遙望之，頗與蜂房相彷彿。大抵此間因木材缺乏，且穴居夏涼冬暖，爲環境所驅使，不得不然矣。

平涼城北有柳湖書院，爲吾鄉魏光燾先生所重修，并有魏撰書之碑記，及左文襄所題柳湖書院四字與暖泉碑記。此地一屆冬季，水無不冰，惟暖泉則否，且泉中青草，經冬不凋，亦異事也，湖內植柳萬株，現皆合抱成陰矣。

平涼城西三十里爲崆峒山，樹木茂盛，風景絕佳。山中有玄鶴洞，鶴不易見，相傳爲黃帝時物，數千年來，僅三數見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由平涼經三關口至固原。三關口鄰近六盤山，兩山對峙，中夾溪流，形勢甚爲險峻，相傳爲宋將楊延昭駐守之處。自平涼至此，一望荒涼，獨三關口附近各山，紅豔山花，迎人欲笑，車行至此，令人悅目賞心留連而不忍去也。

四月二十七日，由中寧經青銅峽及金積至靈武之吳忠堡。自三關口至青銅峽，沿途五六百里，人煙稀少，滿目荒涼，氣候少雨多風，（諺云十日天晴九日風）風過處，黃埃散飛，中人欲醉，南人至此，幾無法睜眼矣。靈武爲唐肅宗卽帝位之地點。（當安史之亂，明皇奔蜀，唐室動搖，肅宗乃卽帝位於此。）

青銅峽爲黃河水面最狹小之處，（最狹處僅約百餘公尺）兩岸石山高峙，逶迤約五六里，形勢異常險要，峽口之左岸，有塔百八，據稱爲穆桂英破天門陣時陣亡百八將之葬地，妄言妄聽，未足徵也。出峽口兩岸引渠灌田，由此至寧夏一帶，河渠縱橫，堪稱沃野，蓋所謂「塞北江南」者也。

沿途所見民房，多用土築成，屋爲平頂，（少數如舟形）上敷以土，幾與地面無異，人畜可以在上行走，天熱時則相率抱衾與裊睡於其上。因平時少見汽車，故汽車到處，居民羣聚以觀，或竟臥倒路旁，注視輪轉，犬亦驚吠相逐，少見多怪，此之謂也。



吳忠堡爲寧夏最繁華之市鎮，有戲院，有浴池，商業發達，稱寧夏經濟重心。五月五日至寧夏。登寧夏圖書館（昔之鐘樓）縱望，全城在目，坡之面積約與洛陽相等，而街道整齊則過之，惟市面之繁榮則不及也。

寧夏城之西北角有中山公園一所，規模頗宏大，內中以博物院葡萄園兩處爲最佳。惜地址偏僻，遊人稀少，園中蔓草叢生，頗有幾分荒蕪景象也。

賀蘭山橫亙寧夏西北，逶迤如帶，雄壯無比，「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武穆夙志未酬，三字獄竟爾冤死，對景生情，恨未能起九原而鞭撻屍，以洩吾心頭之忿恨耳。

寧夏全省人口，據省府統計，爲六十五萬，出產有紅（枸杞）黃（甘艸）藍（藍靛）白（羊皮）黑（髮菜）之稱，但其最繁榮之地區，僅爲黃河兩岸，其他如額濟納，阿納善等旗，大都爲沙漠地帶，地廣人稀，一片荒涼而已。

### 三 由寧夏至綏遠

六月二十七日由寧夏沿賀蘭山脈，經平羅至石咀子，渡黃河，入綏遠境之伊克昭盟境至磴口對岸，是晚復渡河宿磴口。



石咀子爲寧北門戶，西倚賀蘭，東帶黃河，形勢甚險，蓋所謂兵家必爭之地也，商業亦頗繁榮，爲寧夏不可多得之市鎮。

磴口屬寧夏省轄，無城垣，東倚河，西南北一片黃沙，別無所有；縣城人口約二百家，合計四千餘人，有小學一及成年識字班，成年婦女由強迫而變爲自動上課者甚多，（每日清晨上課二小時）且多天足而舉止大方，沙漠中有此，可謂空谷足音矣。

據磴口居民云：蒙古地（按係指伊克昭盟等地）有道不拾遺之風，觀其馬羣羊羣，無人看管，任其嚼草翹足，於沙窩中而不虞其爲人所盜竊，所言似有徵也。

六月二十八日，由磴口渡黃河至渡口堂對岸復渡河宿補隆壩。（蒙古語譯音）

自石咀子起，黃河西岸爲大塊黃沙，連綿不斷，河東岸（綏遠伊克昭盟境）亦爲人煙絕跡之沙窩，數百里長途，除遇三數人家，及一二蒙古包與少數牧羊蒙古同胞外，惟見無數羊羣馬羣而已。

是日欣賞所謂蒙古包，（形勢略同軍用之圓頂帳幕，外以厚氈圍之，如須變換畜牧地方，卽拆卸載於駱駝身上，至所欲停止之地點再重新架設之）並學會三數句蒙古語，（如坐爲「梭」，吃飯爲「不達以地」，那裏去爲「欺哈亞不拉」，十爲「阿拉伯」



等是。〕旅途雖苦，亦自樂其所樂也。

車行沙窩中如迷途羔羊，莫知所適，時而坐車，時而下車推車，時而分頭探路，大地茫茫，置身其間，真如渺蒼海之一粟，不禁百感交集矣。

由渡口堂東岸渡河後，陰山與狼山在望，「不教胡馬渡陰山，」我守土部隊，想能肩此重責，而不負國人之所期望也。

磴口，三盛公，渡口堂，補隆壩一帶，教會力量極大，人民對彼之信仰亦極深，我所鞭長莫及之處而人輒利用之以越俎代庖焉，此關心邊疆者所宜特別注意者也。

六月二十九日由補隆壩經黃楊木頭至臨河。臨河爲綏西大縣，全縣人口約十一萬人，縣城亦頗寬大，惟未見十分繁榮也。

七月八日由臨河乘牛車（汽車找不到汽油，馬車亦因時間倉卒，未曾僱到）向五原進發，是晚宿天吉秦橋。臨河距五原百八十里，汽車三四小時可到，而牛車則非三日行程不可，兩相比較，懸殊太甚，令人不得不崇拜科學萬能也。

臨河東行二十里爲紫金寺（譯音）建築頗莊嚴雄偉，惟附近房舍及牆垣，漸次頹毀，頗呈衰落景象。廟中六七喇嘛，在大殿右側誦經，隨誦隨吹喇叭，喇叭長者約丈餘，



「聞聞嗚嗚」之聲，似帶幾分悲慘音調。蒙族同胞，迷於宗教，以致種族衰弱不振，國事如此，猶不覺省，亦可悲矣。

七月十日抵五原。自渡口堂起至五原止，沿途宜牧宜耕，因地廣人稀，百分之九十以上土地，皆荒蕪無人過問。據云欲至此間墾荒者，可至所屬縣府請求登記，每畝僅值法幣一元左右，如戰事結束，西北交通幹線完成，移東南過剩人口來此開墾，則國計民生，受益誠靡淺矣。

五原東距安北百二十里，東北距百靈廟三百餘里，東南距包頭亦三百餘里。自百靈廟安北包頭相繼淪陷，五原已成爲西北國防最前線之指揮重心。

西北甘寧青一帶，回民較其他各處爲多，然據調查所得，寧夏回民最多之縣，亦不過全人口十之四。且此數目中，大都爲漢族同胞，不過信仰回教，如其他信仰佛教耶穌教者然，真正所謂回族同胞很少，馬少雲主席云，「西北祇有回教，並無回族，不應有回漢界限之分而互存敵意，」所見甚遠也。

寧夏綏遠各地之地名，有因某人開始佔有此地而得名者，如寧夏之吳忠堡，王洪堡，楊和堡，綏遠之郝六圪旦，王洋圪旦，（圪旦者蒙古語稱在此平地上較高之點也）等



是。有因商店招牌而得名者，如寧夏之三盛公，綏遠之天吉泰橋，及隆興長（即五原新城）等是。有因瓜分此地面時之順序而得名者，如高分子，二分子，三分子，四分子等是，有因譯蒙古語之音而得名者，如補隆璣蠻各素等是。甚有達三四字爲名者，如黃楊木頭是，形形色色，難以枚舉，此僅述其大概而已。

八月二十二日。塞下秋來，風景頓異，觀北雁之南飛，覺離情別緒，一齊湧上心頭，填滿江紅一闋如左：

遠樹含煙，極目處，平原無際；人意懶，西風乍起，新秋天氣；一部離騷消永晝，幾杯濁酒排愁緒，嘆年年，作客在他鄉，身如寄。堂上親，髮似雪；閨中婦，思如結；看初圓塞月，倘傷離別；破碎河山須補綴，燎原烽火期撲滅；費思量，家國兩關情，其先國！

八月三十一日乘馬至陰山山麓遊覽，（五原至陰山山麓約三十里）道經折桂鄉時，馬騰蛟留用中餐，馬現年六十四歲，精神矍鑠，且喜健談，殆所謂老當益壯者也。綏西月餘所見，小學教育，民衆組織，以及政治設施等，均較沿途所歷各處爲佳，傅主席埋頭苦幹之精神，誠有足多者。



#### 四 由綏遠至青海

九月十三日由五原出發，經百川舖，陝壩，黃楊木頭，補隆瑙至渡口堂。百川舖爲綏西新興之市鎮，用以紀念閻百川氏者。街道整潔，市面亦頗繁華，爲塞北不可多得之市鎮。陝壩屬臨河轄，爲現綏遠省府所在地，市面與五原臨河約相等而繁榮似過之。

九月十四日汽車由渡口堂渡河，將上岸時，因繩斷渡船破壞，車身三分之二落水，經數人用力牽曳，始獲登陸，由此可知集中力量，與協同一致，可以制勝一切矣。

渡河後行三十里爲天佑廟，（譯音）再行約百里爲百家窰，此時天已黃昏，遂繞道止宿於一牧羊人家。間談中得悉主人爲陝北人，年約五十，故鄉有美滿家庭，爲覓蠅頭，子身遠遊，現有牧羊千餘頭，驢馬駱駝各數十，合計約值法幣二三萬元，此種堅苦卓絕之精神，實令人欽佩不置。關於牧畜生活，有足述者，如：

一、羊羣晝放夜歸，繞屋露天聚居，無所謂牢，羊羣外圍，羣犬衛護，犬甚悍戾，生人莫敢近，且能與狼鬥爭，故無亡羊之虞。

二、驢馬駱駝，大都在牧地過夜，牧主僅不時派人巡視而已。



三、馬羣中有所謂二馬者，較其他馬爲雄偉，他馬之行動，均以此馬爲準，蓋除牧馬者外，此馬卽爲該馬羣中之第二領袖，故名之曰二馬也。

四、羊羣卽在冬季，亦均在野外生活，據云卽雪滿大地，而羊與馬均能以嘴拔雪，覓草充飢也。

九月十五日由百家窰至石咀子。百家窰至石咀子計程百八十里，沿途無一人家。車上縱目，除羊羣馬羣而外，惟見少數黃羊（野羊之一種），二三野兔，點綴於此無邊大漠而已。

伊克昭盟境之蒙族女人，均隨身帶有鼻煙，彼此見面時以交互聞鼻烟爲禮節。又在該地生活之人，每人隨身攜帶小刀一把，箸一雙，刀則爲宰羊之用，箸則隨時隨地便於拈食也。

九月十六日由石咀子至寧夏。綏遠與寧夏相距僅數百里，而氣候懸殊太甚，如以季節相比擬，則在同一時間，寧夏正在新秋，而五原儼如秋末也。

九月二十一日由中寧向固原進發。中寧至固原途中，須經過一段沙漠地帶，深以塵沙飛揚爲苦。是日晨起，天忽微雨，默誦楚辭「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洒塵」之句，



又不覺心曠神怡矣。至同心縣，雨猶不止，稍事休憩，仍冒雨前進；至姚家鋪，因須通過一傾斜甚急之長溝，路滑，汽車不敢行駛，遂止宿於一破土窖中。是夜月白如霜，夜涼似水，思不成寐，百感叢生，偶得句云，「天雨泥濘行不得，破窖一夜鬢毛斑！」

九月二十三日由固原經瓦亭折向西行，過六盤山至靜寧縣。沿途有左文襄經營西北時所植之樹，樹植道路兩旁，路而寬者約三十公尺，狹者亦在十公尺以上。現雖道路稍有改移，而所植之樹受天然或人爲之摧殘亦復不少，然存留者皆合抱成陰，繼續可見，樹種以柳爲多，故人皆呼爲左公柳云。

六盤山甚陡峻，汽車盤旋而上，計迴旋二十二灣，下山亦十八灣，上下山計程十二公里，汽車行駛二小時，其速率約與步行相等。山中矮叢紅葉，豔麗如花，晚對斜陽，尤饒嫵媚，精神不覺爲之一爽。

九月二十五日，由黨家峴經華家嶺下華嶺西坡至定西縣。華家嶺高出海面二千公尺，由華嶺東坡至西坡，計程百餘公里，因地勢過高，氣候異常寒冷。晨起踏霜前進，雲煙生於足下，霧着鬚眉，白垂珠顫，農家男婦，工作山中，但聞人語，莫知所在，「別有天地非人間，」此其異矣。下華嶺西坡，青天白日，重照人寰，遙望遠山，連天積雪



，又是別一境界也。

九月二十六日由定西經甜草店至蘭州。蘭州城垣頗寬大，黃河橫互於北，皋蘭山屏蔽於南，西陲重鎮也。事變以來，陸續增加人口十數萬，昔時冷落之都城，頓成繁華之市面。車水馬龍，熙來攘往，幾與過去之漢口南京相彷彿，惟百物昂貴，謀生不易耳。

九月二十八日由蘭州至永登。自固原至永登，萬山叢沓，絕少平原，山勢與賀蘭陰山之逶迤如帶，有主幹無分枝者，迥然各異。六盤山以西甘草店以東各山，十九已經開墾，惟土質不肥，且無水源以資灌溉，故農作物難望豐收。農民終日勤勞，而所得似尚不足以供溫飽，觀其顏色之憔悴，衣衫之襤褸，兒童大都光着一身，住宅一般，僅堪容膝，是以知其然也。甘草店至蘭州以北各山，遙望之與沙漠中之沙山相似，以南各山，微有樹木點綴其間，然農作物均不再見矣。由蘭州至永登，沿途梨棗成林，土地亦較肥美，人民生活似優於隴東一帶所見。

自入甘境，沿途所見婦女多纏足不良於行，跪地工作，（膝部有特製跪地工作之護膝）狀殊可憫，男子尚有蓄髮留辮者，文化低落，較長江以南相距甚遠。

九月二十九日由永登經青海之民和樂都至西寧。是日所經皆依山畔水，過享堂峽，



老鴉峽，大峽，小峽等處時，兩岸高山對峙，中夾急流，曲折迂迴，連綿二三十里，形勢甚爲險要。尤以享堂峽鑿道半山，俯瞰絕壁懸岩，下臨無地，奔騰激水，白湧浪花，車行其上，誠令人目眩心悸不置也。

入青海境，造林運動，較沿途所歷各處爲佳，到處樹木成蔭，令人發生無限好感。西寧城市尙不及寧夏之寬大，而人口則幾二倍於寧夏（寧夏省會人口，據稱僅二萬餘，西寧省會人口，有五萬六千餘。）市面似亦較寧夏爲繁榮，然一入黃昏卽禁營業，僅有日市而已。

青海人口，據稱爲二百二十餘萬，藏族約居半數，其餘半數首推漢族最多，回族次之，其他蒙族與土人等又次之。藏族同胞之裝束，有太古遺風，楚辭「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以之相贈，頗足相稱。

黃河長江均發源於青海，故青海地勢，較此兩大流域之各省爲高。西寧附近各高山，終年積雪，如白頭老人，卽可相見也。

十月三日遊魯沙爾之塔兒寺。（卽金瓦寺。寺建於明洪武六年，黃教宗哈巴癩胞衣地。）塔兒寺位於西寧西南五十里，瓦爲銅質，外鍍以金，金碧輝煌，耀人眼目。寺有



二，俗稱大者爲大金瓦寺，小者爲小金瓦寺；寺內大小佛相有如恆河沙數，經堂極宏大，約可容六七百人，內部陳設，華麗無比。全寺共有喇嘛三千五六百人，大都能懂國語，年輕者甚活潑可愛，以可造之資，使其埋首佛寺，實爲國家最大之損失，「人其人」韓愈氏已先得我心矣。

西寧區教育，在西寧東十五里之羅家灣營房舉行，此地據稱爲漢將趙充國屯軍之所，至今尙有「漢家營」之稱，「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昔誦此詩，今歷此境，不禁爲彼古來征人思婦，一掬同情之淚也。

十一月十日西寧區教育舉行結業典禮，並繼之以遊藝。令人最感興趣者，首推藏族歌舞；藏族少女約二十人，戴圓圈狐皮帽，着博大紅色袍，載歌載舞，儼如羣蝶翻飛，亦別饒風致。其次爲新疆同胞之哈薩舞，及藏族受訓同學之藏歌，亦均博得掌聲不少。

## 五 由青海返蘭州

十一月十三日於大雪紛飛中別離西寧向蘭州進發。「忽如一夜東風來，千樹萬樹梨花开，」唐詩結構之妙，於縱望沿途雪景領略過來。過享堂峽，下車步行，俯視一灣碧



水，襯兩山白雪，愈覺其澄清如鏡，幽雅宜人。將近蘭州，天已黃昏，因汽車燈壞，暗中摸索而行，幾演覆車慘劇，欲速則不達、信不誣也。

蘭市南爲皋蘭山，山麓山腰，遍鑿佛龕式之防空洞，爲市民逃避之用。空襲時，市民避難其中，或坐或立，遙望之，與杭州西湖之三天竺，南京附近之棲霞山，洛陽附近之龍門，所鑿石佛相彷彿，故人戲以「活佛」呼之，亦空襲時之趣聞也。

二十六日空襲蘭州時，省立蘭州師範一部被焚毀，而此一部適爲余等之宿舍，故行李書籍，均付一炬，過去每以南返時交通不便，行李太多爲顧慮，輕易棄擲，亦未免暴殄天物，不料此視同附贅懸疣者，今竟得一良好之處置，不覺望焚餘灰燼而大笑也。

自余等抵蘭後，黃河已開始凝凍，雪花冰塊，雜沓奔流，互相撞擊，沙沙作響，目之所視，耳之所聞，令人頻添幾許涼意矣。

## 六 歸途

一月五日由華家嶺經通渭秦安至天水。憶三月以前過華家嶺，時西風蕭颯，煙霧濛濛，寒氣襲人，冷入肌骨；此次經此，風和日朗，雖值隆冬時節，反未若三月以前之寒



冷，蓋華嶺天氣，風雨之日夏亦冬也。

一月六日由天水經娘娘壩江洛鎮至徽縣。過娘娘壩，山中始見草木，眼界爲之一新。過江洛鎮驟觀稻田，頗類故鄉風景，一觸新情，倍增歸思矣。

一月七日由徽縣經兩當入陝西境，過馬陵關，雙石鋪，至廟台子宿留侯廟。

馬陵關形勢約與三關口、青銅峽，享堂峽等處相似，而險要則似駕彼三處而上之。雙石鋪爲交通要地，風景亦幽雅宜人。

一月八日由廟台子經留壩，褒城，沔縣。過五丁關至寧羌，連日來汽車沿山巔或山麓曲折而行，（公路幾無二百公尺之直線）稍一不慎，卽有覆車之虞，故日僅行百數十公里。過褒城地勢較爲開闊，南方景象，亦漸形濃厚。褒城附近新鑿之石門棧道，及寧羌附近之五丁關，形勢甚險，公路工程，亦甚偉大。（均鑿石開道）五丁關山極陡峻，汽車盤旋而上，幾疑重至六盤山矣。

西寧蘭州，兩三月來早晚溫度約在零下五至十度，非重裘不足以禦寒，與此間氣候，懸殊大甚，想愈南愈益溫和矣。

一月九日由寧羌經棋盤關（川陝分界處）入四川境至廣元。棋盤關亦極險峻，公路



經此，好事者磨石太書「西秦第一關」五字於石壁上。廣元對岸爲皇澤寺，相傳爲武則天生長地。城北爲千佛岩，爲唐韋杭所刻，與洛陽龍門之千佛岩相伯仲，亦壯觀也。

一月十日由廣元經劍門，劍閣，過七曲山至梓潼。劍門關爲川北第一要隘，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形勢甚爲險阻，昔誦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及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寶刀駿馬休輸却，好領雄師入劍門」之句，輒心然嚮往，此行得親歷其險，快何如之！

杜工部「羣山萬壑赴荆門」，白樂天「雲棧縈紆啓劍閣」，荆門劍閣皆獲親臨，荆門雖有山，若云羣山萬壑齊赴此，則未免形容之太過，至於劍閣，並無雲棧縈紆之險，且地勢頗低，更談不上登，由此可知詩人造句或張大其詞，或憑空設想，若據爲實，徒見欺耳。

自劍門至梓潼，道路兩旁，古柏青青，繼續可見，相傳爲三國時張飛守廣元時所植，（或云非是）與甘肅之左公柳後先輝映，然左公柳則較爲減色多矣。

一月十二日由梓潼經綿陽，羅江，德陽，廣漢，新都，至成都。由梓潼至成都，所過縣城，皆不亞於甘寧青各省之省會，綏遠之臨時省府所在地更無論矣，卽一市鎮亦較



西北之一等縣無多遜色。沿途一望平原，田疇交錯，人煙稠密，竹木成陰，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者，古人誠不我欺也。

成都街道縱橫，不亞於漢口廣州，惟商業之繁榮，則不及也。城郊極多勝蹟，如武侯祠，草堂寺，昭烈寺，青羊宮，薛濤井等。傳聞皆風景幽美，惟無暇一一遊覽，殊引爲悵耳。

甘肅永登縣李縣長斐君，因赴渝受訓，與余同車入川，據云歷任縣長十年，未曾存款千元。喜其廉潔，樂與之交，贈以七絕二首：

邂逅相逢豈偶然，三生石上證前緣，休云蜀道難如許，千里征途一瞬間。

旅途何處覓知音，與子同車倍覺親，後會不知何日是，教人怎得不銷魂。

一月十七日至重慶。由成都至重慶，既非廣大平原，又無崇山峻嶺，大都爲連綿不斷之小起伏地。將抵重慶時，地勢較高，過山洞後，懸橋於兩山之間，過橋後，繞山一週，復穿行於橋洞之下，化險阻爲坦夷，工程之設計，美善兼之矣。

重慶當嘉陵江入長江之口，東南北三面環水，狀如半島，所處地勢，自南至北，逐漸隆起，一切建築，皆順地勢之自然。故自江面仰觀，高閣層樓，鱗次羅列，殊爲壯觀。



，尤以一入黃昏，遙自長江南岸觀之，萬家燈火，倒影入江，隨波搖曳，頓覺頻添無限光明也。

一月二十一日至桐梓。是日所過釣絲岩（昔名弔死岩），公路極險，傳聞自通車以來，翻車不下四十輛，死傷乘客數百人，現正改道中，爾後想無復再蹈覆轍者矣。

一月二十二日由桐梓經遵義至貴陽。桐梓遵義間爲婁山關，層巒聳翠，高插入雲，遙望之頗與桂林及陽朔平地崛起之石山相類似，桂諺「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則此間風景之雅致，可見一斑矣。

自綦江入黔境，地勢漸次上昇，桐梓遵義一帶，尤爲海拔最高之處，由遵義至貴陽，即又漸次下降，然海拔最低之處，均較成渝一帶高出二三倍，故黔省氣候，異常寒冷，西北所製禦寒衣服，在川時已無用武之地，至此又覺其可親可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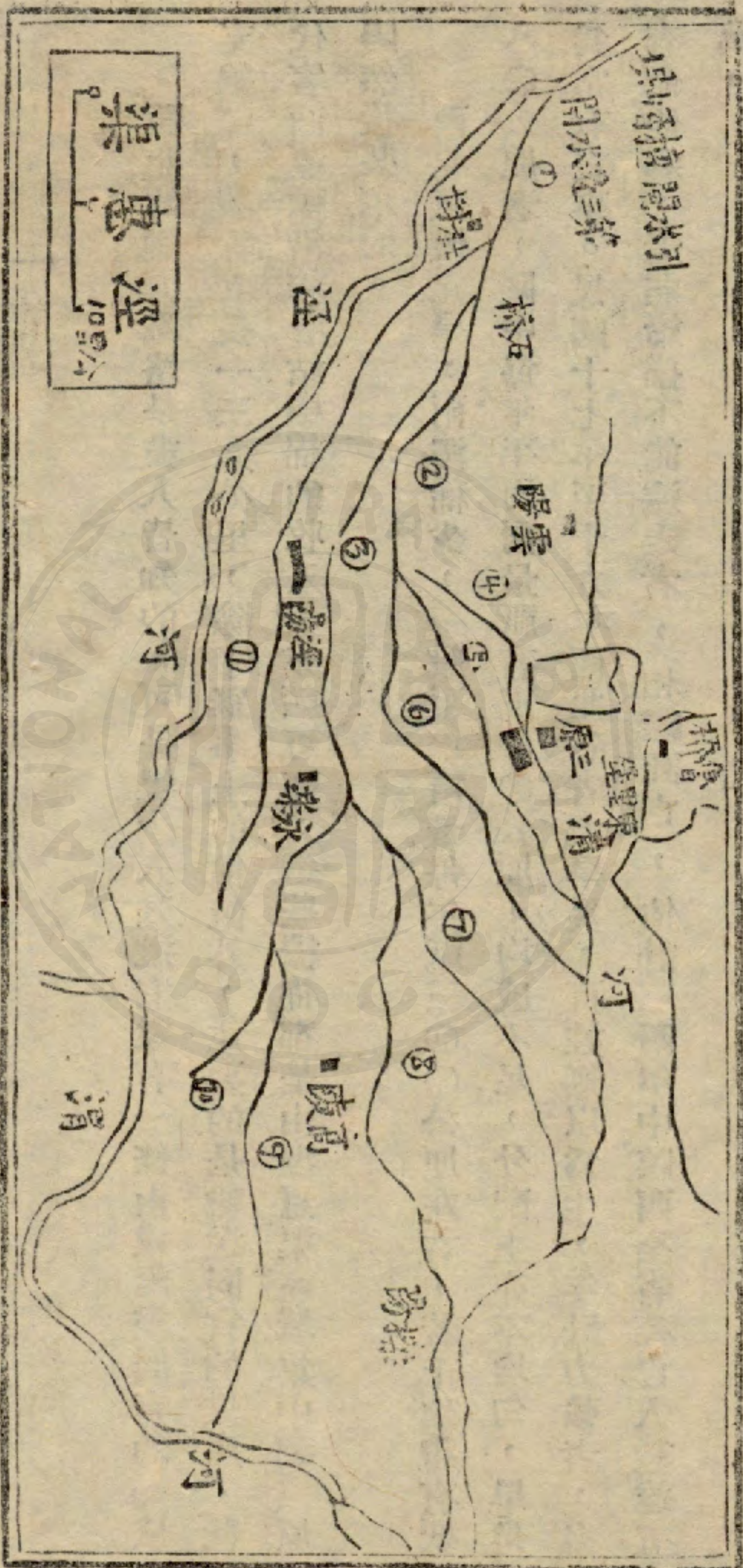
# 涇惠渠紀遊

時懷銘

西北的隴海鐵路是盡人皆知的，可是很少人知道它還有一條由咸陽至同官的「咸同支線」，該線共長一三九公里，除了軍事上的價值外，主要的是輸送同官的煤產，此外代客商運輸沿線各站機棉的收入，亦頗可觀，這些機棉都是由涇惠渠區域集中到三原涇陽然後裝車的。

西北氣候亢旱，雨澤稀少，一般平均雨量每年祇三〇〇公厘左右，若干地帶有低於八〇公厘者，關中每年平均雨量祇有五〇〇公厘，均感不足，分配上亦不均勻，旱災原為常有之事。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西北各省大旱災，百姓無以為生，年壯力強者，多已奔命他鄉，老弱婦孺不能遠走者，相繼死亡，估計三四年中陝西全省死亡人數達五十萬。





註 (1) 總幹渠 (2) 北幹渠 (3) 南幹渠 (4) 第一支渠

(5) 第二支渠 (6) 第三支渠 (7) 第四支渠 (8) 第五支渠

(9) 第六支渠 (10) 第七支渠 (11) 第八支渠

圖詳中報六十週年紀念出版中 分省新圖，陝西省圖。



經此大旱災後，各方對水利工程漸漸重視。民國二十年華洋義賑會，朱子橋先生，陝西省政府合辦涇惠渠修建工程，此項工程即由當時負責陝西水利工作之李儀祉先生主持。工程自民國二十年四月起，迄二十一年六月止，歷時一年三月，用「以工代賑」方法募得工人五萬，用款一百二十萬元（當時工資每人每天五角），民國二十三年華洋義賑會，全國經濟委員會，陝西省政府再集資四十五萬六千元擴展其他支渠及進行修補工程，翌年春季竣事。

涇惠渠係引用涇水開渠溉田，此渠始於二千年以前，當時韓國因知秦好興事，「欲罷（疲）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亦作仲山，或即今之張家山）西抵瓠口（亦稱谷口，即今檀香山壩一帶）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指洛水）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關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水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因名曰：「鄭國渠」。（史記：河渠書）當時規模之大，可想而知，惟因工事匆促，堤堰尋毀。漢太始二年，用趙中大夫白公策，上移渠口，「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指渭河），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渠書：溝洫志）兩渠合稱「鄭白渠」。

唐永徽六年曾就白渠加以修築；宋熙甯及大觀間自仲山旁鑿渠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泉會流白渠，並在渠北地勢高峻之處，通竇以防漲水，賜名豐利渠；元至大元年又於宋豐利渠上，開石渠五十丈；明成化初，再於元渠之北鑿小龍山大龍山腹里許爲洞，便水注白渠，名曰廣惠渠，工程幾歷二十年，正德中又加鑿白渠四十二丈，名通濟渠，以上工程，因時制宜，雖時有變遷，然均引用涇水，至清雍正乾隆，以涇水屢淤渠身，乃拒用涇水，開鑿龍洞，改取山泉，灌溉田畝，因水源不足，功效不著，民國二十年再擴展改造。

李儀祉先生對涇惠渠之貢獻主要之點如次：

一、李先生在古時稱爲谷口地點，築成檀香山壩（用以紀念檀香山華僑之捐款），其用意有二：（一）可以積儲涇水，（二）提高涇惠渠發源地水位。

二、涇惠渠發源地在山谷中，除南邊有缺口，已築有檀香山壩外，其餘三面盡是高峻山嶺，李先生在東邊山腹鑿成一「形墜道，使涇水穿洞入渠。

三、宋豐利渠以渠北地勢高峻，通竇以防漲水，今李先生築石橋橫跨渠上，使渠北



高地之水經橋面下注涇水，其他防止漲水之設置，則檀香山壩有缺口，可以放水，此外又有第二三等退水閘。

四、涇惠渠，總幹支渠有大小引水閘無數，閘門全是鐵製，極易操縱。

五、涇水含沙甚多，少則百分之三四，多時至百分之五十（含沙量在百之四十時即不再引用涇水），渠身易於淤塞，即因是故。李先生先使發源地水位增高，然後於總幹支渠每一小段築一石橋或水壩，渠水經過即向下急流，使渠水永久保持極快之速度，泥沙不能滯高。

目前之涇惠渠由張家山之谷口起，汧杜樹止，長二十里，名總幹渠，再卜分爲三段：一、北幹渠，循舊有渠道，流向三原，中途又分成第一二三支渠，分別注三原投入清河；二、南幹渠，流向涇陽，中途分成第四五六七四支渠，投入清渭兩河；三、第八支渠，流向涇陽永樂。統計幹渠共長七十餘公里，支渠長二百餘公里，灌溉醴泉，涇陽，高陵，臨潼等縣地七十二萬畝，其中受惠最多者爲涇陽，因該處灌溉便利之故，三原次之，當涇惠渠未修築前，其附近田價每畝有低至五角一元者，現每畝市價漲至三四千元，且無賣戶，原來農民的收益年有增加，民國二十三二十四年各增加三百萬元，二十



五年增八百萬元，二十六年六百萬元，二十七年七百萬元，最近數年已超過一千萬元，農民自然不願放棄他們的田地了。

涇惠渠的棉產是全國著名的，每年的產額有二三十萬担，約佔陝西全省產額三分之一，今年因為糧價高漲，許多棉田都已改種了小麥和雜糧，估計今年陝西全省的棉產只有三十萬担。

一一

參觀涇惠渠及其區域內的農產情形，咸同支線完成後，便便利不少。咸同支線上下行車現在每天對開一次，（客票暫售至耀縣），由咸陽至永樂鎮或三原祇須二小時許，張家山（涇惠渠發源地）離永樂七十五里，離三原六十餘里，如由涇陽出發則為五十五里，匆促一些、三天就可以來回。辦法如下：早上由長安或咸陽出發，在三原下車，當天住石橋或王橋（離杜樹不遠），第二天清早去張家山，下午回涇陽，在涇陽住宿，第三天至永樂乘下行車回咸陽或長安。

記者此次旅行，共費了五天，是由長安出發的。我所選定的是一個晴朗的早晨，西



北在秋天，尤其是一個晴天的早晨，是非常壯麗動人的。長安街上，在清早顯得特別清潔，路上行人很少，除了稀疏的幾輛驢車外，就是些提了書包的小學生，柔和的晨曦，從濃霧裏看去，比夕陽還要美麗，城牆和鐘樓背着陽光，格外顯得雄偉，郊外罷：望出去盡是一片青蔥的平原，還有那些白楊，一行一行整齊的排列着，像英俊的軍隊在廣場上操演一樣的威武。

火車於七時離開了長安車站，經過三橋、咸陽、高莊，上午十一時到了永樂鎮下車。

永樂是一個小而「不像樣」的市鎮，只有一條大街，除了幾家花行的屋子還算整齊外，其餘是破舊不堪的土屋，一部份老百姓還住着窰洞呢！這些窰洞不築於原下或山邊，而是先由平地向下挖成方方的大天井，然後在天井的四周，挖成窰洞。

聽說永樂在十年前還不滿十戶人家，當地老百姓在大旱災後，不是已經餓死，就是早已遷地謀生了，直至涇惠渠完成，人口才漸漸增加，現已有一萬人。目下有錢的地主，一部份還是民國二十七年黃河大決口時逃來的難民，我到永樂時看見不少新由河南逃來的難民，住在破屋裏，有的住在已被人放棄了的窰洞裏，吃着生菜和菓皮充飢。



目前永樂還是人少田少，有許多田地因為缺少人經營，產量很少，地主們反正過的是優裕的生活，對這些自不關心。

永樂有農本局辦公處，是來收購棉花的，還有一家西北合記打包廠，都離車站很近。當天下午我去庚橋（離永樂六里）。參觀西北農工改進會園藝實驗場，場地有六百畝，種有穀物，果實和菜蔬，還有蜂房和幾籠安格拉兔，裏面工作的人不論幹事、職員工役，一團和氣，像是自家人，令人羨煞！

回來時順便參觀一家利用渠水磨粉和軋花的作場，有十五匹馬力，涇惠渠的功用，真是不小。

當天住在西北合記打包廠，第二天中午搭火車至三原，三原離永樂十一公里，所以一刻兒就到了。

龐大的三原城，它有南城北城兩部份，中間是一條又深又闊的渭河，因為河水很少，由下望上，三原城彷彿建築在山谷之巔，城樓聳立河岸兩旁，猶如山峯上的廟宇。

隴海路未暢通時，三原原是一個極富庶繁華的商業區，為陝甘青諸省棉花、藥材、布疋、煙葉等貨物之交易市場。現在已在沒落中，幾家舊時屬於藥材行和煙行的廣深的



院子，不是已賣給了花行，就是租給銀行了，店鋪多在南城，北城荒蕪，城內一大部份是棉田和高粱地。

新的三原將是一個棉業市場；靠近車站的那家大華紗廠打包部，雄壯的站在三原的門口，像哨兵似的，它象徵着這城市的前途。

三原東南十里有一小城叫東里堡（陝音讀如鋪），有靖國公園，佈置精巧，樹木茂繁，在西北有這樣一個公園是難得的。城內多住宅，建築時似乎不惜工本，大街旁有水溝一道，水清，有婦人就溝邊洗衣，有人說，這裏很像濟南。原來從前的顯官巨賈過厭了三原繁華的生活，就會到這裏來享幾時清福，這樣，小小的東里堡也著名了。

東里堡北三里是魯橋鎮，盛產水菓，有幾家小作場，三原西有斗口農場（園藝場），南有金陵大學與西北農工改進會合辦的西北農場和陝西省農業改進所的涇陽農場，因為限於時間，都沒有去。

在三原住了一天，第二天清早雇了一驢車去涇陽，驢車的式樣恐怕還是沿用幾千年以前的，兩個大鐵輪子，支撐着小小的車身，走動的時候，東側西歪，驢子的性子是馴良的，它老是張着一對大眼睛不停的注視人家，動作不慌不忙。三原到涇陽大路是十五



聖，足足的走了二個半鐘點。

涇陽在過去是僅次於三原的商業區，貿易以磚茶和煙葉爲大宗。民國二十三年棉產改進所成立以後，曾介紹美國棉種八種在國內各省試種，試種的結果以山東、靈寶所種的德字棉（美國 Deltos 種子公司出品）和涇陽所種的斯字四號棉（美國 Stonevilles 種子公司出品）最爲成功。斯字棉的纖維長度及整齊度亦合中國之一般用度，於是大量推廣，由涇陽推廣到涇惠渠區域的全部，今日的涇陽已成爲著名的棉市場了。城內有農本局辦事處，中棉公司軋花廠，花行十數家。

下午我們一共四個人，分坐兩輛洋車，兩輛「洋馬」（即腳踏車），開始探索張家山。涇惠渠第八支渠離涇陽只六里，所以出了涇陽西門不遠，就可以聽見渠水奔騰的聲音。渠闊六七尺，兩邊有「渠堤」，右邊的稍寬，可以通行汽車，左邊的是人行道也可以走洋車，渠堤兩旁盡是白楊和柳樹，綠蔭夾道，真是幽美極了。貼近渠道的盡是農田，那時正農人需要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他們不是忙着收穫，就是耕種，愉快的情緒表露在他們的面部和動作上。在這裏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凡涇惠渠奔流的地方，都有白楊，凡白楊櫛比林立的地方，就是渠水。



我們沿着第八支渠上去，因為想在石橋過宿，後來改取小路，橫過了南幹渠和北幹渠，於下午六時抵石橋。該處係北幹渠上流一小鎮，離涇陽三十里，所產棉花質量俱優，有大花行若干家，我們即借宿於某大花行內。

第二天清晨，我獨自出城，參觀北幹渠工程，該渠較第八支渠和南幹渠略闊，渠堤情形與上述兩渠相仿。由渠堤兩旁所植樹木及橋梁觀察，即知此渠來歷確實不小。

當我想由東門進城的時候，看見東門外有一簇鄉下人在聚談着，初不知其所以然，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勞工市場」。這裏習慣，每逢農忙時期，如欲雇用短工（指一勞動由早上至傍晚）或被雇於人（出賣勞力），須於清早聚集於東關外，兩方互商行市，交易成功，被雇的人即荷了鋤子上工。那天的行市是二十三元，雇主供給伙食。後來我問洋車夫每日收入有多少，他告訴我，如果天晴每天平均可以收入百元，兄弟兩人均以拉車過活，家裏還有妻子四人，都是黃河決口時逃難來的。

我們離了石橋，沿北幹渠行七里許，有李儀社先生墓，墓園廣深，形勢雄壯，可惜還沒有好好的經營。由此上溯至杜樹，即見分水閘，總幹渠經此即分爲南北幹渠，及第八支渠等三渠道。



由此上溯，愈走愈高，渠與涇水漸漸接近，我們已不能沿着渠堤走了。過第三引水閘，至第二引水閘及退水閘，該處有水利局辦事處，旅客即可在此休息。

第二引水閘及退水閘，築於同一地點。工程極巨，引水閘即引渠水入注總幹渠之水閘；退水閘築成於二十四年，其功用在於傾多餘之渠水，入涇水。我們參觀時正是排水時，水由高處向涇水傾瀉，隆隆作聲，無異大瀑布景象，真是皇皇哉壯觀。

由此沿渠上山，均係小徑。渠上有小暗橋，小王橋，大王橋，水磨橋等，為防漲水而築。有多處渠道係鑿石山成洞而成，山洞深長，每隔數步有一隙口，深可數丈，俯視渠水下流，匡匡作聲。該處有一石，上鐫「廣惠渠長一里二分明開」數字，想此段渠道是明成化初巡撫項忠所開，古人之辦事能力及毅力可以想見。再上有鳴玉泉，暗流泉，山龍洞，漫珠洞，有山泉流入渠中，水清漪，終年不絕，此或即清時以涇水含沙過多，拒用涇水時，賴以挹注一部份水源。

在龍王廟山下有巨洞，即李先生所開之渠口，洞口有先生題「涇惠渠」三字。過龍王廟至檀香山壩，壩身用水泥沙石築成，廣闊堅固。再上即見引涇水入渠之山洞，洞口有引水閘可以控制水量，此為涇惠渠主要部份。



記者屬此稿時，聽到此間棉價每担（一百市担）已漲至一千五百元以上，記者八月初來西北時每担僅售一千元，物價這樣盲目的躍漲，使人不能想像，細查原因是：（一）今年朝邑附近受水災影響，產量減少；（二）今年的收成沒有想像那麼的豐饒；（三）麥價高漲，農民紛紛將棉田改成了麥田，以後來源更少。

農民對本身利益是打算得很精明的，此時棉價還追不上糧價，加以種棉所需成本遠過於種麥，農民對「統制」一類的名辭，又敬又畏，他們把棉田改成麥田，當是有趣的趨勢了。

卅一年十月十七日草於寶鷄。

山甘肅王

安

本報訊：朝邑附近水災影響，產量減少，物價這樣盲目的躍漲，使人不能想像，細查原因是：（一）今年朝邑附近受水災影響，產量減少；（二）今年的收成沒有想像那麼的豐饒；（三）麥價高漲，農民紛紛將棉田改成了麥田，以後來源更少。

涇惠渠紀遊



# 附錄

見，特將西北公路行車情形及路線，製圖表於下：

本書所選遊記，多為數年前舊作，文中所記交通情形，今昔不同，為供讀者參考起

起訖地點	全程公里	行駛日數	行程分配	沿途食宿
平涼——寧夏	461	四日	第一日 平——固	晚宿——固
			第二日 固——同	中晚餐宿——同
			第三日 同——吳	中晚餐餐——吳
			第四日 吳——夏	中餐——寧
蘭州——西安	719	四日	第一日 蘭——華	中晚餐宿——華
			第二日 華——平	中晚餐宿——平
			第三日 平——邠	中晚餐餐——邠
			第四日 邠——西	中晚餐宿——西
蘭州——西寧	229	二日	第一日 蘭——享	中晚餐宿——享
			第二日 享——寧	中餐——西
蘭州——猩猩峽	1171	七日	第一日 蘭——永	中晚餐宿——永
			第二日 永——武	中晚餐宿——武
			第三日 武——甘	中晚餐宿——甘
			第四日 甘——肅	中晚餐宿——肅
			第五日 肅——玉	中晚餐宿——玉
			第六日 玉——安	中晚餐宿——安
			第七日 安——猩	中晚餐宿——紅柳



西天圖

附錄

訖起地點	全里公里	行駛日數	行程分配	沿途食宿
蘭州——雙石鋪	598	四日	第一日蘭—華	中餐一定西 晚宿一招待所
			第二日華—天	中餐一泰安水 晚宿一天
			第三日天—徽	中餐一江洛鐵 晚宿一徽縣
			第四日徽—雙	中餐一雙石鋪
漢中——白河	533	四日	第一日漢—西	中餐一城固鄉 晚宿一西
			第二日西—安	中餐一石泉康 晚宿一安
			第三日安—竹	中餐一平利谿 晚宿一竹
			第四日竹—白	中餐一白河
寶雞——廣元	458	二日	第一日寶—漢	中餐一廟臺子 晚宿一留待所
			第二日漢—廣	中餐一寧羌所 晚宿一招待
成郡——廣元	456	二日	第一日廣—梓	中餐一劍閣所 晚宿一招待
			第二日梓—蓉	中餐一綿陽所 晚宿一招待
蘭州——廣元	940	五日	第一日蘭—華	中餐一定西 晚宿一招待所
			第二日華—天	中餐一泰安水 晚宿一天
			第三日天—雙	中餐一江洛鐵 晚宿一雙石鋪
			第四日雙—褒	中餐一褒城所 晚宿一招待
			第五日褒—廣	中餐一寧羌所 晚宿一招待
成郡——重慶	450	二日	第一日蓉—內	中餐一資中 晚宿一招待所
			第二日內—渝	中餐一永川 晚宿一招待所

二六三











600  
國家圖書館



003884429



2

籍